

臨清縣志

第十一册

藝文志

舊志藝文一目僅附見於事類志中關於全縣之掌故徵文考獻殊覺不足茲特另闢一門擴而大之凡此邦典章文物之興衰才士學人之翰藻搜尋所得悉入簡編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倘庶幾焉爲目凡三

金石

傳記

詩詞

臨清縣志

藝文志目

藝文志一

金石

臨清舊志有古蹟而無金石蓋是邑文物繁隆實自元明以來若宋代以前晉梁頻年角逐此地幾為戰爭中心嗣後屢遭兵燹古物摧毀殆盡即偶有記載亦大半名存實亡茲就寺廟內之殘餘搢紳家所什襲者搜羅入志雖吉光片羽尚足供流連而資考據亦志古者所有事也

後漢

劉伯言苑孟輿二碑 水經注云臨清東南十五里有漢貝邱縣故城有後漢貝邱長博陵劉伯言北海苑孟輿二碑

舊志古蹟

臨清縣志

藝文 金石

一

按近本水經注此文已佚惟據寰宇記云臨清縣東南十五里有漢貝邱縣故城城中有貝邱高五丈周五十步兼有後漢貝邱長博陵劉伯言北海苑孟輿二碑文字已磨滅不可考云云貝邱故址當在今城南近故村西南二三里許二碑久已無存更不獨文字磨滅矣又孟輿孟輿傳寫必有一誤

唐

大唐劉處士夫人安定梁氏墓銘

並序

夫人之先肇自軒轅之鼎族英靈 秀

玉 銀 之氣梁 闕有如此也自 高 迹龍 曳

裾王庭不克殫錄矣 顯考名邕藝 高蹈不仕賁於丘園

夫人第三女也洎歸夫族因於永濟縣貝丘鄉南蘇村夫  
人鳳揚穠槿舒華葳蕤遠接奇峯之約柔容近映  
幽巖之雪即夫人之天姿風吹藜之景有詠閨遲日臨花  
之無違閫闥即夫人之婦七子教三隣是愛而  
而有則卽夫人之母儀也識達玄徽情通志理逮累綿瘵自知  
祿之日命諸子而誠之曰吾疾甚矣必將終夫生滅  
人之常年過知命不爲天枉汝勿深恨吾歿之後務從儉薄  
以素時古來厚葬無益死生宜慎之夫人言訖而歿嗟乎流  
晷誰駐良時易失永謝芳筵長辭日月春秋五十有六大中三年  
三月二十日終於私第育四人二男二女長男元晟次男何誼

臨清縣志

藝文金石

一一

咸絕漿泣血食蘖茹荼追思遺誠幾殞結時人皆謂劉氏子  
可與張仲爲儕卽於當年十一月十六日窆於先營瞻孟津於青  
龍之左開御溝於白虎之西眺魏郡於朱雀之前倚甘陵於玄武  
之後可謂地得膽脾人皆金壁封岡鶉首佳城焉跡慮以時遷  
故茲勒石銘曰淑媛金堅玉溫道茂盛族聲繁門仙娥授  
魄靈祉猶存斷芳杼門列長筵沈瘵以亟雅志逾堅勸勉中外  
殷簡雲愁柳慘露哀哉寶鏡沈於下泉

右石係城南三里莊趙君子壽家藏寬長均尺餘原文係左  
行共計二十二行每行二十餘字多寡不等劉處士惜未詳  
何名夫人氏族墓銘雖詳史亦難徵按唐大歷七年始析臨

清置永濟縣今文稱永濟云云其在本邑無疑又葬以大中三年大中宣宗年號也字體大不及寸間雜眞草而娟秀英挺猶有六朝風神

石佛立像一 高約八尺在城北石佛寺內今其村卽以石佛名像之下端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正書雖未詳其年代惟邑人以爲唐時造像無疑俗傳像身瑛珞垂珠均嵌以寶石今則年湮代遠但餘嵌鑲痕迹寶石已無一存矣

明

鐵佛立像一 高一丈六尺氣勢雄偉雖金碧剝落而莊嚴不減足踏石蓮台上鐫大明寶座四字正書

臨清縣志

藝文 金石

三

銅眞武像一 高約四尺

銅韋馱像一 高六尺

銅關公立像一 高四尺

銅千手千眼佛立像一 高六尺

銅佛立像一 高八尺

銅佛坐像六 高約均三尺

以上銅鐵諸像今均在城北永壽寺內

銅觀音坐像一 高三尺餘

銅佛坐像三 高均三四尺

以上銅像今在城北彌陀寺內

按上列諸像均鑄造工麗寶相莊嚴惜年代均無可考然以勢度之大約皆明季像設也

勅賜淨寧寺碑記

資德大夫正 上卿禮部尚書前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毗陵胡澗撰

奉議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滕貫書

奉政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趙勗篆額

淨寧寺在山東臨清衛河東岸原有古刹年深廢弛基址猶存正統三年時緣際遇 欽封弘通妙戒普慧善應慈濟輔國闡教灌頂淨覺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割釋巴藏十法子鎖南堅參訪知

臨清縣志

藝文 金石

四

茲寺前址高夷爽塏水秀山明卽發宏願欲募緣蓋造具本蒙通政使司官奉 欽依准他欽遵蓋造殿堂廊廡山門方丈伽藍祖師厨庫僧房裝塑諸佛神像幡花供具法所宜有者靡不畢備正統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因無名額具奉 欽依與做淨寧寺蒙禮部割付前去住持經今七載未有紀述以示方來其師僧錄司右覺義端竹亦以爲茲寺重興之功甚爲浩大恐久而泯沒無聞於後遂謀於西天佛子徒清心戒竹國師班卓兒藏卜暨刺麻交幹割釋具始末事狀謁予徵記予惟自古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茲寺乃西天佛子大國師法子重新蓋造又欽蒙勅賜名額且天下名山大川禪覺教苑無慮數萬而獲蒙

勅賜名額者固鮮矣蓋緣西天出世利生代佛揚化明心達本行解圓融道業內充才器宏遠足致 聖朝崇獎望重當今豈不青史標名流芳萬世又奚待區區撰述而後傳播於無窮哉茲特紀其建造歲月以備方來纂錄圖誌者有所考證云爾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四月八日 董工把總祝福勝 金台劉敬 陳亮同鐫

右碑高約一丈寬三尺石質純白如雪寺中碑刻此爲最早  
淨寧寺一名彌陀寺

忠孝二碑 方元煥書萊峯周思兼勒石兩字大各二尺餘結構蒼古有龍跳虎臥之勢其上端各作贊語草法直駕懷素忠碑云

臨清縣志

藝文 金石

五

文山先生曰凡厥庶民猶知供稅出力以事一人矧士之讀書行義高祿被寵寧忍自私其身命作成養者莫非君恩庶幾竭心圖報不愧爲臣孝碑云事親之道不遠於身知己之愛子則知愛吾親惟養生與送死在致勞而服勤必順乎親斯可爲人世有愛親不若愛子是謂悖天逆倫

舊志

右二碑均高約五尺寬二尺舊存文廟明倫堂東今在文廟  
小學周公萊峯南直華亭人嘉靖中以工部營繕分司莅臨  
方元煥見人物志

觀音畫像碑 高三尺餘寬尺餘下刻萬歷乙未季冬朔清源趙時雍立石上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巷崇禎戊辰冬徐允

棋書字體工秀直入鍾王之室

張仙畫像碑 碑大小與觀音像同且立石年月與人亦同上刻  
徐允祺草書宋蘇洵跋語一則文如下

洵自少豪放於九月九日由成都玉局無礙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云乃張仙也有感必應是時洵尙無嗣因解玉環易之以歸每日露香以告數年既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吾妄矣故誠具本末使後世取讀書種子者於此加敬予偶獲之如言禮事果有驗矣遂不敢泯用廣傳焉  
以上二石在永壽寺腰殿前分左右嵌於壁間趙時雍見人

物志

臨清縣志

藝文 金石

六

關公畫像碑 石高約四尺寬二尺像作提刀跨馬狀神威生動

咄咄逼人上署唐吳道子筆當係後人摹刻入石今存行宮

廟內

清

晉漳神封爵碑

漳水挾清濁二流自晉而豫而齊北行入海綿邈迂曠非可呼吸通而旦夕至也我

國家定鼎燕山百餘年來歲漕東南之粟四百餘萬以實京通諸倉凡漕艘出清源關則汶衛合流惟恃漳水以爲利濟而神功之廣遠聖德之昭服磅礴鬱積用懋靈貺協休祥其所由來者久也

戊申夏重運阻淺衛河者兩月琳時奉命籌畫漕運集官民船分段撥運費鉅路澀鍤畚罔效往來河岸目擊艱阻中心焦灼懼弗稱職夙夜靡寧乃虔禱臨清之神祠越日澍雨從西南來自朝及太行以西及河北三郡皆以時雨報惟時 天子齋心法宮至誠誠感自畿輔及各直省罔勿川盈雨集於是漳河之水陡漲四尺至七尺次日乃九尺有餘不漫不消三日之內漕自出插幫凡二十有四銅鉛及重載復四百餘艇一時軍民酌酒解纜鼓櫂者不下萬人莫不歡聲雷動琳乃飛章入奏拜手颺言曰盛乎哉聖人格神於千里而外致澤於一瞬之中蓋若是之大且速也請晉神號以志民慶奏入帝曰可可部議晉利運封號並御書聯額命山

臨清縣志

藝文 金石

七

東巡撫臣敬謹供奉以答神庥復念舊廟稍狹諭於中丞及漕河兩帥擴而新之運河觀察羅煥沈啟震州牧張度遂鳩工庀材以乾隆五十三年三月經始五十四年七月落成繼自今神宇攸寧非徒臨清氓庶沐膏泳澤恒於斯也尤願官斯土者體宸衷臨事之虔勵夙夜靖恭之節暇則分洩防衛使直東二省蒙利 害爲萬年經久之圖則神之維持而保護之者又豈僅祈雨雨至祈水水盈而已哉記成而爲之頌其詞曰於赫漳神在河之壩陶即匯流衛水入焉惟聖存神惟神馨德湜湜其流轉粟千億戊申之夏颿檣盈野波淺自膠勞心日夜爰禱神祠甘澍祁祁漳流注衛九尺有奇浮金吐碧漾黃湧白峨峨千檣飛行迅捷帝曰俞哉錫之

鳳書迺彰神貺迺奠神居丹雘樸斲庭殖盈覺升馨肇裡風恬露渥至德動天達於九淵澄波利運於萬斯年

右碑在漳神廟西廡內高約丈餘寬約四尺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巡視東漕監察御史和琳撰文署兗州府運河同知黃易書易字小松浙江錢塘人工繪事精篆刻尤擅漢隸乾隆四十七年曾官武城縣丞碑刻人爭摹榻一時爲之紙貴第一山碑 碑高可八尺寬二尺餘厚約六寸三字大各尺餘下署方元煥書明嘉靖癸丑冬知臨清州事茆世亨同知俞仲岳判官陸山顧岩吏目錢竹徵立碑陰有邑人趙庭奎隸書擬華嶽三大字碑正面左方跋文如下

臨清縣志

藝文 金石

八

清源兩江先生以字學名世嘉靖時曾書第一山三字碑乾隆甲午燬於兵燹榻迹無存徧搜同志惟宏聲左主僅存一綫因同力重摹上石以存古蹟云同學公跋

寶藏碑 碑高約五尺寬約三尺厚六寸二字大各二尺餘下署書學博士米芾書碑陰跋文如下

大寧寺舊有米南宮寶藏方晦叔第一山二碑乾隆甲午燬於火癸丑學憲翁覃溪取寶藏二字摹刻真試院中而方書未果刻會公去位並携二榻本以去學正宋公墨舫膠州人也嘗出所藏此米字以贈文學傅華國而李警逸審知之今歲郡人有重刻第一山之役頗恨米書之沈淪李君乃以語馬履堂睢容谷馬春岩轉

求傅氏出其所藏字形較大而丰神過於原本相與重勒上石幸  
一時二碑頓還舊觀誠盈事也道光丁酉立已卯進士艤菴馮鋹  
跋青垣趙庭奎書石

右二碑今在大寧寺東院公輸子祠

俗稱魯班殿

庶下馮鋹趙庭奎

均見人物志睢容谷先生當時亦以善書名

傳記

元

會通河記

翰林學士 楊文郁

光宗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乃置汶泗都漕運事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徙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道經在平其間苦地勢卑下遇春夏霖潦牛僮輻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載底滯晦冥呼警行居騷然公私以病爲日久矣皇帝方圖收太平之功立尙書省以新庶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

政百廢俱興士有出意見論利害者咸得自效壽張尹韓仲暉前太史令史邊源相繼建言引汶水屬之御河比陸運利相十百時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暉源言爲然遂以督漕副運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政府信其可成於是丞相桑哥合同寮敷奏且以圖進上俞允賜中統褚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引以給庸直備器用徵旁近郡丁夫三萬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尙書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

益加濬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汨汨洪通順適如迫大勢如復故道仍起堰牖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濱渠之民老幼攜扶縱觀徊翔不違按堵之安喜見泛舟之役於是涇城聊城兩縣父老各詣所治致辭謂幸生長明時獲瞻仁政納大臣經濟之謨興官民悠久之策宜錄紀成績被之金石治渠使者以父老之言爲請於是大駕幸臨上都驛置以聞明詔翰林院其爲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而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爲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此古今不易之定理而京師所係爲最重故大舜命禹旣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功冠三代爲萬世法自茲以降漢用鄭當時之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一

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晏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彊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大邑於析水之津建億萬年無彊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楫致遠功力懸絕所宜亟講而行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臣竊亦近代遼氏金源氏皆嘗立國當時經度曾不是思豈不以興王之功非僻陋者所能與而前修弗逮乃所以啟盛時也歟先儒有言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弊易成而難廢欽惟皇上開物成務邁舜禹而軼漢唐區區近代之君固無以議爲也臣備屬北門職在記事之成不敢以固陋辭仰奉明旨志其歲月且推衍輿誦冒昧論著至若深仁濊

澤普浸八荒資始資生上下與天地同流蓋非纂河渠溝洫者所能髣髴也

明

會通東插記

大學士 徐溥

昔在太宗文皇帝肇建北京以糧餉仰給東南而海運危險非長策也始改造運舟由裏河而行歲漕四百萬石以爲定制歷年既久國用給足積其盈餘不可勝計然河道自臨清以南至徐州凡千餘里地形高下不啻數丈自前元以來置插蓄水而舟始通在臨清境上則有會通東西二插當時開會通河引汶水由安民山歷東昌以入衛河故亦以會通名之永樂間初行漕法以東插旣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一

壞嘗加修治更六十餘年衛河益深閘益高水勢衝激益險甚爲行舟之患故廢其插者三十年於此乃宏治庚戌黃河決封邱之金龍口其流泛溢將出運河都御史錢公巡撫山東具疏言於朝下大臣議僉謂宜擇人治之毋緩今戶部左侍郎白公方居南京上知其才可任即命以往公至督河有法而河得無事暇日行視河道於齊魯間至臨清問知東插之廢與錢公謀曰是州爲汶衛交流之地而運舟之所皆經者也插雖重建其可以役大而免乃協謀於巡按憲臣暨藩臬諸司檄東昌知府趙琮臨清知州張燾出公錢爲財用人力之費而委推官戴澄專其事若工部郎中吳公珍主事陳公玉按察司副使閻公仲宇皆分司其地實總督之

經始於庚戌三月至六月而工畢插成去舊址百餘丈崇廣長闊悉如規制其深與河等於是水勢既平舟行上下如乘安流公私便之叅政沈公純適蒞其地覩是插之有益也使人奉書求記其事夫五行皆生於天地以資人之用人苟不盡裁成輔相之道則天地雖生之而亦不適於用若夫水之爲物用以行舟其用尤大者也然其性本下適與土之高者相值亦惟傾而去之而反有害於人耳故後世始置爲插以節宣之乃能盡水之用而有利於天下國家也今白公當治水之際其勞已甚以其餘力復爲此舉易害爲利轉危爲安是其才真可任而不負朝廷之所托者乎凡公治水成績別有記載此特書建插一事故不暇及云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二

南版新開二插記

劉夢陽  
州人

汶水發源於泰山諸泉至汶上縣南旺湖之口南北分流爲漕河南至徐沛合河沁以入淮北至臨清會衛河以達海泉微流澀故建插蓄縮而節用之臨清插北流之裔尤要焉過是則衛河承之無留行矣插分兩河北曰會通曰臨清則前元所建志所謂地勢陡峻數壞舟楫者也南曰南版曰新開則本朝所建志所謂地勢頗平往來船行者也南二插相距甫三百弓舊插草創一以甃堰之名曰甃插一以版障之名曰版插繼後改爲石插易以今名曰遠闕泐舟楫告艱宏治年間司徒白公昂改修會通插導流而北插底過卑便謝於前仍南插以行廷議都憲劉公總師通漕公杼

勤修職築亭障立保伍士銳器精警虞削跡時京儲垂嗇運舟遲  
達公於癸酉歲春欲新南牕爲利涉焉或稱截流僦功公曰詎可  
爾功非數月不成何以副急餉之憂乃開北牕借便焉或又難之  
今日第爲之耳以規畫授工徒疏塞濬隘下舊河之身若干闊舊  
河之身若干復於會通牕底沉杉九版峻瀉旣殺膠涸亦除淡爲  
安流大往小來窮晝繼夜南版則徹其舊而創爲之新開則仍其  
舊而易其牕之金口與牕之底焉叅決惟賢則工部郎中高陽李  
公師儒東吳陸公應龍廣陽荀公鳳主事靈石裴公繼芳也督課  
唯能則東昌府通判新安倪鼎臨清州判官莆田林恭夏津縣主  
簿惠鳳堂邑縣主簿武謹聽選官傅財倉官顧琮老人韓祿崔鐸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四

輩也掄工而工良選材而材堅趨事有嚴布力無怠歷時告成輦  
如鎔冶整如截肪再於兩牕之間下舊河之身若干闊舊河之身  
若干乃以是歲六月六日工完放舟上者無號挽之勞下者無激  
射之險是何就續之易而策算之神也蓋自前元以至今日牕幾  
更作率以不能利涉爲憾至是始克免焉收效於廢變易於難識  
洞於隱才周於事至智也速輸貢之程廣貨殖之用加惠兆人流  
澤來葉至仁也在昔開一渠修一堰蠲茶利解火禁津濟一方翼  
藉一時民興謠史載事度德量力於公其大小久近何啻倍蓰可  
無紀乎用是礪石謏劣薦詞俾後賢有考焉公諱愷字承華保定  
新安人由進士歷今官西臬其自號云

臨清建城記

吏部  
尚書 王直

臨清爲南北往來交會咽喉之地在東昌郡之北爲其屬邑財賦雖出乎四方而輸運以供國用者必休於此而後達商賈雖周於百貨而懋遷以應時需者必藏於此而後通其爲要且切也如此而可以無城池兵戎之保障乎朝廷深以爲念乃簡閱於帥臣廉幹者得平江侯陳公遂命往鎮臨清而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曰良同理其事陳公名豫贈平江侯恭襄公瑄之長孫也下車之際會山東旱挈家而南徙者不絕於道公與曰良遣人招徠安撫發粟以賑其饑蠲乃徭稅民皆翕然歸復舊業又恐其懷疑懼無以自爲衛也乃請於朝建臨清衛調濟寧左衛五所并原守禦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五

臨清千戶所官軍俱隸於此而製守禦之器日教閱之以揚武威由是人心安悅雨暘時順年穀大豐兵民既得其職復請總督山東三司等官城其閒曠之地九里一百步闢爲四門繚以深池左建帥府以居總戎其餘藩憲分司衛所縣邑學校倉廩凡百司局各以位置兵卒有舍商賈有市而濬城西南之清泉郡以得名歲久被湮沒者引以供城內外之汲兵民賴以安足城之建工經始於景泰元年七月二十七日而告成於十月十五日城之外教戰有場場之中閱武有臺凡百當用之具無一不備材出於公之所區畫而助之者恐後工出於人之所願樂而赴之者爭先又以餘力致甃石甃城垣之外及修河上會通諸牖而一新之可數百年

不壞其用心於兵民所賴與朝廷之所付託者如此可不謂之賢勞矣乎既竣事即求余書其成之歲月方朝廷以公有河上世勞故特簡命付以臨清之守可謂得所託矣而公果能不負至有今日所謂元首明哉殷肱良哉余於此足徵矣故爲書以歸之俾刻諸石以傳於無窮焉尙書廬陵人

創建土城記

方元煥  
州人

予讀軒轅本記謂黃帝築邑造五城而漢書稱神農之教有石城十仞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固不可但已也然城盛也舊城隘民無盛矣將以衛民新城可但已乎新城成而議者譁然大約有二謂臨清中原也不必城或謂大不可守夫謂不必城郡邑皆城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六

何也謂大不可守或幾矣顧薦紳耆長相率請城得邱說方自多其經略制過大豈其智之遽及哉其始城兵備副使王公楊擇文武才吏度尋尺算匠傭牆以堵計堵金二十有六城二十里金八萬奇以是達之巡撫曾公銑許之乃各出其帑贖一夫不市一錢不民移凶邑之饑者以就工廬僧布恭檄商均直章程蝟列罔不悉工之日版築薨薨四郊而居人不聞既趨視爭畚土執杵不用也王公張蓋去輿徒走城上謁來日不啻百里踰四十有六日而城就所費纔四萬金嗟乎斯其功可不謂偉歟二公已矣紀錄闕然未有表見予志城池因得附書夫墨子爲城公輸子九雲之梯不能攻者堅也漸次以圖陶甃堅之道也守土者之大計也

臨清州治記

吏部  
尚書 王 儷

上即位之明年詔升臨清縣爲州蓋從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錢公鉞巡按監察御史向公翀請也先是巡撫左副都御史盛公顥亦嘗以爲言衆言旣同上意乃定於是下其事於吏部改附官制增建官屬悉如全設上州事例縣舊隸東昌府至是仍以隸之以館陶邱縣來屬以新樂縣尹張公增來知州事而同知曾熙判官相輔張謹狄雲漢吏目宋續亦選任以來張公前任新樂治號嚴辦及茲遷秩凡所以大其設施與廣其惠利者靡不殫智畢力期與州稱顧惟公宇猶仍其舊庠逼傾陔弗稱州治宜開拓創建以聳觀瞻而容執役於是請於當道謀諸僚佐捐俸爲倡集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十七

材興事凡爲正堂五間扁曰宣政君居之以施治理堂兩挾各三間左曰分政佐貳居之右曰贊政幕僚居之而君退省之堂亦五間以思政揭焉堂兩序爲房者六總二十有八間以居胥吏前後爲庫藏者三貯鑾輿棲冊籍者各三間儲國用者十間皆東西列峙堂之前有戒石銘樓有儀門其外有碑亭有重門其四周有里甲房以至犴獄次舍率皆具完而宏廠高明軼於舊觀遠矣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辛亥十月旣成予適自南都入朝君具顥末託憲副閻公仲宇以屬予記夫臨清有縣自後魏始隋唐以來廢置相尋未爲要地至元始創開會通河出縣境與衛河合流置插河滸以通漕運國朝遷都北平永樂辛卯復加疏鑿正統己巳築

城濬濠明年景泰改元以濟寧左衛爲臨清衛來司城守於是薄  
海內外舟航之所畢由開府分曹達官要人之所遞臨而兵民雜  
集商賈萃止駢櫓列肆雲蒸霧滃而其地遂爲南北要衝巋然一  
重鎮矣然則升縣爲州詎非其所宜哉昔子產治鄭國孟子譏其  
惠而不知爲政聖門弟子之問政者多矣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  
藝孔子方以從政許之夫政豈易爲者哉今君於宣布德意退省  
其私與所以資佐理湏贊助於僚屬者皆以政名堂而顧諟焉似  
亦知所務矣尙勉圖之以政道民除其煩苛以政養民求其生全  
毋若子產之不知爲政而必如聖門諸弟子之於從政何有而終  
之以無倦又如孔子答子路之言如是則二三憲臣之爲是舉與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八

朝廷之俞其請其良法美意皆無負矣然則毋秕其政毋荒墜厥  
緒後之繼君而爲州者盍亦共勉圖之

重建學廟記

大學  
高穀

古者諸侯泮宮之設卽今郡邑學是也學之爲道育養賢才於此  
飲射讀法於此出兵受成於此歸而獻功亦在於此其所以厚彝  
倫美風俗敦德性明禮讓者何莫非學校之所事乎在昔魯僖公  
爲政修泮宮而詩人美之旣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又曰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以言從公之樂而服公之教矣有曰永錫難老又曰  
在泮獻馘願公享壽考而著績也於戲僖公在當時爲諸侯建邦  
國有志學校事固足美矣但詩人所言不過頌禱之溢詞仲尼取

之將以爲天下後世勤民者勸也雖然古今人何不相及以文翁之賢興教蜀郡鮑德之才修學南陽他如寇恂虞溥范甯常袞之徒咸有功於文治之數君子者皆以郡守觀察親歷民職於事有不可缺而禮有不可廢千載之下使人仰而思俯而誦之者亦其宜也未有職居侯伯勳著彝常而下勤乎修善之事者在古罕見於今識焉平江陳侯豫以精敏之才廉介之操奉命鎮守齊魯夷險兵民利病無不得其治理乃捐臨清舊址建城於東北隅邑治戎衛大克完備慨然以爲學校育才之地在力尤所當盡於是斬石於山伐木於麓相地之良以廣其制宏其規俾聖廟有儀賢座有像師訓有堂生徒有齋宮軒在懸俎豆秩序凡學之所宜有者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十九

無一不具於是人材頓興日益月進來歌來遊以絃以誦子衿之什不作棫樸之詠有聞而侯之責可謂無愧矣侯年富力彊讀書向善於聖賢修己治人之學尤所自勉不屈於理而唯道是伸不怠於政而唯義是嗜故能作興士類修起廟學其視子產之不毀鄉校蔡齊之請立郡學者又似過之矣由茲以往賢才之出風俗之美當倍於昔時而侯之佳聲善政與斯學同垂休於不朽云

修孔子廟記

大學  
李東陽

弘治丙辰春知臨清州馮侯傑蒞政之初謁先師廟見其殿廡宏闊像設嚴整器具精備尊經有閣會講會饌有堂堂有室門墉涂

徑規制井井歎曰眞偉觀也徧閱碑記皆永樂正統間縣未陞州時所建乃集諸師生問其修治之故皆曰按察陳公之力也問其財用所出曰刑獄之贖金及凡所區畫者而吏民弗與也則又歎曰學政弗修者吾有司之責也公以明天子之命分憲一方庶政攸萃而兵與刑又其急者乃以餘力留意於教化之地而不煩於民吾黨之愧也不亦甚乎於是會籍丁力以相其所弗及越數月而告成焉馮侯乃具書京師請予記以書陳公之績予亦不能辭也惟孔子之道自修身治家以至於國與天下無所不備其所以治人者皆其所以自治者也治人之政先德而後刑必有所不得已則寧去兵而存信其輕重之序又如此然受成訊馘皆必於學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

宮思樂之詩實有取焉學者亦惡可以兵與刑爲末務而不之究哉今之學者大抵不知修身之爲急其爲政者雖專領學校亦不過習書課嚴程期而止其各局於一事者亦何怪乎不能相通也哉臨清爲東藩要地南北舟車之所會自國家定鼎北方百年於茲文軌玉帛與絃誦之聲日益月盛固人材之淵藪也而衆大之後蘖萌其間鼠牙雀角雞鳴狗吠之警或以廛廟堂之慮故郡縣有牧學校有師而兵刑之備猶不免於專設以此視彼亦豈不各有所限哉若陳公之志亦可謂勤而能周者矣夫天下之政必以身率之而後可成今按察一舉而衆正翕然以應推是類也則凡有職乎教與育者苟以身先之何患乎士習之不變哉且縣陞而

州則士額加廣師員加盛矣由前日以至今日其廟學加新且備矣發揚奮厲之機澡雪修治之力彼士者亦曷知所以自勵哉此則陳公之意也故書以爲記陳公名璧山四太原衛人壬辰進士爲御史有名其爲按察風裁益加於昔馮侯涿鹿衛人丁未進士初知諸城縣以薦擢今官其舉鄉貢則予京闈所校士也

### 修臨清廟學記

禮部  
尚書 王崇慶

臨清壤接齊魯俗尙繁華蓋山東上游也自正統己巳平江恭襄陳公創立斯廟則其所由來逖矣然則陳公孰謂獨以武功著哉乃今觀乎其地則州治東南面永清門也宏治甲寅兵備憲副太原陳公璧始修葺之嘉靖丁酉蒲城張公邦教則又再修焉然規

##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二十一

制視昔備矣今去丁酉纔十七年而廟貌圯則夫仰止重修繼美前功如之何其能已也嘉靖辛亥兵憲崑山李公憲卿持節來茲一日進東昌守陳侯中告言及是君子曰知本矣會少吳沈公以巡撫至一川馮公麓原雍公以巡按至雖憲車至有先後然其敦化重學一也旣而眞定王公撫民以代事至襄成尤力焉郡候以前事請俱報曰可州牧茆公世亨即鳩工聚財刻期惟謹始而成殿次而櫺星門次而東西廡次而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倉各若干楹罔不煥然快靚視昔不啻十倍矣癸丑季冬望日遂告成事同郡分教蘇世卿輩踵余來問記且曰清原尼父之鄉邦也我公近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遠也獨奈何不一秉筆以彰盛事予不覺

莞爾而笑曰有是哉吾固莫之敢辭也今夫清原南北之要衝也作新孔廟有司之首務也好德秉彝吾黨之攸同也吾聞是地有衣冠人物之盛有甲科先後之繼有商賈輻輳之繁蔚乎盛矣况崇聖於斯育士於斯大化之風氣攸萃於斯則夫古今豪傑之士其建明猷爲孰謂不本於是則夫當路諸公之美固宜不約而同矣郡守牧甫下車而有此其賢不又可占也哉雖然修其廟又從而修其道以倡多士崇其教以新斯民凡此皆吾儒宇宙內職分非在外也是在郡守牧一念之推而已敢並及之用告繼夫後者

儒學新修記

學士張元禎 南昌人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一

禎赴召道清源鄭學正滿等率諸生走河濱請記憲副陳君璧新修廟學之績謂邑文廟故湫隘不足展祀事而學宇亦日尋頽弊自陞州來宜舊觀是易而有司叢脞於公務未遑我陳公下車廟謁仰瞻俯嘆殊不能爲心退視學舍復惕焉不寧乃進滿等立而言於乎廟學若茲豈稱朝家建立尊崇盛典浮屠老子徒猶能飭厥廬宏壯僭擬以尊所尊學所學吾儕力可具制當爲顧彼之不足歟矧茲州天下重鎮密邇京師玉帛萬國舟車攸萃而文化沾被視他邦爲先爾等賢才之出彬彬乎日盛今廟學乃爾弗拓弗葺奚以聳瞻仰而成樂育吾觀察者之愧甚矣天子命吏司一方風教必潛有以寓鼓舞之機庶少足以翊文明之化政有似緩而

急似輕而重茲廟學實然吾責吾敢逃哉吾敢後哉於是累刑獄之贖捐公帑之贏一廊廟制殿廡弘麗數倍於昔學有尊經之閣會講會饌之堂以洎門墉涂徑罔不整葺而聖賢像設率繪飭加嚴兩廡從祀各圖形於壁而書舊贊於上大功已就州守馮侯傑適陞自進士至復公相所未備由是廟學規制煥然一新殿庭肅肅儼乎聖哲之臨堂室言言宜於講誦之樂吾等感公振作盛舉無可云喻幸先生文之貞石昭之無窮而馮侯相成功亦難泯焉禎聞而深加嘆羨夫刑名者臬司所急何文教之及矧君又被制壓茲土而東治尤紛糾乃能留意學宮就有司之未遑非優才端識洞燭政體奚能然君負挾之素於茲見矣雖然賢師生奚以副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二

茲盛舉哉始自今其益潛心舊學母動於聲利母炫於口耳務真知其所當然而責吾身以必然俾吾儒經濟大本養深積厚異時出而措諸天下國家事業弘偉卓然名世而不忝吾夫子鄰封之產然則廟學一新賢師生所以敦學不亦當一新哉瞽言敬此併記以諗

聖樂學田記

林瓊  
州人

孔子萬世禮樂之宗主是故由京都及郡縣必有廟廟必有祀以旌其功必有學學必有士以廣其傳昭所重也重孔者重其道爾道莫大於禮樂故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德存而政施內聖外王之能事畢矣後世之報孔子者亦惟於禮樂而已

今天下之祀惟國學府學有樂州以下則限於力而不能舉豈祖宗之制慮弗及哉天下之學惟江以南有田北則循於故而不能變非興學勸士之厚也臨清自洪武初即有廟學今且百七十餘年祀聖無樂養士無田君子未嘗不以爲闕典嘉靖辛丑夏維揚伊汀邢先生分符刺州慨然以起義張廢自任歎曰禮樂興則刑罰中治有本哉吾固惟禮樂之急第有所待而未能遽也逮泣政之明年八月丁祀期大中丞石塘曾公侍御西村楊公視學副憲江峯呂公按臨清適飭兵副憲次齋王公駐節茲土太守仲岡曹公合謀皆善而與之先生乃選俊秀於里得百人樂舞相半出贖金爲冠爲服爲鐘爲鼓爲磬爲敵爲琴瑟爲塤箎爲笙簫爲羽旄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四

爲朱干玉戚之屬樂器罔弗備屬四博士日校而月程之居無何又買腴田三百畝構以叢廬表以危門典守以富室利其未耜詳其簿正取所獲資冠婚喪祭射禮之費而飲賓醮主助采賻生享死解負之屬禮器罔弗備令刁郭二生司其事諸務旣成師生同辭曰公重斯文之意不可不使聞於後也於是命工伐山礱石相徵予言識之予憮然曰禮樂化成之原未易言也孔子不玉帛謂禮鐘鼓謂樂以其器耳器虛而心實然人心之變禮樂之在天地者不可變自林放往師摯亡陰陽後先交相爲用之意未明顧以絃蕞考禮積黍考樂於人心自然之序之和漫不加考於戲聖王所以履中正樂和平者抑如是之瑣瑣哉蓋禮莫善於周公魯其

封國者也樂莫善於虞舜齊其聞韶者也今山東古齊魯之邦文獻宜其有未漸盡者使諮於名賢覈於故典務戮力以復聖王禮樂之舊易耳若禮止文樂止辛至敬罔積元聲莫候而欲秩秩乎雝雝乎以定天下之志以平天下之情不亦難哉先生樂田之置亦存羊之意緣器以求其實古未始不可復然復古與否則責在博士與二三子

學田記

方元煥

溧水茆公世亨守臨清以經術潤飾吏事學宮圯亟治之鏤甃績材俛爾改視二三子載拜稽首以慶公曰濟濟彬彬人文鬯矣養之嗇莫或有歟前守之祀則有司存祠人獵其田非益矣請遷之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五

學兩臺曰可功令之所籍也乃鐫圖列晦歲稽其粟士匱士喪士諸以事請時其盈縮而布之咸有惠焉二三子再拜稽首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三子媿不類古訓公式之矣郡博劉君澁伐石記勛屬予爲之辭曰鬱茲清土海嶽上游在陽處沃鉉化之遵肆我多士以烝以皇淵空賜殖誕彌宮墻於鑠郡公單車來莅粒我人斯孔庭乃治矢棘傾榱翬飛窆庠環橋萬人薄言觀者周伯造士虞典重養公惠吾人賙之沃壤祠賢薦牢以田非制盍遷諸學米廩攸繼昭茲米廩維國之經相繼作人先民是程圖晦籍佃吏稽有秋如穫不畊有頒斯調請之兩臺兩臺曰可舉涉名教誰不與我唐宗置田青衿孔集鹿洞數壠小大負笈公之峻德特茂斯

儔士拜稽首對颺公休公曰小子來咨來茹躬行孝弟以永終譽無實而夸一善自足履台踐斗予不汝勗猗天子文維公是矢猗天子惠維公是畀刊石詔來俾觀者而知循吏

### 兵備題名記

禮部  
尚書許成名

蓉川齊子秉憲於清源末年而庶政聿新四境震豫迺按東邦謂龍石子曰吾聞君子仕厥土以樹功必載諸訓以考世載以備忘考以垂勸史職也子盍記諸龍石子曰是吾奚辭也吾竊有請焉我明建官按察以平訟獄詰奸慝弗率者刑又擇諸險隘溢額分臺以弭釁遏亂弗靖者兵刑以理常兵以制變籌度密矣變常之外兵刑之餘防禦周矣其諸兵憲之攸設矣乎曰然我明式拓無

###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六

疆永奠金湯顧之清源實爲南屏平野馳突兵甲易逞矧四國之交兩津之會地屬襟喉罔測意外其諸兵憲之攸賴矣乎曰然我國家軫念要衝陟邑爲郡南通江漢北控趙燕萬櫓連檣夕洎晝喧方貢繹騷供薦委填應之非道民力奚堪其諸兵憲之攸庇矣乎曰然我國家綏平累業武廢不修昔劉楊弄兵震驚兗冀意者撲不及細精之爲難其諸兵憲之攸念而當豫矣乎曰然我聖明鑒觀諸鎮剝膏浚骨爰奮袂除歸專職守來返尙殷懼而斂手費省耗蠲席背息肩其諸兵憲之獲行素矣乎曰然我聖明痛亟幽隱詔先民牧惟善則康否則殃或布德春煦瑩若冰霜或酷烈於寇漁毒於網天鑒在下臧否亦章其諸兵憲之得明揚而擯落矣

乎曰然龍石子歎曰政叢而地劇繫重而任艱其孰有踰是哉吾子然之固吾子之能之也彼先達如雲休德炳炳吾嘗數聞其賢矣然守官如寄憂樂不關悠悠歲時坐以待遷政蠹民瘠邈焉秦越泥成襲故罔見恢張又嘗聞其人矣吾子英毅明達審變洞機而又本之以忠貞文之以問學行之以鯁諒用是振頹補敝疏滯昭冤民嬉物悅方域堵安非今之賢者與齊子曰非然也前乎吾者吾未之及知吾民能知之後乎吾者吾未之及見吾民能見之吾不得而知吾民實見而知之矣子豈徒吾告哉有繹其來吾請揭諸石

倉部題名記

戶部  
主事 胡堯元 武昌人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二十七

正德九年夏五月大司徒王公以元請宮符東行計儲茲土維茲土齊魯之境爲京屏藩路交南北地濱漕河肇我文皇還定鼎邑周謀軍國視地分部命官建司臨清南引徐淮北迤德津據要而中居之歲受山東河南之賦幾三十萬以節漕力以望京儲厥惟重哉粵起永樂歷正統受命來者人三歲一代去皇正德遯自景泰歲惟一人爲成制咸專茲大廩釐革是司內宰之分職而外方伯之事也上下百五十年來而往者名版不錄寂無所稽以興後人顧非缺與或謂錢穀有司之事適署其位及期而入於朝也實王人也奚能此耶然位卑則務小近利則忘義非朝廷所以防外有司而樂視吾王人之意與則凡歷乎是者庸弗敬哉其篤念邦

本允司其平而罔失常征始謂之曰利仁履茲臣度檢修維飭無慕利以斲厥貞始謂之曰正義去且守道不變內陟外遷邁有施於民而無其身圖始謂之曰有成若或行反其道名亦爾戾旣斂且竊無寧筮獻子之誚故語曰君子疾名之不稱辭曰恐修名之不立蓋匿其迹於一室而聲流於千里振其風於旣往而有作於數十百年之下名存故耳則是名不可沒也名不沒則其實存實存則其於爲人賢不肖可知已噫可懼哉元至之六月求諸簿書宣德迄於今得前任人名氏凡七十人員外郎九人主事六十一人逸其貫者九人則俟來者補之夫然後其人具存人存則修名僞行直不可掩其於爲人賢不肖可考已噫可慎哉乃俾匠氏序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八

列於石以肇嗣紀以永貞官憲

金部題名記

何一舉  
成都人

國家經畫度支一昉周禮以九賦斂財而關賦以待王之膳服故今南北津會設鈔關摧商稅者凡七焉清源其一爾初監以部院使尋改郡佐弗支弘治六年始命大司農歲簡主事一人分務著爲令示有專也是後官有定員政有肅紀洎喬君汾川繼之而關之治駸駸備矣君至自嘉靖丁未越明歲戊申當代深惟前政有功於關而姓氏弗耀非所以示後乃稽往牒得若干人將序書之以刻於石而屬其記於余余惟治貴力行善務實勝諸君往蹟有鄉評史傳在信今傳後於是乎徵似無庸標題碑刻間也而考前

輩亦汲汲於此何居常讀易至兌卦而有得焉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是故君子則之以勸天下爲感速爲應神吁題名之舉固風勸之徵權也且天下所謂鄉評史傳公是非寓激勸者莫先焉而欺世者往往盜名畏避者或至閣筆則流聲布聞罹詬蒙尤豈盡華袞鈇鉞哉乃鼓舞之術於是乎始窮今茲舉也樹片石以當公署凡事事於此者氏名之下字書貫書出仕書歷官書而不書其政行褒若貶付之天下後世而已不與焉無用勸者也然是非之極出乎近而應乎遠榮辱之端始於微而成於著後之觀者豈遂略焉而已乎不已必因名考實某也廉某也匪廉某也公某也匪公某也廉而威而若某則弛某也公而恕而若某則刻銖較粟量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二十九

不少假借而天下是非之公出焉醇疵之品定焉彰瘡之道行焉懲勸之機著焉有不因之而興起者耶興則進進則達裁其過濟其不及去其否以成其可持衆美以效之職允在茲矣茲石殆發矧矣乎故曰題名風勸之徵權也是道也自昔已有之而夫人膾炙莫盛於司馬諫院之作又何與蓋風之以人不獨風之以名耳偉哉喬君之服官也以冰蘖自將以鑑衡立政莅關之治風清弊絕繇之樹風聲以垂後人而不嚮往於君者豈理也哉吁若君者是大有功於風教也已或者不達乃曰君茲舉特以修缺典於旣備彰盛美於有傳俾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已矣若然則風勸無所於寄崇名飾貌豈君之平日哉而立石之意荒矣

繕部題名記

戶部  
主事 張祥鷺 金壇人

國家營建工恒需於陶陶恒於要會地臨清故要會吞汶濟漳衛諸人建瓴滄渤檣艦蔽流而南北者蓋蝟毛集也因北艦之集而以所陶附之北輸於輸便臨清建甌廠陶焉便輸也視其事而督之輸者司空大夫也大夫坐行署視事而署故有題名石題諸大夫氏名若里第也遯徐大夫以上十有六人咸書於石石久而剝又左方盈也無以待嗣至者大夫泰谷君曰是且暗前大夫名又石多贅書宜刊刊其贅則左方虛而嗣至者不俟更石咸得書焉爰是礪其剝蝕者省其贅者復刻故所書氏名繼以泰谷君名而虛其左以俟嗣至者書焉如蝕而復光如隘而復拓斯大夫所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三十

樹名也而大夫之樹名於齊甚似其所樹石焉初大夫拜命如齊蓋在嘉靖己未歲己未三殿肇工己又有都城工工之需於陶什伍陶之倍於恒什九司空部謂陶事急宜選才大夫往而部大夫泰谷君最才於是以前君應詔君如齊則興革有裁程量有紀疾徐有節杜漏費有防却倖蠲有閑陶者良輸者赴需以營構者裕大夫之功樹矣功樹而名以蔚起而前大夫之名籍以大光於是新其石書焉表名以永其光也功之彰也夫功之有名也猶榦之有標膏之有燄也鄧林之榦其標信崇然並植者復翳鬱焉崇益蕃矣白鳳之膏其燄信遠繼熾者復從而沃之燄愈遠弗燼也大夫培榦以崇標沃膏以騰燄而前大夫之名賴以益光名賴大夫以

益光而名之書諸石者俟大夫以復新是大夫之所樹蓋輝往俟來而標燄之所揚遠也謂大夫樹名似其所樹石豈非然哉故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若謂樹石祇以志官履若鴻跡耳標與燄奚賴是以遠是未睹夫詩書所稱矣子來之役開岐豐之基播和之工扶邾鄔之鼎乃自古記之矣諸大夫誠厚自培沃以大其名即岐豐邾鄔之功可與度長絜大雖詩書所稱又何以加焉他日且有視石間之名若鼎彝所勒者顧不偉與石初樹於嘉靖甲午歲樹二十餘歲而剝蝕剝蝕且數歲而大夫新其舊重樹焉樹之時嘉靖辛酉某月日也

臨清州題名記

知州  
馬 麟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三十一

臨清舊乃縣弘治已酉從巡撫錢公鉞之議始陞爲州水陸交通泉貨藪集實京師要會之地也故時以重鎮名嘉靖癸巳秋麟守厥土顧事務紛沓文牘旁午深懼夫資負謏薄將無以自振以戾廢弛之愆欲求先正居敬行簡之道以靜制動之方爰咨左右有指名氏以遺貫趾者有述行事而忘履歷者麟歎曰若此豈永觀昭鑒之道乎於是屬張生鎮歷考先正名氏字籍將登之石欲觀者因名尋實政績可知非復昔人標想記憶之也或曰爲政之道使人不忘者爲難今日鐫名者石也能使見者知之其所謂不忘者固在是乎或又曰四方雜處好惡失正者久矣名於石以昭鑒寧無誣乎麟應之曰沒世而名不稱孔子所疾至親賢樂利之澤

愈久而不忘者乃聖人至治之徵也君子平其政以治民固在所自盡焉耳若夫不誣不忘愈久而愈光者夫豈吾人之所可必哉

### 重修關帝廟記

工部  
分司 賀逢舜

臨清西門外故有關王廟不知所起正統間守臣劉方撤而新之中爲殿六楹殿前爲中門又前爲外門門各四楹傍爲鐘鼓樓隆慶丁卯再修於劉公志業增殿廈六楹計部聞公道立爲坊於殿前殿後爲三義殿六楹樞部吳公謙承塵之漕臺荊公州士於大門之外折而西爲山門前臨大衢計部易公倣之益以坊兵憲田公樂義太守鄭君守道又各捐俸倡義於殿前左增昭貺侯祠右安國侯祠東西相向昭貺安國者王之子平與興也二祠之南左

###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三十一

右爲廊十二楹王之孫統與彝洎其部下驍雄咸得貌而祀之前後助工者未可更僕而正統之役總鎮中貴蘇公羅爲最隆慶則典客汪子珙與其弟琪洎其父施近千金尤功之不可泯滅者也萬歷甲午余承乏水部司廠插於茲工道官馬允丹謂廟猶未大成也余又捐廩倡之達官貴人如計部李公華李公起元樞部蔣公杰林公世吉李公梓督漕使者周公一梧張公存義兵道吳公之龍守道岑公應春洎士庶咸有布金立坊於三義廟前東爲廊房六楹又東爲武侯祠而大殿之廈再撤而新之宏麗視昔俱加倍是役也壽官段永貞劉和任其董治而馬允丹以身肩之今且有志於西廊而臨衢二坊柱石楔綽俱具俟達官任其夫徒而立

耳可稱大傳矣予將瓜代乞總記其事賀子曰雲長之廟徧天下上而都邑下而井聚自王公貴人軒冕金紫以及荷耒戴笠之夫苟有人心靡不知有王廟貌而尸祝之者紛如也歲時伏臘擊洪鐘伐大鼓蘭蒨蓀蕙之芬馨如煙如靄匹夫匹婦扶老携幼而入廟門則雲旗天馬若或見之罔敢逸志此其故誠不可知世之君子知尊王而不知所以尊勦襲稗官小史謂王神功聖力足以懾服人心如法和虜任約鹽池滅蚩尤之類此雖其靈應乎不知忠義大節塞天地貫日月者實有以深入人心也在昔桓靈失柄豪傑蜂起誰復知有漢曹瞞勢挾天子以據中原孫權襲父兄之餘以保江左天下莫強焉士君子有一材一藝思以赴功名之會者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三十二

孰肯舍強而就弱哉即當時號稱表表如彘如攸如瑜如肅不之操則之權求其不臣漢賊者獨王與桓侯孔明三耳方昭烈在庸衆之中無夏一旅楚一甲之資東依表西依瓚落落人下王徒以其漢室之裔許以死事下邳之敗身陷曹軍而操又表其封爵繁之錫予終不能易其心揮蓋策騎戮顏良以解白馬之圍然後封還府庫飄然長往此其人品豈可以三國人才目之者哉夫奉弱主於羣雄之中屢遭奔北流離顛沛而心愈壯節愈堅視他乘勢就利改面事人者不啻星源矣卒之稱王巴蜀勢成鼎立其董督荊州也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自許以南率皆響應操議徙都以避其鋒權謀求婚以納其好茲非孔明所謂軼羣絕倫者乎天

不祚漢垂成之王業虧於一簣談漢事者疇不惜之茲其深入人心之故乎夫以操之陰伎孔文舉楊德祖皆所不免下邳之敗卒不敢甘心其去也令勿追以成其義章鄉之厄權能害王而不敢不以侯禮葬是王之忠義大節卽當時勅敵已爲之心服而况後世公論大明之時乎世之君子以稗官小史之說尊王浮屠者流遂假王之寵靈以神其教倡爲受五戒而護法之說好事者粧嚴佛相遂至以王與牛首烏喙藍面丹髯之鬼俱合掌低眉於梵王之前如佞佛小苾芻然嗟夫豈有萬死不避百折不回之雲長而卑卑爲佛氏護法者哉予因記修創之年月而附之以此其他有功於廟者法得列之碑陰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三十四

重修城隍廟記

陸山  
平潮人

粵考城隍廟制之設也神實司之與州治相表裏其詰奸懲惡佑德勸功發幽彰微保釐容合與有司同其堂宇廊廡內外整齊嚴肅迴邃與州制同其神之剛明純一與天道之無私同不可以囑不可以貨凡有司之心一有不協得以糾而議之慎哉神之司也凡齊民之中有災祥寒暑之不得其正則禱之有疫癘疾痛之不得伸則禱之神則隨禱隨應無弗慊乎民之所望殆如江河之水流通於地而無有弗足者也大矣哉神之功乎歲月祀之有司責也崇堂宇以妥之有司任也嘗考州制在宏治某年由縣而改州其神亦由縣而升州也迄今計六十餘載其堂宇墻垣俱頽壞弗

整得非有司咎乎知州茆世亨自嘉靖壬子春領王命來守茲土  
賴神默隲相治得以竊祿三年於茲繼謀諸僚友曰廟宇之不可  
不新也求爲福民之計也卽日鳩工聚材相宜恢制刻期告成布  
華施采金碧爛爛崇規改觀同知俞仲岳祝應嘉判官陸應圖顧  
岩梁繼武吏目錢竹徵各出俸少助協成正殿三間寢殿三間兩  
廊廡東西各幾間殿之後道正司三間殿之前二門三間頭門三  
間舊制卑隘淺狹今各恢廣大翼然煥然望而趨之誠慄如也  
竊聞幽有神明明有禮樂其機一而已矣幽則事神明則治人其  
理一而已矣以事神而使民則弗虐以使民而事神則弗欺神之  
得以食於茲土也以福民也亦以有司之盡其職也有司之弗職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三十五

則將慢神虐民而祀典以廢是以民之仰福於神仰惠於有司表  
裏之責雖爲相等而有司之不及又將賴神以相之廟制旣新遂  
屬予爲記以見祀典之當重也予因以表一時之共事云

通濟新橋記

方元煥

明制漕渠由汶而北放於御水蓋勝國之會通河也變易之度節  
宣之宜則水部郎中一人奉簡命專其事戊申允齋嚴公至是歲  
河決聊城公南登魏灣遵龍港觀瀆溢遂至於臨清因愴焉歎曰  
河菑其在斯歟蓋高流湍悍壅下乃濫臨清漕之下津也必常有  
以導之其通濟之橋歟橋昔維舟舟廢而壩漲則逆逆則奮激迴  
瀾百里而不可止齧防禦岸欲無昏墊難矣乃集羣議徹其壩雖

泲水輒湯湯若建瓴去於是漕艘出泥民稼去泲榜人佃夫稽首  
歡躍公因徵瀕水之廬選橫津之贖力復其橋南北各石其岸氏  
之齒木堅之鍵鐵隆然並峙如插制上則擊木而梁殆二十尺車  
馬繹繹亦揭來稱便夫五材致用利莫先水水有六品其鉅者河  
故禹作九貢達河者七漕河之興由秦而有歷漢唐之盛道格餉  
滯無全功惟國家之水涓滴並漕然其樞在會通臨清會通之絕  
流又其要哉茲而病則東南之賦江淮之輓叢焉噫矣太史公曰  
甚哉水之爲利害也非歟故墮高堙庠共工瘵職論者昧於逖覽  
謬於習故詰之興廢委而不講乃或築防掾暫爬塞濟迫因循於  
近利而貽一代之遠憂此汴搬海運所繇以議可慨也通濟雖一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三十六

隅而所預亦非董董故曰勿以善小而不爲誠司漕皆爾國其永  
有賴歟是役也公經其始而稽期授略程費綜工則州守宛君嘉  
祥早夜以勞於事隄春南插淤東郡倅程君鳴鶴適監水至曰清  
之水岐北駛則南攷勢也通濟其置版歟乃裨澀易孰會通有全  
效焉蓋三后協心同底於績義得列書云公名中字執甫姚人進  
士起家歷今官橋成之嗣歲擢鄂守去民將伐石問言而程君趣  
其事因書以成之

司空大夫劉君陶政記

于慎行

東阿人

臨清故有司空分署歲遣屬大夫一人掌甓甌之政登下其材以  
輕重算賈人船轉輸都官法甚備也其後胥役狎習抗敝巧法器

多苦惡儻人告匱將作始借前箸籌矣萬歷辛巳念庭劉公以起部大夫分署於此至則召諸陶人問弊所繇安施而可乃稍得狀蓋前大夫恐埴之無良也成而試其堅瑕委諸從吏陶則有賂又使軍尉別其良楛印而志之則又有賂水陸轉送傭夫舟人儻賃出其中則又皆有賂四賂誠具斃即苦窳登也如有所闕斃雖堅白格也計所予直不更其本而費若此矣君大概曰有是哉夫估溢而器不精則縣官病也作業劇而費不償是陶人病也財詘於縣官而賂出於陶人是公私交病也一事而使公私交病祇役謂何乃下令自今以往試不以從吏印不以軍尉陸不以傭水不以舟使陶人自相占也適不如法以告匿則有坐陶人自相占以適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三十七

無所用賄坐又不敢匿也得以其直盡之於埴而享其贏餘斃皆益精將作受之無後令矣大夫既遷去陶人思其利相與礪石志之因省進士張君鯉以告史氏嘗觀縣官舉事費往往倍蓰民間而功不能半自古以然第所覩於國家自城郭宮廷下及器用服章無論纖鉅惟祖宗時所勑咸極精良久而母壞其後所費不啻浮於舊額而礪埴薄曾不能當其十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祖宗時法修令具上下無敢越即有所興作財力相覆權視惟謹不使奸利賂請得滑其間不精何爲近世士大夫務爲宏度遠心簡薄吏職即有所興作儻然受成不甚訾省於是蠹弊日滋縣官饗其虛質而民騷然靡費矣既已洞其弊竇即又重拂人情

取小補葺調劑幸旦夕母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其咎哉予觀大夫以文雋名賢優游華省不憚精心虛受釐革宿蠹如此可不謂勤其官者耶夫埏埴之工於國計渺小矣第如君畫使國家有實用所省公私之費歲又不下千萬假役有鉅於此者盡如君畫所省費與其利賴又何如也在昔有虞之裔有爲周陶正維是甌甑之利大啟陳封傳祚奕世古之重報功如此以大夫之利器用於國公私賴之勞不細矣今者位益尊顯聲實蒸蒸垂光竹帛不可涯涘尙何有於陶政然吾執此以俟大夫之鴻樹與其懋賞而又以風世之勤其官者庶有益於國也惡可以無紀耶大夫名伯淵浙之慈谿人第隆慶辛未進士今官江右按察副使云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三十八

驛站記

程軌  
州人

驛傳之設所以通往來重使臣崇王命也均之王政而驛傳爲繁且難均之役民而驛傳爲難且苦均之王土而臨清尤苦甚予自童龀時稔聞其害及長以御史按關西適值十年更審驛傳之期反覆駁議務求省費便民乃上其事行焉秦人稱便逾十年予爲左轄又當其期廣詢博訪廉搜弊端閱數月乃議成撫按是其議又上其事行焉較前日之稱便者又過之暨予釋兵東還鄉土驛傳之弊益不堪聞百姓之苦益不忍言臨清以水陸之衝供億不敷並隣州縣均役之徵其銀謂之銀差籍其人謂之力差歲入之銀足以供其所出在籍之人足以充其所用法固未嘗不善也但

玩愒日久奸弊日滋過客橫索主守侵漁人復逃亡一歲銀差僅足半歲之用於是官吏告匱衝繁猶昔乃借地方火甲用之謂之沿門騷擾之苦波及平民百姓嗷嗷無所控訴驛傳之害於茲極矣迨後峯劉公洛陽名士以東憲副整飭臨清兵備目擊時弊深以紓困安民爲念究源察流剔弊去蠹裁抑冗費不至怨懟由此夫無逃亡足供往來之役銀無浪費尙餘半載之積革除沿門夫役歲省不下萬金地方安堵水陸無滯向之弊政一洗而清之事則瑣細而其利則溥矣後之君子有能繼公庶驛傳美政賴以不墜而民困得以復蘇也是爲記嘉靖癸亥立石

養濟院記

林瓊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三十九

國家設養濟院於郡邑待惇獨之無依者棲有廬食有粟衣有布絮茲固廣聖王先窮獨之心而法制視昔備之歷年纔百七十年下議不此急使孤者夭札老者溝瘠若草管未始一加意於乎是之謂人上哉臨清養濟院國初從縣治置中洲城於正統己巳院不與入州於弘治己酉院不與新久之敗剝盡人無所於庇矣適河中歷田張公駐憲節之明年見而心測出贖若干金檄郡判莆田陳君民表督工役營焉覆碑爲亭一外內爲門二中爲堂間計者三周匝爲舍間計者三十五郡守長安馬君麟日往省焉工旣訖諭諸老曰予未嘗不汝念竟奪於煩劇而不及恤汝惟公其賴之厥功不可使泯於後也遂協陳君礱石來請瓊爲記瓊嘆曰公

達古人爲己之學也夫今之人慮長益而後濟求報稱而後施少  
缺所望則皇皇若失奚無益與不報者起念之有公掌刑外臺職  
罔親民乃悉心斯舉無所爲爲善用意其仁乎雖然周官以司徒  
布振窮之政司寇糾不恤之刑俾立肺石聽其辭而宣其鬱期無  
棄厥窮民爾蓋吾身者天地民物之所依性相通也一夫不獲於  
吾性則有闕以求盡吾性之心視天地民物無一匪吾責所當實  
力焉者苟不識天地民物統屬吾性顧以汝我自界凡可潤身肥  
家靡不攘臂爲之塗天下之人有告且不欲聽况顛連無告者邪  
公學足達此其難乎他如修戎馬以弭寇請讞獄以消頑葺學舍  
以崇化藏胔骼以蓄和成輿梁以濟溺學必流政政必廣仁事每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

肖夫古人豈一節可知公平哉公名邦教字以寬起家進士今爲  
山東按察司副使云

東義塚記

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程敏政

山東按察副使太原陳公奉璽書飭兵備於臨清一再期境內輯  
寧盜訟衰鮮政益精明而有餘力乃令於州曰臨清南北之衝也  
兵民雜居商賈大集四方之人就食日滋不幸而死無主者有漏  
澤園以葬其有主而無地或客死而無所歸者往往寄櫬釋老之  
居歲久若忘甚之有畀水火者暴骼露胔行道嗟憫冤穢所蒸上  
干時和自吾之來泣於茲也得罪人所上公楮甚富旣以之糴粟  
賑吾人之生者餘八萬有畸其令知州事張增易亢爽地河東西

岸各畝二十繚以崇垣并畫之井方廣丈其隅樹所宜木四而中葬其一櫛比暮布使無相亂置籍以記死者歲月豎石以識其姓名州邑俟遷改焉各創屋八楹召僧二以守立坊表之曰義塚亦庶幾足安吾人之死者乎其爲之無忽張公聞命奉行惟謹悉本公志不日告成居者興感過者加額謂公之固存卹亡雖古人何以踰此於是張公使來請記惟周六典大司寇之屬曰蜡氏掌國之黜禁有死於道路則令埋而置揭書其日月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處以待其人蓋先王仁政必窮獨是先故死遠外者主維周悉若此其至恒懼一夫之或失其所也而後世缺焉志不逮古豈一日之積哉陳公起名進士歷監察御史司刑外臺能職思其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一

憂修復周公之遺法廣聖天子仁政於一州其賢於人遠矣古君子之觀人也由一事而占之得其大焉夫公楮不留以自殖而捐之人俾生有養死有藏廉也死者且矜恤之而况其生有不獲焉者乎明法訓兵以刺貪刻戢奸盜俾枉者平危者安勇也廉以基之勇以出之非志仁者惡足語此而陳公有焉是可無書以告後之人而爲受詔分司者之義倡哉公嘗以是楮費重建州學宣聖廟甚偉又造公宇六十四楹養壯士五十配以名馬授之甲冑弓矢日肄其間而亭之曰蓄銳浚鹵井得甘泉而亭之曰漱玉士馬沾足旁可及家食者殆惠澤之徵也以非與塚事不詳著公名壁字瑞卿慎操履喜問學屢有正論聞於朝踐更所至不爲勢詘懋

勳碩畫在異時有丞轄之望焉張公河陰舉子自知新樂來爲州能副公託以成茲舉亦一時良有司法得附書

西義塚記

莊昶

君子之於天下也莫大於仁莫要於監司而監司莫易行於風憲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仁也衆人之所必有天下之道莫大於此監司之在風憲何以爲易行哉監司職尊位重上而去天子左右之臣不遠下而視守令親民之職亦頗爲近惟其尊也故上之情無不通惟其近於民也故下之情亦無不通上下之情雖在監司而監司則亦有二一在薇省一在外臺使其監司果外臺也而其心又能拳拳於聖賢之道堯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二

舜三代之治而一念之間無不在乎仁也借彼之權行我之志則其勢也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何弊不革而天下之事又何慮其不濟也哉仁道雖大故監司之在風憲其仁所以爲易行也嗟乎仁政之說乃吾堯舜家法孔孟的傳齊梁不知故以仁義爲迂漢唐宋不知故其國止於小康仁豈衆人之所知哉古晉陳公瑞卿余二十年前嘉興老故人也公以侍御擢任山東憲副總治臨清臨清天下巨鎮公至令行禁止臨清翕然以寧山東之人莫不倚以爲重公養壯士五十人人一騎與以甲冑弓弩凡城狐社鼠竊發於風塵草莽間者動輒勦絕而又易以楮買地兩河各二十畝周以垣畫爲井字凡商賈無告客死臨清者輒收葬其骨有主者使

其改藏無主者亦不使其有所暴露以傷吾仁也嗚呼公之來鎮臨清也蓋以兵備蓋以總治而其義塚之說又至如此其一念之仁真有以流行於法制之外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公之學蓋夢寐乎堯舜而心印乎孔孟矣公可及哉余嘗靜而思夫公矣公職外臺其位雖近於上可以易行然其職猶在監司也義塚之說雖得以行夫臨清要害之處而其地猶在一方也外臺之於天子左右何近一方之與天下四海何廣古者先王之於民也爲之井田爲之封建爲之學校爲之醫藥爲之埋葬爲之賑貸而使幼者有養老者有字鰥寡廢疾者有所矜恤而天下之大無一人不被其仁者孟子所謂王道之大也公監司一方其仁之所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二

施猶且如此然使公居天子左右當伊傅周召之柄必有伊傅周召之舉而於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又當流動於天下後世豈止一方也哉古者國君有賜人以衣者其臣曰願賜一國人之衣有賜人以食者其臣曰願賜一國人之食余於公之義塚亦曰願爲天下之義塚可乎不特一義塚也雖井田封建庠序學校醫藥賑貸之事凡可以仁於民者願有以行於天下萬世可乎雖然公未老矣余日有望於公也是意也蓋權輿於公而成於知州事河陰張君澐去年余過臨清公以是記爲請而公同年吳撫州者余戚也又爲公請甚力公大議論大手筆人也余告以是公其以爲何哉

漏澤園記

學正 鄭 滿

予一日講暇居退省堂有父老十餘輩進揖而言曰臨清兩京要衝居民稠密四方輻輳之地其有觸刑辟決忿恨遭癘疫凡死於非命而無主者視他處爲獨多予輩且老往見屍骸暴露道側付諸水火蕩然漂化或舉而委之原野身膏犬彘之腹骼出齧腐蠅螻爭集城南雖舊有漏澤園鞠爲荒壤曾無軫念而瘞其所者自吾兵備陳公來始命飭治遺址固以垣墉樹以榆柳檄諭民凡如前所陳者悉收瘞其中仍創數楹召僧守之且建坊以表之吾州守馮公又力相其事六七年來佳木陰翳蔚然成林溝無捐瘠野無夜哭之鬼皆公澤之賜也予輩重感公哀傷吾類伐石俟刻成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四十四

願爲記以昭不朽余惟先王之於民也生有養死有藏既定爲畫一之制不幸而有不得其養者則惠鮮之政行焉有不得其藏者則掩埋之令行焉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宋崇寧間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以待無主之瘞著之令甲我聖主於洪武初年慮窮民多以水火葬敗傷風化下禮部有義塚之設是皆先王及我祖宗之良法美意比來日就廢弛澤壅不流間有一二奉行者又不過崇虛觀而無實德陳公鎮茲土繕城練兵明刑勅法凡爲民保衛防範計者已無餘策其於鰥寡顛連無告者又時費給予以厚其養是能慮其生者矣旣又修舉廢典垂眄於遺骸枯朽之鄉施澤於幽冥不報之地俾死而藏藏而無所者有歸

焉是可謂之奉承德意而不怠仁哉公之用心也予因思天下之政皆出於先王遺意有不容廢者我祖宗垂統建極洞視今古凡創一制立一法周思曲慮皆有至意於其間誠使夫後之爲臣者體之以悉行之以公持之以久時清明而緝熙之則庶物畢舉國家之精神命脉垂萬萬世矣噫安得天下每事皆若此之振舉耶又安得皆如陳公者置之藩臬間耶公爲此念於衛河東西及城之北創制義塚者三有程篁墩莊定山二先生爲之記漏澤則因舊而復耳茲因父老請並此爲記云

### 重修臨清衛記

工部  
郎中 王良柱

臨清衛舊設守禦千戶所景泰辛未始調濟寧左衛之五所來合

###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四十五

爲衛其設衛治也迺景泰三年甲戌之歲指揮王詠董其役前堂七間後堂五間東西六房十有六間儀門三間大門三間左等六所俱在儀門之外東西凡百有餘間初衛治之未設也四郊多壘公卿咸議臨清要地卽不守則燕薊不可居而中原不可保故規制不及廣壯固不及圖惟勢定民安而已故不久而壞詠之孫廉復董修其壞今逮數十年又壞歷田張公閱武於衛泫然悲矣以俸金命指揮張公錦更新迺不旬日翼然壯固飭然宏敞比舊美矣余之來役臨清也則聞歷田張公有威惠是張忠定之倫與之登演武之臺覽啟秀之津泛汶流之舟丰神氣度固足以雄鎮天下至其指畫山谷談說形勢百萬之師如在目中於乎儒者論治

至於兵家事往往勢屈不敢望前人是豈厭之耶抑未之逮耳而張公訓練操之習峻城隍之繕飭兵圍之防嚴偵邏之備市不聞夫喧噪邑不見夫追呼田里懽愉猾奸斂散然則豫之除器否之苞桑孚之議獄比之使中萃於公躬矣公始慮臨清之不可易爲治也而先之以德化置書院以儲英才簡師儒以明教化課試以閱能賞賚以勸善及絃誦之化洽而後境內之事治境內之事治而後威武之備修威武之備修而後官署之飾起故觀其政可以知其治觀其禮可以知其政觀其心可以知其禮張公之謂矣衛使張錦輩以余知公也故屬記其事余不得辭焉公名邦教字以寬西晉之良云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六

修教場記

張希尹  
州人

臨清教場在東威武門外創自景泰初載據地曠夷原無稅畝環拓其周爲頃一十有三形迹徒存一惟榛莽宏治間晉陽貞菴陳公以外臺備兵臨清下車之初揆厥職業首務兵戎乃始經畫規制演武有廳宴息有堂載儲器械建兩屋於東西廳之左右翼以兩序棲止郡衛僚屬露臺之下偏左方臺高丈餘揭竿張幟以示威四方直前將臺用表中軍之極徑將臺之南楊柳依依夾中道而兩列直抵新闢之南門不啻百株門外綽楔墨書大匾曰教場官府戎行率此焉出入正方面重規矩也曳而連者環地有堤鬱而合者沿堤有柳中間營盤星布井井有條振揚威武莫若陳公

公去今四十年餘時平備弛頽廢日甚識者歎之嘉靖乙未河東歷田張公奉璽書來涖臨清履任未久輒閱兵戎慨惟演武之地荒廢若茲其何以聳瞻視而助威嚴積有月日乃出罪贖之金付管操官指揮顏子董其役授以規條責其程限興完補敝舉廢創新伐石陶甃稽其支費諸凡廳堂翼舍煥然一新旗幟鮮明器械堅利且復樹柳數百株用圖經久時常蒞其地而角武弁士卒之藝衝鋒破陣一如對敵驗其能與否而賞罰之倡厥勇敢爲禦守計甚備維時旌旗蔽天金鼓振野儼然虎豹在山之勢四境無警者四年軍民賴之君子以爲識治體也蓋臨清地方舟車絡繹商賈輳集天下之行旅出乎其塗齒牙北畿襟喉南服而肘腋河南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七

山東之境實惟中原重地成化年間始添兵備於茲蓋重其地而爲防微杜漸之舉兵戎實爲先務蓋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古人取必在我者不必其在敵者故握不可勝之兵以禦可勝之敵則兵斯萬全究所由不在練之於先歟公乃重修其地教演其人養精蓄銳制治於未危以一身而繫萬姓之命斯不亦識兵憲之體者歟公今晉擢陝西大參祇恐參藩之席未煖而中丞之擢簡書又臨計其振揚設施於陝者固將舉臨清所嘗試而効者措之不有以紓當宁西顧之憂哉掌衛事指揮朱武輩荷公訓練功德斯地者不淺意欲垂示久遠懇予文其事勒諸石公名邦教字以寬起丁丑進士歷今官歷田其別號也

蓄銳亭記

太常  
卿 穆孔暉

蓄銳亭者太原陳公瑞卿所創建蒲州張公以寬所重修也二公俱以山東憲副兵備臨清其間相去幾四十年而保境安民弭患於未至前後相同雖遠如繼其用意皆深遠矣亭在州城內西南隅東近兵司蓋是郡居南北兩京之衝鎮河漕之上與衛水交會四方商賈輳集多於居民者十倍誠繁華之地貿易之所天下之都會京師所倚重者也其地平衍豐樂無山澗之險剽略時至患蔓隣境不有威奠民何以安居而樂業哉陳公買駿於前張公增驥於後選拔壯快叅以軍舍熟其調習精其操練俾雄武可恃誠足以懷遠而折衝其功豈止一方爾已哉馬舊五十匹張公增至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八

二百匹皆易以罪貲無捐於民非若他諸營作不急而妄費者比廡庠日漸頽圯今皆拓而固之馬視昔爲得所而愈銳矣乃新其亭愈華其觀於是巡捕衛使呂鸞郡判王輅來請余文其石余惟公之善政多矣豈止蓄銳一事哉夫善患於無繼備弛於弗思害生於未萌利享於長慮斯舉也固非迂疎因循淺見目前者之可得而知夫使爲政者皆若公之不替前人之美永起後人之功則居之長庇其德天下相忘於治其有補於太平豈云小小哉余每嘆今之爲政者有國家定制尙坐視其散弛以至自罹瘵曠而莫知視公之無所督於常稽而能預所急於未見者其立心相去何遠哉夫秦非子繁馬於大邱初非由於政令宋以保馬之政任官

而徒以敝民然則馬之盛衰由人而已况功撥冗務以修遐功養時晦以遺餘烈其賢可勝言哉嗚呼異日紹斯職者寧能覩旣懋之績使漸至隳廢而不惟前休是慕俾成業不永乎公能宏其前吾意來哲亦自不能已其後矣公名邦教別號歷田云

### 修理三倉記

閻

閱

州人

靖難後六軍常駐順天既乃以應天爲南京以順天爲京師綱運給軍國程遠物多轉搬頓置率五七百里嚴儲峙之區以戶部官屬洫之臨清介兩都間水陸路所輳集有三倉曰臨清倉曰廣積倉俗稱大倉寄留備緩急之虞補缺穀京通之數時給續輓牽之食乃山東河南并大名州縣兩稅所入歲以二十餘萬石爲常廩

###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四十九

每十間爲一連總如干連編次有字號前有前後廳事兩廂露臺開重門南向後有神祠別開門西出又轉而南向以便推負往來各有守門軍倉使副分廳各卽所筦所居附倉內垣南外垣北總出一門西向內垣外垣內巡警之軍舖列焉日常盈倉者俗稱小倉在大倉東北隅內垣相隔外垣相周廳事與門皆東向廩二連南北相對北廩圯久矣神祠在東倉官廳又東隔路門守警巡卽以其斗子故受縣制乃有司衛所官吏軍旗暨養濟月糧也米麥歲常以六萬餘石入但山東州縣之供耳後雖陞州官軍橫者難制始亦以戶部官屬洫之戶部官所居在三倉內垣之外東南隅門南向外垣與三倉亦相周焉三倉地址皆高平建置在未城

先故門軍皆官給營房乃從方國珍據溫台作亂者後今猶謂之蠻子營比城既延三倉乃在西北隅占地有城內四分之一規制洪實出納繁浩百七十餘年來耗弊多端壞捐積習修倉夫有名數料物有價值舊矣歛縣方子瑜以嘉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以丙午正月來蒞三倉見廩撓棟者墜瓦者欹壁者全連覆者門折環者垣豁堞者鋪覆風雨寒暑難存擊榱者廳之前後蝸篆蛸羅膏糊敗櫪朽綿間於是徵夫匠給直求物繼前脩理比秋八月陶冶木石之工丹雘聖黜之飾內外大小之處皆致力待完人未覺勞事未枉費方子自喜曰可當一新矣乃以事狀偕介求予記予性不好扳人以誇亦不文事罔實乃語方子曰予家土著於

此二百餘年矣官政民俗聞見多真三十鍾致一鍾雲帆遼海杭稻東吳吳越梁楚齊魯之穀給燕秦漢隋唐已然不肇自開渠會通也京索敖山柏崖洛口黎陽不謂今始有淮徐臨德天津倉也故足兵重足食愛民重愛穀穀久於米窖穩於倉古人蓋藏之法今難悉倣矣然江船不入淮淮船不入河河船止涓則運者力省人以是豆出以是豆民以是豆官以是豆則納者受者怨希船之直達法不敢變也量之平夫豈難乎鐵斛至子非不有元頌式趨底淋尖解戶蹙額而撫心月不過五非不有期會傾土注糠饑卒攘臂以椎門遠致者齎價就買包攬上納昔有歇家延捱累年通關虛出於是號紙付之中人正德末十八房戶部官來泣者

亦知所以自處處人矣近雖收銀官買估價呈樣倚市之經紀然避嫌者驗銀付州庫雖解戶得掣批還而大倉多空廩頃年套封換以甄石竊者瘦死巧者調去追陪遂徧諸平民且一有急須糧銀豈可食乎故豐年另買不可以不急也價真糧細君子何避嫌哉且收者不放放者非收謂倉實可久待驗公廉也往蘇州盛都御史應期改挑運河取糧於此以粗糝多移文郟縣吳叔羽吳徑答以前官所收也盛性辣欲名劾會以事左免去今若但收銀而米麥少運足定額月仰見支年迫一年得無自收者而自放乎况收銀計加耗散銀除畸零蓆草灰葦移東或以抵西斗斛餘剩攢舊可以報新運軍駕淺船糧長駕長船到此報水程以達部縱佚

則近午開門好迎送晏遊且越日始歸晝夜間水之消長天之風雨船悞遲數日咎誰執耶三倉梁柱椽楣多樟楠櫛櫨其材皆堅膩有紋難乘厥圯亦有易材治器歸者今總驗之官竟敗也而公帑暗蠹令小民列訾士類可疾也然得如此者以畫一失元圖本左契戶部與山東布政使司皆不對覆腹裏倉場例不遣使查盤耳夫圯而遲修滿年受代猶之可也乘圯自潤以不對覆查盤自安君子不忍爲也京有月俸此有日廩倉之隙地多而腴甚宜穀麥園蒔蓀疏林采果木綺服導從需日計資以取大官君子者肯卽見利而忘義乎故省已平物奉公體國方子今修理三倉可記也宏治中秦國聲正德中楊秉節皆嘗蒞此莫論後來想初入官

時僅或與方子同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五十二

清

豁免土稅碑記

胡悉寧  
州人

關市之設原以禁暴戢奸譏察非常也先王懼人之趨利如鶩也故嚴其名於關而薄其征於稅其意蓋欲人之盡力於南畝非以云利也清源爲南北重地百貨雲集兵燹以來蕭條日甚一日嗣又變部差而隸有司蠹胥苛政察及雞豚遂致商賈聞風裹足用遺督權之憂且關差三年今止一歲一官皇皇既不暇恤商於額之中誰復知恤民於額之外茲幸值欽差監督噶公從龍碩彥勳在旂常向職密勿地以謙謹廉惠著聲當宁嘉乃丕績檠戟乃遙臨焉甫下車卽痛除陋規刊示嚴禁如恪遵則例禁止幫差嚴革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五十二

火耗較正天秤諸大政無一不自肺腑中流出仁心仁聞宜其不脛而風動四方至吾清之實享其利則土產之除究永賴焉吾清習奢土瘠逐末者十室而九近來商賈星散繁華十存二三耳於是土之所產如芝蔴菜子綿花猶將苛求之而吾清益困先生至止毅然與大弊悉滌夫是物也旣稅其地矣忍復稅其地之所自出乎示甫出歡聲載道躋堂者踵相接也自茲以還世食田疇之福農無捆載之擾公賜之矣公廉靜出自天性其愛國愛民意念溢於筆楮簿書餘閒臨池染翰談經讀史寒暑晝夜弗輟非天生之有異能如是乎以此黼黻皇猷宏濟蒼生楚材伯顏諸勳業何多讓焉是先生諸善政皆有合於先王設關之意吾爲吾清慶而

尤爲盛朝得人慶也故於躋堂之後而樂爲之記時康熙二十五年五月

重建尊經閣記

汪 灝  
州人

上古至道無文字前聖人不惜殫精研慮以闡之爻象演於義文  
範疇陳於禹筮是也厥後奧義揭爲經文昭昭著如日星考而繹  
之者反寡而人文治化亦不逮古遠甚若是者何也家論戶說習  
爲故常而莫之省究也故特取而尊之尊之者猶春秋尊王大一  
統之義建邦雖有多辟而政令必稟度於一王著書分列百家而  
道學爰衷是於六籍悖則叛越則僭蓋言統一衆理以範圍羣動  
外此則凜干名亂紀之罰此尊之之義不但日束之高閣而已故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五十四

郡邑建城必建廟建廟必建閣詔人崇經範道之微旨寓焉爾州  
之閣與廟並建於正統己巳城城之初會講會饌有堂堂有室門  
牖塗徑悉具創始於平江侯恭襄公陳豫踵葺於東昌道觀察公  
陳璧兩公兵戎刑獄之是寄獨能攬治之綱見體之大先諸務而  
首建崇經範道之地此其識有過人者故聲績光於當代祠祀饗  
於無窮所由來也嗣是學廟代有修者而閣之修無聞焉夫廟者  
貌也先聖之像泣焉經者刪定纂修先聖精力之所存其神注焉  
夫禮其貌而不聚其神是剖荆而遺玉也烏乎可今併閣之址且  
夷爲民居矣吾姻黨贈承德郎馨我周公名大蘭者有志乎重建  
之欲大畜其力以儲作新之用奈齒已踰古希者八時閣址雖拓

而未暇梓材遽爾易簀乃呼諸子立榻前曰而務終吾志計閣自宏治丙辰陳公璧踵葺以來歷二百七十餘年其間名公碩士所閱凡幾而志之者自贈公始則其過人之識不與兩陳公後先一揆也哉贈公凡四子長亦達通判滇之麗江次亦适候選縣令早世三亦突由辛酉武舉官衛輝叅將四亦隨內閣中書一日長公陟金碧絕巘忽興瞻雲望舍之慕曰吾有母而不遑將父有志而不能繼吾何繫官萬里爲於是灑然告養歸不倩偶於族不籍助於國人鳩工庀材肇始於康熙辛未二月迄辛巳五月落成凡幾易歲所費侈矣閣高五丈一尺廣七丈深五丈一尺八楹三級逼霄漢俯雲烟金輝碧耀輪哉奐哉壯觀矣大司馬于公成龍書扁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五十五

內史胡廣漢諸公走劄屬余曰此一役也吾州關要第一大舉自閣之建而州之第南宮者如冀霖柏光斗魁鄉者如徐州傑李臺趙均王繼整聯翩不絕實大有造於斯文烏可以無記此諸公意以余秩芸閣司載筆故不他屬而屬余余固無可辭惟是贈公之善跡種種而於聖域尤倍力焉修大殿修兩廡及戟門一片崇經範道之誠沒齒彌篤當日中丞錢公珏方伯衛公旣齊曾徵赴省會虛席講壇手爵酬酢製詩贈檄州人誌仰高行也而長公更能脫屣簪紱歸戀晨昏推逸任艱以繼父志豈非錫類不匱者歟將來所樹立吾知其決不在兩陳公之下今諸孫等且鴻蜚鷺振繼繼繩繩矣因備記之以爲崇經範道之勸

汪畏菴遺命碑記

前人

汪姓灝名文漪其字也別號畏菴晚號天泉其先徽之婺源人八世祖堯民公遷於歙堯民生世和公世和生山壽公山壽生懸聰公懸聰生社循公社循生天命公是爲灝之高祖天命生澤公澤生大成公自歙遷於山東之臨清因家焉大成生元度公元度公配程氏是爲灝之父母生子二長曰溥次卽灝也順治乙酉五月望後一日吾生矣自是厥後甲辰入州庠丁未食餼戊午鄉試乙丑登陸肯堂榜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授翰林院編修己巳充纂修三朝國史官癸酉陝西鄉試正考官甲戌纂修明史兼分纂唐類函官乙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丙子左春坊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五十六

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丁丑翰林院侍講讀己卯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庚辰東宮講官辛巳提督山西學政癸未提都山西陝西等處學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丙戌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戊子河南武鄉試大總裁以康熙己丑十月請告回籍時年六十有五矣初以遇恩贈府君翰林院編修母氏程孺人再贈府君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母氏程安人妻任氏歛任公道方室女初封孺人再封安人子一育藩候選州同知子婦項氏郡人項壽丞室女孫二桓與掄也先是府君捐館時家貧有棺而無槨灝告終之日葬亦不得有槨分也生平無善可名無勞可紀歛畢不得有行述并不得乞誌名及墓

表志也是故上述祖禰志本源也中序官階紀君恩也下列子姓明嗣續也未申戒命昭忠信也嗚呼小子其礪石鐫字樹之墓前苟有違命非孝子也龍飛康熙五十二年孝元子育藩敬刊

重修臨清州城記

胡源漑  
州人

魯城中邱春秋譏之譏勞民也莒不修城君子又譏之譏不備不虞無以保民也若保民而又不勞民人鮮克舉之舉之自州侯佟公始侯洺官之四載冬奉行繕完城隍侯遵依惟恪不謀於衆不援助於僚友毅然任之興事於二月朔七日訖工於九月旣望頽者築峩者砥女陴森列樓櫓峻起闔閭鴻塏黜堊一新都人以爲敏請記之記之意何居勒功也亦以銘德勒功云何州墉廢墮久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五十七

矣斷甃殘礫一望童然今國家隆平無恙設有走險如銅馬者幾無以待之守臣屢議修補皆憚功巨費奢終於築舍不果侯犯難而作卒觀厥成固疆域寧幹止其功偉矣何謂銘德荒度之國多力政輦任之野亡佚氓州縣集事懸令戒期督之官徵財賦用典以吏費一求百威致法驅民弗獲帖矣侯行以無事財力出於捐俸而濟以區畫工匠則總估其成而值之一切貨市梓材鍛礪則委之善耆下吏不與民間聲息不動而大役以就斯非其德也乎都人曰功不可泯德不可忘姬文作豐雅人歌之申伯城謝吉甫作誦今侯風烈茂著子惠駢流忍令汶汶已乎筆之文鑱諸石匪獨宣述盛規抑將興觀來茲後有作者當徵文而觀法焉其有造

於茲土寧有旣歟候諱世祿號季廉遼東撫順人在官五年以異能陞安東管河同知管理善耆魯明經等例得附名以傳云

### 重修文廟記

戶部  
員外 孟凌雲

歲戊子夏余銜天子命督儲清淵下車之次日謁先師廟甫至其門見棟折宇摧垣頽壁破無復肅穆文明氣象及趨而進戟門以外一望皆殘瓦敗礫行人往來成路甚至牛羊得入而牧之迨再進而拜下旣畢入瞻先師像則風穿雨濕矣出而觀兩廡僅有斜欹將仆者十餘間其餘則數椽零亂傾土邱墟矣一時跼蹐靡寧中心忡忡退而有重修志無奈清淵疊遭兵荒物力匱竭兼之人心惑於緇衣黃冠奉尼父不佛老若余懼輕舉弗克臻厥成也乃

###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五十八

己之然而中心忡忡者實靡日不然迨明年己丑春丁祀前一日余再謁先師愈不勝其跼蹐寧中心忡忡也遂決意爲重修計而乃謀諸兵憲周公權關尼公錢公董陶霍公羣懽然捐貲以助卽大將軍宜公初不以學劍學書作分別觀慨捐重貲且屬其麾下之參戎如張公王公曹公包公罔不樂輸其餘官茲土者自司牧以迄驛宰生茲地者自紳衿以迄庶氓其中如吏胥商賈心有同然各捐有差而殿廡門垣於是乎次第告成矣余之中心忡忡者於是乎少降矣然亦但求此心之安余事畢矣烏乎記將謂余重修之意爲稱其道頌其澤乎夫尼父之道澤如日月經天其自爲昭垂者六經具在其代爲昭垂者有司馬遷世家等書其所記

載雖薄海內外閱元會運世無不共見共聞奚用余記爲將謂余重修之意爲崇其功報其德乎夫歷代綸綍之輝煌爵位土田之頒錫天子臨雍諸侯泣泮春秋匪懈享祭不忒我朝更化立法獨至吾尼父其尊師重道更度越往古其所爲崇報者亦綦隆矣更奚用吾記爲然則稱道頌澤崇功報德皆非余重修之意皆非余記之之意也然則余烏乎記哉亦曰羹牆見堯河洛思禹今新廟翼翼或學者賭廟貌遊宮牆升堂入室觀像瞻容其景行希聖之念惕然而感油然而興未可知也或曰此特感發後學事耳非甚裨益吾尼父而何以未修而中心忡忡旣修而中心旣降也余曰否吾尼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著書立說殷殷切望於來茲者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五十九

無非欲其燈燈相續聖脉不斷耳使學者果能由茲而景行希聖吾知煌煌大聖在天之神定欣然而慰若是乎感發後學以仰慰大聖是余所爲重修之意也是余所爲記之之意也是爲記斯舉也於四月初十日鳩工於十一月初十日告竣凡役二百餘日修殿廡齋所暨門共六十六間所需竹木磚石釘灰丹漆共用金一千二百兩有奇司出納者爲東昌道鑒紀官張允武董其事者爲本部委官高熙元例得並書

茶菴募修地藏殿疏

知州

賀王昌

丹陽進士

予少好食麻豆長齋繡佛前每聞鐘磬梵唄之音輒發深省中年一官落拓降謫魚丘冷署荒衙憂無所適間取釋氏書一再讀之

久而有無雙遣身心泰然東坡所謂令付維摩莊周處置爲佳良非虛語今年秋予代庖清源過茶庵停車周矚瞻禮佛藏本如上人求予草疏募緣蓋茶庵建造地藏殿之舉也且携舊疏二示予一爲岳公爾律之文一爲余公藥生之文二公皆深於佛理以無碍辯才具廣長舌說法予何能續貂雖然不可以不文辭吾每怪今之談佛者泔漾自恣遁於無何有之鄉而鄙崇飾塔廟及一切有爲法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也東坡記大悲閣言之詳矣故凡遇僧行潔而戒嚴以修葺寺宇請予未嘗不欣然許之出疏募緣以底於成也茶庵不知創始何年大殿修葺今已告成惟地藏殿雖已就緒而布地之磚及粧塑彩畫之費尙爾缺焉浮屠之合尖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

有曰奈何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佛氏因果報應之說雖涉粗淺然與吾儒惠迪吉從逆凶之理有同符焉種蘭得香佐饗得嘗理有固然吾今喜爲大衆告之此地去州城十里而近門臨孔道盛暑往來者蔭樹影飲茗汁行人便之予上謁大府亦爲停驂數刻見本如道氣深穩而且房廊幽邃樹木扶疎供雲門之餅烹趙州之茶不必蔭韓持國八尺之堂而吾心已涼矣故不辭不文而爲之疏

金道隱小傳

前人

金公諱堡字道隱號衛公浙江仁和人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臨清州知州平賦稅均徭役有愛在民後以強直自遂不能迎

合當事中蜚語而去州人至今思之予少讀公制義突兀孤迥确然不羣雖鴻文無範不敢提以爲式然心竊好之幾於李洞之鑄賈島然無從依風問道後於丙申春忽遇於敝邑之海會庵父子俱爲僧長公自肩行李儼然一苦行行脚僧也予長跪請教且進道平生企慕之意公亦欣然出海外詩相証謂孺子可教也予曰以師之德望文章節義今旣皈依佛教江南多名刹師踞獅子座臥沉香八尺床以無碍辯才具廣長舌說法享人天供養亦無不可何僕僕道路爲公笑曰吾以患難餘生飄零湖海如會稽處士求死不得偶爾瓢笠若雪鴻指爪暫印泥間且不肯三宿桑下况欲享人天供養乎生不荷劉伶之鍤死獲傍要離之塚足矣又何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一

求乎予聞之惘然自失明晨再訪之父子俱飄然長往矣今閱州志見公姓名因掇公逸事爲公小傳

清心齋小記

前人

予以一官偃蹇風塵欲賦遂初久矣春遣妻孥歸里將旦夕投劾而去忽蒙委任視篆清源義不可辭携二三童僕來此衙齋寬敞三五人落落如晨星乃就樓傍掃除一小室居之予長齋有年日用蔬腐不過費東坡畫叉錢百五十文而止童僕亦蕭然無事退食之暇枯坐繡佛前茶聲喧坐樹影窺窓間繙案頭書有王陽明高景逸二先生集外有楞嚴圓覺及中峰紫栢語錄午夜篝燈讀之心骨俱冷不知視此窓羲皇上人爲何如也此地素號繁華有

司稍稍事遊宴陳歌舞服御之物必求其備亦未遽勞民傷財也何谿刻自苦乃爾蓋予素性淡薄衣食之外視爲長物昔李文靖公爲相嘗云內典稱缺陷世界故廳事止容旋馬而經年不葺藥欄予以小吏代庖此地五日京兆耳肯賦民間一二鷄子以乖吾素願乎巢林一枝飲河滿腹于吾足矣况妻孥遠去耳根頗靜亦清心之一助也題扁自勗且漫爲之記

詳請順莊歸里文

知州  
佟世祿

臨清州爲順莊歸里賦役均平剔歷來之積弊甦久困之民生仰叩憲 以垂久遠以杜更張事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蒙本府楊批據臨清州里民郭崇光等呈稱丁地爲國家財賦之源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六十一

戶籍乃百姓輸將之額從未有丁地錯亂而賦役無虧戶籍混淆而輸將恐後者臨清自建州以來立有四鄉名曰會通敬禮彰信明德額設四十一里里各十甲有黃冊有里圖冊列戶圖繪地稽冊則地繫於戶查圖則戶繫於地戶有登降地無盈縮故隱漏易清而賦役自均至明末疊罹兵燹冊圖散失自是豪強日出姦宄叢生里書蠹役任意那移從空飛洒詭掛欺隱無弊不作或以一鄉之地洒入各里因而一甲之人雜寄各鄉且地無坐落人不認識一派頭役傾家蕩產故富室分頭規避貧民每年受累更有原屬一甲強分數甲賦稅每爲混雜徭役日益不均積弊相沿久矣幸遇本州佟涖任以來留心民瘼力革漕臨米費嚴禁糧櫃耗索

裁汰冗役革除里書興利剔弊不一而足復以三年籌畫八年勤劬將四鄉地畝按路分里挨莊定甲悉照舊制地歸本莊各立催頭承催本莊錢糧按地多寡輪流應役地多當差得免賣富差貧之累比屋催輸無煩東奔西走之勞里甲班班地畝井井歷來積弊一旦剔除久困民生一朝甦釋里民樂業家室得安誠恐便於民必不便於蠹行諸今未能垂諸後法久弊生朝更暮改漸蹈前轍苦累奚堪哀叩仁慈俯鑒輿情飭批勒石永爲遵守俾里甲地畝不敢挪移戶籍更替不敢擅越等情具控到府蒙批仰臨清州詳明勒石蒙此該知州佟世祿看得均里均役有司之職分善始善終黎庶之公情今里民郭崇光等所控緣由請據實陳之查臨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二

清四鄉額設四十一里里各十甲各鄉莊地畝有冊有圖法至善也迨明季末年疊遭兵火黃冊里圖散失無存因而豪強積蠹一任那移詭寄飛洒莫可端倪年深日久流弊無窮以至彰信之地洒入會通里甲敬禮莊民承催明德錢糧一經更替戶役責令承催糧徭其地畝久無坐落花戶多未識面催呼罔應比較難辭及查訪得實又遠處各莊或相隔四五十里七八十里不等顧催則失比顧比則失催挨至限期急迫恐遭敲扑多有代人完納蕩產傾家勢所不免是以富室分頭規避窮民惟有逃亡况各里地畝多寡不同因而徭役輕重懸殊里民困苦實屬難堪賦稅丁糧每多錯誤職司州牧苟坐視民瘼不爲改絃易轍甚非朝廷設官分

職與憲臺惠愛黎民之至意故不畏強禦不惜心力日夜籌畫亟爲反本窮源如理亂絲細爲經綸將本州四鄉按路分里挨莊定甲悉照舊制地歸本莊備造清冊明如示掌各立催頭承催本莊錢糧按地多寡輪流應役剔除從前那移飛洒詭掛欺隱之弊杜絕歷來賣富差貧就輕避重之端各里各甲催頭花戶比屋而居無煩東馳西走一呼卽應可免顧彼失此卽有豪強佔役其地畝坐落該莊亦無所容其規避矣今里甲旣均一應徭役俾無偏累此亦司民牧者所應爲而里民郭崇光等乃以爲便恐後有紛更仍蹈前轍公籲飭批勒石以爲永遠之計耳理合詳明伏候批示遵行等因於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具由申詳本府蒙批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四

如詳勒石仍侯轉 本府看得飛洒影射之弊皆由於圖籍不清故星碁錯落不如魚鱗次第之易爲指示也據臨清州里民郭崇光等呈稱該州自明末疊遭兵火黃冊里圖散失因而豪強積蠹任意飛詭一值催頭漫無可稽惟有破家蕩產甘心賠累耳知州佟思復舊制以甦民困於是按路分里挨莊定甲地歸本莊輪流應役催頭與花戶盡屬比屋而居無俟東馳西奔之煩也地畝與地鄰盡屬見底見面無容指東畫西之弊也水落石出豪強卽欲影射而無所避蠹書雖欲飛洒而無所施可謂救時之善政矣然利於平民不利於豪蠹此郭崇光等惟恐姦究叵測不能垂諸久遠而公懇勒石以杜後日之變更細按其規制實屬便民所當詳

請憲批勒石永爲成法者也等因於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申詳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黃批據本府申詳臨清州順莊歸里賦役均平緣由前事蒙批按路分里挨莊定甲賦役既均飛洒規避可杜具見該牧留心民瘼如詳勒石以垂久遠仍俟撫院批示繳蒙此又蒙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吳批仰候撫院批示繳蒙此又蒙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批據本府詳開前事蒙批如詳飭行繳詳批到府轉行到州擬合遵行勒石永爲恪守如有豪強積蠹飛洒那移騰肩攬越混亂戶籍者許爾民指名陳告詳憲究治遵照施行

建立義學記

前人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五

天子龍飛二十年歲在重光作噩律應黃鐘余始叨命分牧此邦下車之日與士庶相見晉接間彬彬雅秀質有其文猗歟盛哉鄒魯多文學之士清源猶有遺風焉受事以來稔悉人情俗尚紛華競逐未輕覩農桑禦人以談說飲食遊戲相爭逐好結客而不重擇師炫目自喜即單寒之子猶耿耿在耳目間用事矧家號素封者哉徒抱空資以故敦本崇實俯首受書道古稱先稍衰微矣余竊惜之夫縉紳先生青青予衿家學淵源讀祖父遺書執經問難以各導其子弟固有然者外此而囊貧者力不能延師豐殖者素不知學道以名勝之區彬彬雅之衆人可德造戶可絃歌而聽其絀於力迷其知囿於習俗曾不得大與於斯文之列甚非聖天子廣

厲教化之至意亦甚非良有司爲民父母之深心也余守此土是余之責也夫因欲設學延師羅子弟而教之學事不即舉力未瞻也越明年始得積俸以謀其基於州治之東偏地宏廠命匠氏審度運斧斤以成棟宇修瓴甌以完蓋藏構東屋三署爲講堂師居之堂之南配屋三爲進德廡堂之北配屋三爲修業廡羣弟子肄業者居之面堂之西屋三爲廣益館以待四方賓客賞奇析疑者建大門一可容車馬迎茲土之紳士折節來周咨者門之旁屋二居閭人司啟閉堂之左屋一居价人供使令堂之右屋一居庖人供七箸南廡後爲治厠北廡後爲園林通一曲徑爲拈鬚構思掉臂散步之地榜其門曰義學從州閭舊有之名示不敢創也凡此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六

者煩數鄉耆相助督理按工給置既稟日支自壬戌之三秋至癸亥之三春而始落成焉行將博訪德行文學之儒敬延以任其事俾言行足法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又以時講貫而各因其材其庶民之子弟無限額無畏懼而不前卽鄉士之子弟無菲薄義學之名而時進而課文藝則相觀而化比戶可封其或由於此乎余職任表率自愧無所加於士庶而兢兢於此後之涖茲土者善與人同取人與人諒有同心其亦踵事增華勿墮乃舉實有厚望焉督工鄉約劉鉉魯明經鄉耆李色潤李宣孫士魁劉福宏張德富馬之麒張明祁士作趙泰

余既建學矣復治田者何欲此學之常存也學有師師須膳修學有子弟子弟須楮墨學有使令使令須廩餼余承乏於此或可捐俸以給矣然事不準乎人情則不可以繼規不定其經制則不可以久勢必有所由出爲所由入相爲表裏乃可永永而不廢由是言之學立矣田又烏可少哉因以囑高生如岡於州治之正西偏舊所謂三教堂者壤厚土沃草木暢茂損俸置膏田四百四十八畝而宅土樓而棚厦計數十九其業主價值條段四石詳載於契立莊頭一名招佃種六家務耕穫以時所得先以完正供以及農夫之食其餘合豐歉而酌其平每畝納雜糧一斗草一束四百四十八畝中約略計之麥之得石者九穀之得石者十三有五秫糧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七

之得石者與麥同黍稷豆石各得穀三分之一麥有稽以石乘束束宜以九十計束之觔以十六爲率穀有草以石乘束束宜以百三十五計束之觔以十八爲率秫黍稷豆各有稽秫之稽與麥束同黍稷豆之稽與穀之草束同束之斤俱以二十四爲率凡以供此學之需此學紳衿所自出其納稅糧約從紳衿例至於莊頭佃種使令諸人比之齋夫宜復其身使得專力焉庶田得理學得資師弟子或亦相與以有成歟列識於此其有豪強兼併之徒欲爲侵蝕後之君子有司牧之責者田卽其田學卽其學亦無難按籍而稽按數而徵起衰救弊功自倍於作者矣

清之州舊爲縣治方廣五七里許自分臬王公闊其規模於城之關南西二面增其雉堞而外城始成故州爲重城州治居東偏卽縣治遺址俗呼舊城者是也地狹而民稀外城環汶衛二流地廣民稠凡自外城入州治者相距遠甚煩奔走焉今學建州治之東居舊城者有翹首之樂居外城者有舉足之艱不憚煩而生厭卽觀望而不前揆之廣厲宏獎之義得無未善歟爰謀於諸紳士得衛水之滸李公祠者外城之中區也祠久傾圮余捐俸不足兼之捧募因故址而增新之堂屋較州治內者稍闊而爽塏各有致其延師講貫與州治中義學同復於城之西市沃田四百二十有五畝宅一區計大小成間者十四亦爲立莊頭一名招佃種五家其

納總納程量入爲出與州治中學田同固無取乎贅言之而獨是復設此學者蓋嘗曠觀古黨庠術序之微意又非僅恤弟子之勞勞也夫事以相形而得失著善以相觀而摩厲長使學之爲師者言可法行可則誘掖獎勸有道閭里之士大夫贊之揚之而不置而一師者寂無所聞將必內返而自愧勉其所以不如此者更求其所以進乎此者而善誘而多術爭以聖賢自命矣使爲弟子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文采風流各有表見合游夏之徒而參考同異致足樂也脫有弟子師雖嚴而業不加進教雖善而學不加長卽易地而匪彝自若其父兄必指某學某某之善者以愧辱之而黨里亦卽指某學某某之所以不善者爲口實是故賢者有加

勉不肖者無所容兩地之激發未必不更進於一堂之鼓舞也然則黨有庠術有序塾有師如是其不厭多者意在斯乎建兩學以鼓勵之余蓋有取爾也

增修學廟記

知州  
于準

無所爲而爲斯其所爲之事與心眞且著已每見儒者之於佛老之徒也排之甚力昌黎有言曰火其書廬其居夫火其書廬其居而其居轉盛鎮邑都會之間櫛比焉二氏未嘗斥吾儒之爲其先師廣麗厥居也而爲之徒者悻悻傳視之若是者何也二氏惑於福田之說薄漑而豐穫故爭驚之吾先師孔子以勇於義不計獲於後爲教旣絕其覬羨之心復詔以疎闊之謀故亡所欲而不前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六十九

皆由有所爲一念蔽之也以余觀於太學林子其殆越出二者之外也即就增修學廟言之眞無所爲而爲者矣何言之彼驚於佛老之說者非不蠲錙銖但其心以爲吾損於明必大有所償於暗其癡貪之心乃更甚於慳吝逮不應則必中悔或缺望而生怨讟林子異是矣初州人之有所祈於林子也惟以泮池芹藻化育之鄉宜增廓林子則廣闢而深濬繚以石欄中渡三橋遂葺及大成殿繼及兩廡繼及附祀文昌祠又增建啟聖殿築周圍衛垣肅而洩者聖範藻冕也森而列者哲配賢儒之龕座主位也以至簷阿櫺墉之丹雘階陛露室之甃鋪左名宦右鄉賢悉重新而恢整之林子曰此吾先師之攸寧攸芋者誦讀其詩書而爲之徒誼當爲

之潔除也古人有適千里登闕里之堂憑覽灑掃者矧近在州閭  
歟伐石於洹衛數百里之外聘工於其地之良埏埴於陶選材於  
匠氏之肆朽者撤缺者補剝者跽者式墁式立而且躬親審砥  
欲其堅圻欲其正不惜財不省工不啻自築其家之堂構垂久遠  
而傳子孫非真心嚮道慕聖烏能如是哉或有獎而勞之者則曰  
吾踐吾先人之遺命嗚呼有善不居而讓於親孝子不匱之思推  
是心也移之事君則必成拜讓之風移之事長則必敦豆觴之雅  
移之交友則必篤解珮之義移之悌弟則必遠失德之愆林子乎  
存心若此吾知其必爲聖靈之所憑式者矣聞之林子自其尊甫  
芝山公力善行仁嘗避人之已知今茲之役出於嚮道慕聖之真  
臨清縣志

心固不俟譏諉言之然吾職任風教有美弗傳余無以自對前又  
奉諭旨文武官吏紳士人等凡有成績於先聖廟准紀叙林子卽  
不願余申請而顧泯沒之其何以勸後焉今於其工之將訖也筆  
而記諸石用以淬勵世之誦詩讀書憫然自附聖人之徒者皆當  
效林子之嚮道慕聖慨然獨力仔肩曾無幾微吝惜之色卽靳於  
力而心嘗嚮之庶幾不令佛老之徒笑吾儒但欲火人之書廬人  
之居而不能自妥右其先師也是亦林子之無容過遜者也林子  
諱秀字文伯以庠廩援例北雍考授司馬其行事不第增修學廟  
大抵凡有所爲皆無所爲無所爲而爲君子也

生死之際亦大矣捐軀倉卒之間抗節烽火之際男子且難之况婦人乎或一邑而得數人或一姓而先後得一二人亦足以礪世砥俗光照後裔况慷慨從容一門四節並見一時者哉余過清源孝廉解子自修來謁出四節傳讀之不覺流涕夫解子母李相夫子以謹肅聞稱未亡人以內則諸書訓二子婦有足多者兵至與趙相抱投井烈矣楊爲解子妻倉皇相失匿頹垣中覓姑與母不得決意自經又慮死而裸義不受辱身後遂赴火而燼何其立志較然不滓也胡媪者楊之母也亦先一夕經死此四氏者不謀而合不旋踵而決凜凜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解子旣領鄉薦有聲齊魯同里士大夫爲傳載在州乘矣解子猶泣而屬予言以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七十一

表之卽解子之爲人可概見矣嗚呼彼四氏者豈待言語文辭不朽哉予非史氏恐其言不足行遠而天下貞女烈婦湮沒離亂間者蓋不知凡幾也天生四氏於一門而又昌解子以不湮其名四氏之目瞑矣予又何掩卷嘆息而流涕也哉

重修權關公署記

山東  
巡撫 額爾吉善

周禮以九賦權邦用而關市之賦其一也故地官設司關以掌國貨之節所以崇本抑末通商惠民爲王政所不廢其來尙矣臨清爲古清河郡據南北要衝合汶衛二水以濟運道於是舟車輻輳商賈雲集明永樂間設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於其處督徵甄價分司插務宣德四年又設戶部鈔關以御史或郡佐兼領弘治初始

歲差主事一員督收船料商稅課無定額歲約四萬餘金而鈔不盈百貫者爲小稅掌於稅課局官嘉靖間以東昌府幕官監收分季解京充內帑國朝改設滿漢官各一員監督戶工二部分權商稅船料歲額二萬餘減明額之半而權之署關悉仍舊制一在會通河西滸一在中洲康熙五十三年停差監督權務歸巡撫兼領乾隆八年予忝荷恩命節鉞二東競競焉上體聖朝設關之盛心蒞政之初卽遴委臨清牧王俊兼司權事數年來商悅民安課額以羨惟權署歲久不居漸爲風雨摧剝日就傾圮不第臨權時官吏無所棲托而旁穿下漏無貯簿籍且亦不足以肅觀瞻今年春予按部西郡至清灼知其事因酌撥閒欵檄兩署並修卽日鳩工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七十一

去蝨易朽不踰月訖事堂廡翼如規制整肅丹雘一新王牧請予文以紀歲月予惟古聖王征商之政蓋慮逐末之民不勤南畝惟務聚貨故重農而抑商乃後世桑孔之徒專事培克以擅利至有稅及五穀力勝錢者宋臣蘇軾所以有商賈不行農末皆病之議也我皇上軫恤民依慮致艱食蠲租賜復發帑賑貸歲以爲常而復特旨永免各關米豆商稅著爲令甲普天率土穀貨流通萬世無窮之利也而不盡免雜稅之征者豈利此錙銖之人以益帑藏哉誠不欲民之逐末專利而故抑之則權關之設所係於政體者甚大而不容以一日廢墜者也旣重關政體而顧於出政之地任其廢墜而不舉可乎哉是則權署之修將使商民於此循定制之

聿煌瞻新廡之輪奐曉然仰見聖天子崇本抑末通商惠民之德  
意垂之永永昭示無斁是余之志也夫爰書諸石以諗來者

義地碑記

失名

臨清爲南北水陸之衝商賈輻輳之地軍民雜處夭壽不齊不幸  
而客死無歸及有主無地者往往寄櫬祠宇暴屍郊原明兵備副  
使陳公設有義塚二區州主張公重修之歷年久遠載在州志今  
已廢弛無從修葺有浙江藩台張公名朝縉者江南如臯人也官  
方廉隅素性愷惻曾於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在河南糧鹽  
道任內督理漕運至臨清坐催見衛河東岸屢有屍骸暴露且河  
水漲發易有冲漂之虞遂慨然有重施義地之舉因公事匆遽有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七十二

志未果至五十八年赴京師時途次汶上始憶前志捐金二百五  
十兩送至臨清遂於城西三里莊之北置買地二十畝於地之四  
隅樹以松楊每方廣一丈爲一區列者碁布更置簿以誌死者姓  
名居址或俟其合葬及改遷此仁者之事也因以誌顛末云

雙檜碑記

孟飛熊  
州人

清源景岱門外南林雙檜左右對峙州志稱漢時植由來舊矣又  
景岱門內普惠寺石佛殿東壁前明嘉靖間石刻稱二檜與東岳  
五大夫松埒余初聞而疑之及考境內檜之歷百餘年者或不過  
拱把始知雙檜拔地倚天大十餘圍信非千餘年無與此偉材志  
稱漢時植不謂無徵憶丙戌歲嘗過其地見左株之在東北者身

根如古槎怪石雖世遠剝落而顛末猶數枝疏蕩其右株則峙於西南峭直干雲重陰偃蓋枝柯蜿蜒回互苔蘚鱗次蒼翠欲滴每風籟發濤聲響幽韻動人以故州人士見者無不愛之重之羨其枝異羣木嘆其閱歷古今不知幾經剝復而至今猶存方思所以護之而未逮無何至甲午歲左根焚而巔枯右之蒼翠被斧戕者亦歲益甚焉丁酉秋余與王子寬塗汪子宿官適至其地驚見嘉樹之彫殘而大懼古蹟之將就淪沒也爰商諸同志公稟王徐老公祖案下蒙恩出示查禁并慨然捐廉京錢二百仟飭修護檜短垣並刻石以示方來州人士聞之多感激踴躍各捐貲助修以蕙其事計工起於戊戌夏初甫半月垣成又踰月碑立因思公祖之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七十四

來蒞我州數月耳公務之暇卽拳拳於護持古蹟封植嘉樹以栽培地方爲念使久蒞於此其興廢舉墜施諸政治被諸閭閻以嘉惠此州者豈易殫述今石立垣修垂之久遠俾古檜青蒼永峙於雙城南郊之外使後之人嗣而葺之能仰體此意以毋忘嘉德從此古檜之壽與山河竝永清源景物常耀人間是皆公祖之棠蔭也是尤我輩之厚望也夫

粵匪陷臨清紀略

清平  
進士 馬振文

咸豐甲寅春三月逆匪犯臨清先是靜海股匪於去年五月二十一日由河南溫縣渡黃圍懷慶兩月未陷八月初二日北竄陷濟源暨山西平陽等處二十七日入直隸界連陷臨關等處十餘

州縣九月二十七日據靜海官兵圍攻未下今春正月初九日南  
竄河間二月初十日陷阜城山東震動東撫張亮基守德州藩司  
崇恩由武定移守武城之鄭家口臨清戒嚴十七日徐州鎮道飛  
章奏南賊將北渡張撫軍帶德州守兵趨兗州善將軍祿由阜城  
分兵趨曹州善兵至東昌賊已先渡河屠金鄉鉅野  
僞示云雞  
犬不留 二  
十七日至陽穀之張秋鎮西陷陽穀知縣文穎被戕二十九日陷  
莘縣知縣廖錫綸被傷崇藩聞警由鄭家口帶兵入州城三十日  
賊至冠縣小灘三月初一日陷冠縣知縣傅士珍被戕全家殉難  
甚慘  
惟幼女六歲子三歲隨女僕張  
雜難民中逃出 城中男婦死者二千餘人是日即有  
稱善將軍兵者至州城州牧張積功令在土城暫住初二日賊由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七十五

清水至館陶之李官莊距州城僅三十里初三日賊圍州城州爲  
漕運咽喉漳河載河南糧西南來會通河載南數省糧東南來至  
州城西南與漳合每漕艘往來西河帆檣絡繹貨賄盈街衢州城  
南稍西偏爲土城僅有城垣形迹夾會通河至漳河西民居市肆  
櫛比鱗次試院書院及協鎮衙署皆在焉州城商民雖不及南城  
繁庶而各官衙署及文武城隍各廟巍煥壯麗爲一郡巨觀城自  
乾隆五十八年重修經王倫變未陷至道光三十年重修咸豐元  
年工始竣門樓雉堞皆整齊堅實土城商民聞北警已將財貨婦  
女輦運入城是日辰刻賊大至前稱善兵者列隊出迎及合則皆  
其夥黨也而會通河竟投鞭可渡遂據南城商民四散逃走逃不

及者多被裹脅噫前明亦有詐稱官軍陷城者尙有文牒茲僅憑其口語得爲內應何其疎也賊至後復有善兵三五爲羣在途掠截馬騾亦有以羸騎相易者城南門與土城鼓樓街相接近城民房前已拆毀惟典肆請於官得暫留賊據典肆攻撲南門復於城東南築十餘木城一日而就初四日攻撲西門善兵大隊由城東南二十里鋪過河沿路劫掠土匪隨之肆擾偵知北門無賊營於東北張官屯石曹等莊鄰村皆被搜括初五日賊知援兵徒空名急攻城由典肆掘地道用地雷陷南複城崇藩至北門斬關走夏津夏津望見崇兵疑賊至全城俱潰崇藩入縣署縱獄囚使爲鄉勇囚皆乘勢遁去所帶兵遂大掠典肆州牧張聞複城陷崇藩去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七十六

投入井紳民撈救得不死幸武副將殿魁隨崇藩來分守南門力戰賊始退城復完善兵營城北若不聞知初六日張撫軍帶鄉勇數千至途中按隊疾行遇有兵匪劫掠村民捆送卽行正法半月間遠近安堵城中稍定勝大臣兵亦由北至搶劫與善兵同營於城北徐穆李莊張撫軍屯於清平之王家集初七日崇藩復回休兵民感張撫軍惠捐助軍需者絡繹不絕皆溫語諭撫初八日移營於州東之八里莊去賊木城三里許挑選健勇四十名夜劫賊營殺賊數百人我兵受傷者四人死二人撫軍親臨痛哭士卒感憤初九日善兵出隊去賊里餘施放槍炮而退初十日張營與賊遇不利十一日復戰殺賊數百人奪大黃旗一杆十二日勝善兩

營由城西北出隊各施槍炮而退十三日善張兩營出隊既合善兵遽退賊追至城東北角城上用大炮轟擊賊敗退趨東南張營追截城上復向東南轟擊賊東竄張兵復追截殺賊數千人賊敗歸木城十四日勝大臣分所帶川勇四百名入城協守賊用紅巾裏頭川勇用藍巾在城上每與賊語守城者不知其爲隱語也十五日善張出戰善兵又先退賊乘勢合攻張營馬隊失利步兵爲五伏賊闖至三伏兵皆奮勇力戰賊始退撫軍歸營拿問逮旨已下

兵勇鄉民皆痛哭

崇藩司接印崇棄城走張至不參竟代其任真有幸

有不幸也至夜城遂陷當賊陷金鄉鉅野時相傳以爲土匪附村村莊爭避入城街衢填溢房舍不能容至用苫席搭蓋釜竈露列

###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七十七

無隙地張牧於去歲九月抵任後延紳士姜毓杰等爲團長練義勇二千名協鎮營兵數百復招在城丁壯得萬餘名城堞不足四千而守者每堞可三四人造送飲食者不計其數城中米穀可給年餘倉庫暨商民財物以億萬計大炮羅列各門甄石勻積尺許灰瓶沸湯被撒澆城外勝善張暨直隸防兵據東北西三面連數十營人皆恃爲無虞是夜賊攻撲西南角用地雷轟城外塌數尺闊三丈許並未傾圮內半壁堅完如故守者力禦忽川勇倒戈作內應橫殺守堞者城上大亂賊乘勢蜂擁登城守者多躍墜城下死傷枕藉各營坐視後墜者有藉得不死奔逃過各營營中尙諭以勿得驚惶若不知城已陷者賊附城後每夜營中火光燭天十

三日夜火光中有物赤團如日識者以爲血暈見者主大屠戮至是竟驗十六日賊自丑刻入城大肆焚殺撫軍被逮起程十七日賊大開城門有傷殘婦女匍匐出城云賊旣焚殺間有未死婦女今日令出西門門邊刀槍林立攢鋒揮刺上用硫丸拋擲死者又十之六七惟留與縫紉者數日方出尙不受傷十八日賊撲勝營營外伏礮擊斃數百人賊始退十九日賊據兩城厲臬司恩官帶兵千餘駐王家集更餘兵忽潰散二十日辰刻始歸伍貫二人耳移駐張撫軍舊營二十一日夜賊營忽自驚擾潰出者數千人二十二三日木城中漸不見賊厲臬司帶兵由清平赴東昌防堵二十四五日村民有膽者漸入木城掠物見守者特草人每城不過

潛伏數賊遇掠物者亦不甚喝阻官兵令掠物者入城始知賊全夥南竄偵知無賊然後入城見徧地橫尸井塹皆滿或將手足釘牆上婦女多裸體剖腹出腸胃衙署祠宇房舍延燒淨盡死者焦爛積壓城北門未屯候啟門賊入城時趨北門逃者擁擠門不得啟賊用噴筒焚燒至是甕城中死者尤充塞攢立各廟神像皆毀文廟大成殿焚聖像及兩廡木主無存者松柏多數百年物亦被焚枯死各廟神像或剝目斫手足及首無一全者土城牲畜死者數萬頭嗚乎茫茫浩劫如此慘耶二十七萬生靈駢首屠戮豈不痛哉以守禦之嚴援兵四集人幸無虞乃力戰者止一張撫軍旋罷去至川勇協守倒戈城遂陷沒伊誰之咎歟乃據十餘日連營

坐視無敢前者飽颺後必以收復潰竄入告可知也賢奸相軋欺罔成風天下事伊於胡底耶予去州城三十里戰守事朝夕相聞特詳誌之以爲傳行焉

據他處記載甲寅之變臨清罹劫者數萬人今云二十七萬生靈殆傳聞之訛耶

### 臨清殉難忠義紳民墓表

柳源淇 州人

富貴壽考人世所欣慕也至不幸而遭逢變亂固士大夫所無可如何而計莫能挽者也然或赴敵而死或守分而死其死也義無可逃甲寅之三月賊出不意突於初三日逼城次日即爲長圍之計至十六日失守闔城士庶無能脫者噫此志士致命之秋而仁

###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七十九

人君子之所以成仁取義者也夫人生平談說賢聖悉利害忠孝節義如分內然及一旦疆場之劇白刃發而立殊鮮不惴惴焉思苟免於萬一是爲不成丈夫也至足不履學校目不睹詩書奮起不顧雖毀肌膚斷肢體而無懼色其於人賢不肖相去又何如也昔孟子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當仇讐在前義氣填胸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斯時豈別有計較哉夫道一而已矣人特見白骨同邱謂九原不無遺憾豈知忠魂一縷風雨不泯其英靈碧血千年書記猶傳其慘烈蓋死有泰山鴻毛之分而溺於富貴壽考者未免與草木同腐也嗚呼吾郡赴義諸人豈不卓卓也哉贊曰男得乾道受中以生靈於萬物備乎五行其懷浩浩

其志明明丹心共照永矢堅貞咸豐五年冬立

臨清殉難節孝婦女墓表

前人

嗚呼吾郡婦女被戮之慘未有甚於甲寅三月者也先是賊由天津而阜城而連鎮漸次南逼當時寄孥於鄉者紛紛後知爲大兵所困民心是以稍安迨金鄉又以賊聞傳訛者率以搶劫爲言人遂守小亂居城之說孰料賊之詭計竟出人情意計之外也仲春之末車載擔挑入內城者絡繹不絕賊早密偵而生貪心故特於張秋遲延而不前又聲言援阜城而西去其所以堅我郡人之信愚我郡人之術固已至矣而我郡人烏得而不中其毒耶雖然婦人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城陷之日或死於白刃或傷於砲石或盡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

室而共焚或赴井而同溺彼男子旣殺身以取義而婦女敢偷生以辱身乎况吾清源節婦烈女代有奇傳際此天翻地覆男死其長婦死其夫固所宜也奚從而別其甘苦順逆也哉所最可惜者貞心義骨與草木以同腐所最可敬者芳魂俠氣與日月而爭光也贊曰坤道成女含章可貞烈焰三尺止水一泓風淒雨冷冰潔玉清夏螢冬火胥含血誠咸豐五年冬立

甲寅之變三月十六日城陷除官紳盡節外闔城士庶舉皆殉難至二十六日逆匪竄後官僱人夫掩埋屍具分別男女當即築成墳塚以免暴露第恐日遠年湮漸就泯沒故特於北門外建立忠義節孝兩碑以示久遠又於各塚前各樹男

女誌石使後之董事者歲時修添俾無坍塌庶慰幽魂於地  
下倘有人損壞並偷竊誌石許董事及牌保等稟案究治計  
開 北門外二十四塚 西門外五塚 東門外二塚 北  
門裏三塚 城內西南隅六塚 甘泉菴東四塚 大倉後  
八塚 其餘城內零星骨殖及南門外創出守城兵勇屍首  
皆歸太和宮義地掩埋亦各有誌甄 以上係碑側原文

創建昭忠祠碑記

高仁保

嗚呼嘗讀唐史至睢陽之被圍見其出奇制敵力保窮城慷慨奮  
身皆裂齒碎未嘗不驚愕駭嘆詫爲希有今睹臨清甲寅之變其  
孤忠慘烈殆可比倫矣是歲二月粵賊由豐工渡河號稱二十萬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一

衆連陷鉅野金鄉鄆城陽穀及莘冠等縣逆勢鴟張長驅而入臨  
境蓋三月初三日也先是有另股賊首林鳳祥者蹂躪於懷慶奔  
突於平陽由臨 竄擾直隸至天津敗走盤踞於東光縣屬之連  
鎮大兵圍之數重猶敢負嵎抗拒此賊之來原以相爲應援州之  
去鎮僅二百餘里介馬而馳朝發夕至設不於此地力遏狂焰大  
挫兇鋒則滋蔓勾連其患何可勝言哉是時刺史爲揚州張公積  
功平日行政能得衆心一接警報卽修城浚濠儲糧募勇守禦攻  
戰之策悉備靡遺與副總戎慶公德慶公順游戎武公殿魁誓同  
生死忠憤激昂嬰城固守而文武僚屬暨紳耆士庶感公之義莫  
不忘身犯難擐甲執兵賊之逼城者鎗炮矢石斃之無算初五日

賊以地雷轟陷南樓瓦石飛迸急如驟雨武公冒烟突火獨當其衝奮矛擊刺殺賊數百人魏銘者素著勇力亦持刀繼至多所斬獲衆賊披靡而退復相與躍至城下挾二巨炮以還偉績豐功至今膾炙人口雖婦人豎子亦嘖嘖稱道不置也逆首憤恚圍攻益急復以地雷轟陷西南城隅雉堞傾墜如階級賊遂蟻附而登是爲三月十五日之夜分張公率衆抵禦火光燭天殺聲徹曉矢盡矛折短刀巷戰慶武諸公力竭捐軀張公亦從容殉難城中之人甘心守死伏尸塞街衢無一苟免者焉吁被害之慘可云酷矣大帥以事上聞朝廷震悼特旨從優賜卹諭祭葬如禮儀仍各予建立專祠殉難紳民婦女並准附祀酌庸之典抑何厚與賊雖竊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二

據臨清而精銳傷亡大半由是不敢復窺北方大帥蹙之南奔沿途追勦盡殲醜類連鎮分竄之餘孽亦不旋踵而悉數蕩平日者畿輔肅清羣黎安又臨清捍禦之功視彼睢陽之保障江淮其關係重大又何如耶接任刺史周公承業莅任之初急籌賑撫招徠安輯百務復興乃欽遵綸綍之音卜擇爽塏之地於城內東偏建修諸公祠宇若干間巍峨廟貌輪奐維新毅魄忠魂於焉永託後之人入門瞻拜覺正氣凜然爭光張許千秋萬禩揭日月而常昭其亦可勵忠貞而慰郡人之心也咸豐五年知州津門周承業監修

重修昭忠祠碑銘

知州  
莊洪烈

臨清甲寅粵匪之難知州張公積功闔門殉焉乙卯知州周承業奉勅專建忠烈祠肖公像祀之一時殉難官紳兵民以及婦女之殉節者皆得附祀旣勒碑而紀其事矣壬寅之春洪烈權攝州事展謁祠宇毅魄凜然廟貌黯敗極思新之嗣以掾旱禱雨捕盜弭災刻無暇晷歲幸有秋爰於冬初戒事越月告竣丹堊煥昭衣冠巍峨此州人士咸奔走致虔仰瞻遺像太息於兵燹之厄英靈不磨迄今閱四十餘年劫火銷沈故老彫謝昔年繁盛未復舊觀生齒蕃滋漸成熙攘公之忠魂烈烈如昨系之銘曰嶽嶽張公生於董里筮仕東邦保障西鄙粵賊猖狂獷如豨豕熒火宵熒彗星夜指凶燄逼城雷轟電駛穴地崩摧雉堞傾圮旦夕危疆公室可徙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二

勸者再三公曰已矣與城存亡與民終始民衛室家相率麋此我顧室家何以禁彼握拳露爪決眚嚼齒誓謂武公勗哉同矢城陷廩焚藥局銷燬賊失所資無久踞理公眞巡儕武亦南比州匹睢陽畿南角犄縱有揀兵奈分表裏悍匪攻之下等仗箠白鳥哀鳴墮地而起是何妖氛慘不忍視刁斗蕭森聲激變徵明月方中崇墉忽毀大廈難支屯蜂附蟻誰鬼誰人旋生旋死公與武公殺身同揆前言旣踐焉論火水十萬生靈暴骨原涘吁嗟噫嘻胡爲邁是有公之亡卓然綱紀廟貌重新薦公藻芷閱四十年清源瀾瀾碧血沈埋塵土不滓酒醴醕醪酌公沼沚我作銘詞以當述誄

單公祠碑記

張繼灝  
州人

古之志士仁人所謂殺身成仁者非倖生而不能唯務求諸心與理之所安故慷慨赴義陷胸抉脰而不辭也史冊所載如常山睢陽諸公烈節奇行照耀千古然其人往矣其理自在天壤匹夫矢志不回猶可與日月爭光矧一官自效誰謂不能頡頏古人哉吾鄉甲寅之變被禍最慘殉難亦最烈而凜然大節則尤以廣文單公爲最著公諱爲憲字吉甫高密人以孝廉爲州學正年逾古稀精神矍鑠與諸生講學好以忠孝節義相激厲當城破時賊勢洶洶滿城鼎沸有人倉遑來報公曰士各有志吾豈隱忍偷生者哉公服坐明倫堂次子萊峯侍於側麾之不去賊至箕踞大罵父子同時被害至今碧血泔泔然人猶指爲公畢命處也其所謂殺身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四

成仁者乎非志士仁人而能若是乎一時同學相與俱殉者或守城見殺或閤室自焚從義如歸効死勿去又皆有以造就而成之也世有擢巍科膺臚任任寄封圻聲施烜赫而聞難遠避身敗名裂者可以愧矣事聞贈卹優渥得從祀忠烈祠而都人士追念遺徽猶耿耿不忘更建專祠於學署之左與難諸君祔焉亦可見忠義之氣足以鼓動人心而公之節烈奇行視古人何多讓哉時文廟大工告成並爲勒石以垂不朽云同治五年立

創設粥廠記

闕名

古者厚生之道不一先王之法士祿而外農授田工世業商賈阜通貨賄四民贍足人樂其生其或旱乾水溢復立荒政十二以聚

民所以輔相天道拯濟民艱經營規畫何詳且周歟而其體恤之仁則無論歲之豐嗇隨時施予著爲常典如明堂月令仲秋養衰老行糜粥飲食固其一也後代康濟無策而戶口日繁阡陌之利又奪於封殖年雖順成猶弗免於凍餒愛民長吏心惻而無如何而終亦不忍愬也姑就目所能周力所能及者計人哺飼以爲之所論者或以煦煦爲仁未諳大體爲苛議夫由漢及今國家之制有裨民生者常平惠民諸倉政視三代有差近惟持法無人旋興旋廢亦具文而已簞豆之惠雖小委曲補救又曷可少哉宋理宗時 吏趙順孫上言曰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愷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焉而設粥廠最下者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八十五

也余以爲使善政備舉而設粥之法亦不當廢蓋善政取便而民有不能衛其生取設粥之法而變通之而擴張之將韓子所謂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道必由此矣臨清地素饒大熟之歲僅而能給又城濱漕河往來猥雜失業者咸萃於斯州牧王公敬齋蒞任以來百事修明又以瘠戶流民宜爲之所乃捐俸錢千緡爲倡紳耆繼之前後得八千緡有奇建施粥廠於碧霞宮詳立章程俾久無弊邑人感公之惠德及衆也思鐫石以傳久遠時郭姻丈松喬主清源講席介徵余爲之記余常慕宋富弼治青州安輯流民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如貯之可爲法良意美今公勇於爲仁不吝其私又如此安能已於心乎邑之紳耆皆樂善君

子也例得並書

臨清募善會粥廠創於光緒六年蒙州主王倡捐經費成此善舉  
每年邀集衆善積捐糧米錢文隆冬在碧霞宮開廠設粥三箇月  
今歷七年頗著成效惟無專款難期終遠現蒙州主王復倡捐京  
錢一千串更廣爲勸募共積京錢六千吊發商按月一分起息每  
年進京錢七百二十吊粥廠柴米人工約需京錢一千數百吊所  
生之息尙不敷用再加隨時積捐並南水關各口岸向有捐款統  
歸粥廠支用出入約可相符第恐日久廢弛現經公同稟州轉詳  
立案以垂永久云

汶衛濟運論略

范本禮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六

古人濟運獨取汶衛者以其水清無潰溢淤塞之病泗清尙可助  
汶漳濁斷不可入衛其勢然也清恪不知水勢好以多爲利是以  
引沁入衛議雖不行而引漳入衛卒啟大患原其引漳之意不過  
欲漳助衛耳豈知衛弱漳強衛不足以容漳漳適足以奪衛貪目  
前之利開無窮之害其弊在益之又益也損所不當損與益所不  
當益均害也故府河之浚當從其緩而漳河故道之復當處其先  
所謂急則治標也按漳河故道正流直趨甯晉泊其支流則至青  
縣南由運入海且漳水至青縣南減水河卽在其東亦可以暢行  
入海非若由館陶入臨清經清河武城以達恩縣之四女寺也此  
四百餘里以內其溜甚急每當夏秋之交沿衛州縣歷有決口之

患如於入衛之處建立插座冬春水少則啟插分漳以濟汶衛之窮夏秋水大則緊閉插洞俾漳水循行故道至青縣以下再入衛河以達於海而漳衛合流之處築壩堵塞果能如此則漳衛互有利益而河患自息矣

酌設減水壩議

武城  
貢生 許士準

衛河爲漢屯民故溝隋修爲永濟渠上流由百泉達臨清九百餘里春夏之間水源甚弱康熙間河臣議令小丹河入衛而水弱如故厥後乃有引漳入衛之舉不謂歷久漳道盡淤漳水全挾衛水而來汜濫漫溢雍正間巡撫岳公奏請於德州城北噴馬營建滾水壩一座四女寺亦舊有減水壩後屢有水患插口淤塞雖有滾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八十七

水壩亦不能稍殺其勢查臨清西北有支河曰清洋江河岸寬至四五里康熙四十七年以前曾受全漳之水此河去衛不遠今遺跡猶存若於上流酌設減水壩一座插外開決水路使直達清洋江水漲則洩之以分其勢上流既減下流自安兩岸亦無虞矣

校士分館碑記

趙文運  
膠州人

三代以上課士之法嚴而待士優三代以下課士之法寬而待士薄何者古之時有造士進士之升有移郊移遂之罰而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何嚴而優也降至後世選舉之途開奔走夤緣之徑熟有升無黜有勸無懲而士風乃不可問矣取士者遂從而束縛之馳驟之待士薄而士亦薄以自待幾不

知朝廷所以取士之意禮比年入學中年考校然則校士之法又何可不詳且盡哉壬寅春陽湖莊公曜甫履任清源適國家釐正科舉令府廳州縣各建大小中學堂而士之年歲逾格經學優裕者胥陶鎔於校士館中州舊有書院一區乃改設校士分館置圖書若干卷擇品學素著者生童八人肄業其中延教習定課程優膏火日有記月有表勤者必獎惰者必罰教不率者黜之州之秀良平日應書院試者每歲二月甄別後一月之中合官師爲三課校其優劣第其名次以爲激勸肆業之士月設加課三附課者聽大抵仿校士總館而變通其章程而士乃矻矻孳孳日起有功秋闈應試士至百餘揭曉登賢書者三人中副車者一人皆出自院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八

中高材生抑何士風之不變而觀感若是之捷哉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應者速憑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所居之勢然耳莊公提唱於上而士之奮興鼓舞者皆仰體愛士若渴者之懷月異而歲不同焉吾知羣居言龐異端僻行之弊可以免矣豈非考校之典合於禮經禮優而法嚴大遠於近今之俗也哉

創建中學堂碑記

陳名經

江陰人

皇帝龍飛之二十七年酌古制審時宜側席英彥更新庶政特詔各省疆臣學政籌建學堂自省會以及府廳州縣設大小中學各有差將欲俾天下士子匯古今中外爲有體有用之才誠盛舉也

今年春陽湖莊公來牧臨清州之境西北控燕趙東南通鄒魯川原曼衍關河扼塞輪楫輻輳闐闐如雲兼之密邇畿輔人才之所薈萃冠蓋之所往來士生其間沐浴孔孟之餘澤又夙負慷慨俠烈之風藉非薰陶而涵育之何以揆文教而奮武衛耶直隸州當依列郡制創建中學堂莊公甫下車卽以興學育材爲務舊有書院經費絀而制度不閱僅敷學士分館之用未足以設綿蕪立講壇置黌舍布几筵也既不願以重役勞民又不可以湫隘蕝事舉凡籌款項擇基址建屋宇購書籍費鉅體閱未易倉卒就經營擘畫首捐千金爲經始之用復長年酌捐二百金爲經久之謀更提無益之費撥中飽之資化無用爲有用移至緩爲至急爰究爰度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八十九

購得臨關余姓民宅高明爽塏可資興築乃命匠氏擇日賦功屬

鄉望孫水部

毓璣

冀明府

灝

以董其成程工於七月之吉於冬月

下旬落成斯干句麗營室星明不費國帑不挹民捐工捷料堅規模宏敞祀聖有室藏書有樓都講有堂生徒有舍觀星有臺體操有場監督坐辦有廳中西教習有院下及閭隸有房庖福有屋土木斯煥采楠一新共捐置中外書籍圖史一萬四千餘卷陳列其中洵齊右之大觀畿南之傑構也雖然竊更有望焉者築室所以樹人勸學必先敬教誠以四民並列士實居先一物不知儒者所恥登斯堂也務以尊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爲宗旨修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依歸自智仁聖義中和以至一藝一材

必使精粗淹貫鉅細不遺勿震於殊俗而思遷勿膠於成見而不化庶足以上追古制下振新猷砥行立名佐時幹國無負聖天子作育人材之至意重覩唐虞三代明倫建學之隆風又豈第鬻宇鼎新足以開歡顏而稱勝蹟哉

武訓傳

陳恩普  
州人

武訓山東堂邑武家莊人幼孤依兄母居成童傭力於艾寨莊某家性篤摯士人戲呼爲豆沫言其糊塗也服役數年主人欺其愚昧所傭值冤憤無愬遂惘惘若迷時清季人人辮髮獨薙作髡徒惟額角留片髮如桃式又左右薙留不常棄其家日行村墟間口喃喃如歌如訴詞俚韻叶聽之皆修義學事如薙髮云左邊剃右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九十

邊留修義學不用愁餘則事事有歌語意類此蓋自恨以愚見欺知學以愈愚又恨以貧而失學故矢志興學以惠迪貧子弟也初以身代牲畜爲人旋磨兼爲斫剉糞除事以取值旋棄去專意行乞肩布囊手銅勺有予錢及食物者以勺接受之食物或稍整潔卽以易錢凡人家所棄之菜根芋尾及狗牢餘瀝輒掇而啗之不爲穢行遇斷綫殘縷必檢拾而結屬之纏作綫球或製作綫繩皆以易錢積錢滿十貫卽長跪素封之門求爲貯儲生息必承允而後起如是者亦有年其積錢益多則跪求柳林莊歲貢生楊君樹坊綜理其事又數年增累滋息積錢至九千緡乃購柳林旁地三百餘畝並於莊之東門外購地建築學舍門宇堂構堅完宏備皆

楊君爲綜其成而訓仍行乞如故儲錢滋息如故如是者又有年積錢至五千緡又創成館陶鴉莊義學一所後至臨清寓於鈔關街施君善政家時聲譽大著歷任州牧及學正上至巡撫藩臬皆高其行樂爲捐輸鄉人亦重視之羣呼爲義學正而訓之行乞儲息仍如故數年又積錢三千緡創成臨清御史巷義學一所於是規模粗具底款無幾訓仍行乞儲息志在繼續增擴之至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得年五十有九竟病卒於鈔關街施君家其姪克信迎喪歸葬焉按訓長身狹額扁口豐頤面龐語音殊肖村媪終其身不娶不自費一錢刻苦積累以一丐而創興三縣學校然則天下無不可成之事無不可成事之人惜乎堅志苦行如訓者豈易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九十一

再見哉訓歿後柳林鴉莊兩義學無聞焉臨清自訓在時卽聘邑附貢師範畢業生王君丕顯爲塾師入民國改作初等小校王君服務於茲校者歷二十餘年追念訓之前勞刻刻思恢其遺緒民國七年曾請於前征收局長韓君純一東臨道尹龔君伯衡及邑紳車君百聞等議欲改組茲校爲高初兩等學校僉聽其議樂爲出資贊成由是南勸北募自大總統賜額捐資外餘總理及各部總次長叅衆兩院議員莫不慷慨捐助共集款七千餘元業經添班開課增拓規址蒸蒸濟濟日臻隆盛嗚呼王君洵訓之功臣哉

漆山記

前人

柳子厚曰將爲崐巖穹谷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

而後可以有爲也今有爲之無假於是特搏取漆之渣滓以製爲山林樓閣人物之巨觀嗚呼如李濱州者豈不大可奇哉歲辛亥冬十月余聞而往觀之見其拔出於池上周廣約十數武東西兩山列峙下分而上合高與簷齊中則砢然豁然洞開兩穴狀若鑿門兩穴間山勢糾互一碑橫揭其前其下穴則流水貫漱於下東陲有石坡上有一人立一人坐而釣上穴間建有碑樓其上則羣峰參竦其東有儒衣冠者立兩楹間左一童子跨牛右又有荷鋤者荷樵者負漁篝者先後三人循蹬道西下其道自山麓延陀直走西陲麓間一負薪者一跨驢者西陲有洞由洞口東轉有緣山徑行者五人又有坐巖祠前弄絃者一人後有靜聽者兩人閣後

則一家村其東偏一蒼松下有兩叟對弈一童子侍右角峙小廟一廟內外四五人自是西轉巖頭有寶塔湧出則西山之側也塔之左右則鶴鹿鸞鳳分占兩峰上更越三數峯一虎據立頂際題曰伏虎峪其東有危峯崛崒上棲靈鷲則東山之中峰也又東山頭北折兀然如迴垣屹立其間倚嶂結樓有刻碣矗其旁孤松秀其上又轉至前面一龍夭矯出山谷中左谷見身首右谷露鱗爪四周山麓回互泉脈脈從龍口出飛注山水際又有巨魚二仰口歛水與龍泉相映射當其前則有碑樓層聳架水倚麓署曰魚龍變化嗚呼真奇觀哉由東山南旋是爲山之後面其東陲廟一塔一松三株掩映於上下坡陀間又一廟峙斷崖上前立一道人

負手而步其崖右谷中有龍垂首吐水若滴漏然其後巖阿崑崙上結一亭亭右一閣閣之西峭壁巉刻毗連絕頂頂峰下至坡槎枒上建佛寺寺前一人邊際一人坐山轎兩人舁之前者已登後者尙著足蹬級間綴其後者又二人一背負葫蘆又西則洞門豁啟與前山之兩穴通其形中陜而上下闊開則後山之中部也洞右石崖邊松一榛樹一樹外石徑委蛇一人扶傘立自是西上則一亭高聳崖端署曰對弈亭又西則風月亭更有危樓一架竦出於懸崖上則山之西隅也通山前後之景物計之共牌樓二廟之大者三小者五七樓四閣六亭二橋其格構方圓廣狹不一而節稅稜格皆刻鏤精緻更有虎二牛一鹿二鶴三驢一鳳二龍二魚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九十二

二併生動刻肖又松十本榛樹一皆盤根岩麓間生氣勃然其下則碧荷周浮水面山西側則童子立蓮花上計人共三十有九騎驢者攀登者平步者負者陟者以老幼狀態容飾執業罔不揣肖盡致而其山則巒岑屹嶠截薛欽巖竅穴委邃堆阜突怒包壑錯麓紆縈無際併其間之林莽樓觀人物風景無不合形輔勢效技逞巧於堂廡之前嗚呼吾郡平行寂寥苦無湖山勝概以供遊眺今於風晨月夕煮酒淪茗相與吟賞於此豈不於吾郡增一大觀也哉邇來泰西諸國競尙美術每鄙視吾國人未足與於此今濱洲斲漆造山獨能化陳腐爲新奇豈非美術之大者耶聞僑寓吾郡之美國教士葉理士滿德等來覘茲山極爲欣賞以重價購之

不獲乃拍照縮影以去則濱洲之美術取重於西人若是行見此山品物將播美於歐西諸邦豈第足以助吾郡之風光也乎濱洲印爾塏隨其父耀堂君業漆商於清源雖棲闖闖然宗尚文雅觀其所爲者其性行概可想見矣耀堂君屬余曰願有記余愧筆拙未足達勉述此山全景以見吾國美術自有人且幸其人其山之近在吾郡也於是乎記

### 旱災籌賑會記

前 名

民國庚申歲大旱自去秋八月盡是歲七月不雨其災害爲前所未有而民則困極獲甦免於委溝壑者以疊被衆善賑施之故夫山東之災區甚廣何吾臨之被獨渥又以我籌賑有會故按會設

##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九十四

於西南關之行宮廟發自農會會長孟君毓琦模範學校教員鉉君道盛集成於紳商學農諸君子公推孫君毓璣車君指南馬君緒曾爲會長極爲縣長藍田楊公所嘉與卽捐俸金千元爲倡每會議必親蒞參決先是糧乏價騰公憂民食力勸富室借欸平糶於時車會長首出欸五千元孫會長出欸萬元至是合城鄉著姓共集欸二萬七千餘元爰附設平糶總局於籌賑會然平糶之欸可望還籌賑之欸出自捐矧賑本地之災卽籌自災地之人勢非易易加以京津濟鄂之鄉宦同人等自捐及代募者共集欸二千六百餘元而查待賑之飢民不下十七萬餘口以待賑者之穰穰祇有此募款之區區於事奚濟所賴文報之播籲會員王君不顯

鉉君道盛黑君守知等之四出陳請自是南北中外各賑會所遣委之查災賑災諸使者高足車塵相望於境而冬春兩賑之衣糧錢幣緯挽運載相繼以輸來此間矣而後吾民之寒餓號呼者雖不幸邁此大厄至此又幸而大有生望也抑豈始望之敢及此哉爰稽來臨之官賑義賑其款或數萬元或數千百元不等均以賑災救死爲吾民所不忘而義賑中如上海廣仁堂劉總辦鶴莊焦總辦樂山迢迢跋涉率屬來臨年七十矣一主救急一主保嬰救急者查實則甚者卽發急賑并訂期放冬春大賑兩次計共賑銀十四萬五千餘元保嬰者查實則貧兒一月給銀圓一計冬春六閱月間共賑四萬三千餘元此其大賚於男婦老稚者尤爲惠深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九十五

而德溥然賑以施極貧之民凡有地逾十畝之次貧者例不與賑而荒飢亦與極貧者等又賴濟南道尹伯衡龔公商請於夏運司溥齋公就鹺政中提款三萬元於今春二月設當地局於行宮廟之後殿俾民以地契質錢輕息贖回是又利吾民而濟賑施所不及者也嗟夫吾臨蘊隆耗數爲山東第一重災計諸賑款施及吾臨者約三十萬數千百元又屬山東第一重賑然諸賑中有派員親行查放者有任吾人自行查放者一切銀錢之通易需人物之供億厝布何一非出自籌賑會且是會自上年八月起訖今歲六月止其間所發遣之請賑領賑助賑各職員兼之協辦平糶勸理契局各員役其人甚衆而所出納之銀銅兩幣衣糧等物爲數又

甚浩繁茲者會事告終矣幸而人之受大知小無誤無疏款之縷析條分至詳至悉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則楊公之懋勤敦敏固稱功首至於三會長之總撥機務各職員之羣效策力亦僉有成勞焉而三會長中其躬理煩劇應變無窮者以馬君賢勞爲尤著今幸大災既濟會務既竣將刊石會所以叙事實於前條列款目於後非惟公布於衆且以貽示來者吾友崔君長楷會中之勞形案牘者也謂普日記文以屬君普亦會員之一不敢以誦陋辭乃爲之記俾觀者有所考覽焉

拯溺社記

前名

孟子曰惻隱之心徵見於赤子之將入井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九十六

也然則淪溺之絕地明知入者必死又明見有人而及溺之人則見者之怵然大動於中爲之蒼黃呼救謂非惻隱之本心感發於流露不自知歟雖然動於心矣苟非趨義不顧利害之人亦徒嗵呼失措無能爲役也有趨義之人而非明習水術遽冒然輕投漩渦是類於從井救人又慮其俱殉而無濟也習水術矣而拯溺之事甚險救者與溺者相與攫拏於悍湍駭浪間生命爭呼吸不幸事將兩敗幸而克濟又無功賞之可言誰肯奮死從事也然動於惻隱之心而爲趨義之舉因而聯絡同心同德之士爲之醵資懸賞獎勵習水拯溺之人士此則所全爲甚大而拯溺之所繇勑設也吾臨地濱衛河居人之憤投誤陷渡船之沉水覆風致損多命

者往往有之又或有無方無主之浮屍順流而下此非人人所見而心惻者耶用是官紳商學各界諸君子倡議捐貲爲組成一拯溺社議定社章拯溺一生人者社中酬錢十緡已死者酬錢五緡并予以藁葬之具嗚呼是非能推惻隱之仁心而爲趨義之盛舉者哉自今以往見溺者孰不爭拯救之而溺者得全其生卽不生者亦不至漂流汨沒而獲安其死又孰非社中之推仁實施者哉書之石以誌社之緣起所望後之君子繼承於罔替也

### 會勘水災永杜爭執文

闕名

爲勒石立碑永遠遵守以杜爭執事案照州城西北鄉後馮莊常家莊等處與直境清河縣洪河村潘莊二哥營一帶壤地相接兩

##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九十七

境民人屢因築埝爭控稟蒙

直隸總督陳山東巡撫孫

派委

直隸山東

候補道

葉許會

同勘議稟復竊職道等於九月二十五日同赴清河縣屬之洪河村潘莊等處詳細會勘查土埝以外係臨清民地均被水淹土埝以內係清河民地並未被水職道等遂公同妥議趕緊疏水洩出臨清民地爲急切辦法仍以有利臨田無礙清地爲主擬將土埝多掘口門議定口寬在二丈以內一丈以外口門之下多挖小溝數道導入新梁水有出路則於清臨兩境均不爲患臨清金直牧猷大清河樂令太常咸以爲然卽令會同照辦遂定於是月二十八日開溝放水臨境積水涸盡民心自安然日前雖事平息仍以明定章程方足以杜後患嗣後上遊臨民永不准挑溝順水下遊

清民永不准築埝截流任水自行可無爭執擬請札飭清河縣樂令臨清州金直牧遵照以上各節會同清河樂令臨清金直牧速飭照辦以息爭端復查清河潘莊與臨清常家莊於光緒十九年因水爭控斷結有案事隔十餘年又起爭競推原其故皆因水道未疏所致蓋水在上遊臨民受害水在下遊清民受害利害切已爭端卽生非僅恃文書條教所能約束是非宣洩尾閭永除兩境水患萬難一勞永逸考洪河西北卽古洪河舊址地極窪下又潘莊東北亦有舊官溝由該兩處開溝二道引水匯入舊官溝卽可直達清涼江水有歸宿永可相安無事惟應挑之工均在清河境內全恃清民工作未免偏苦似應由東省酌籌津貼或幫出民夫

##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九十八

方昭公允職道等於河工水利均不熟習能否照辦應請憲台會商酌奪辦理另派洞悉河務水利人員前往會勘地勢測量高下估計寬深督飭地方官率同民夫按照勘定基址估定丈尺開濬並擬長年挑濬及保守章程以持久遠實於兩境民生大有裨益所有查明臨清清河兩州縣人民爭執一案並酌擬辦法緣由是  
否有當理合稟呈大帥鑒核批示祇遵奉直隸總督部堂陳批示稟悉該道等會勘得土埝以外係臨清民地均被水淹土埝以內係清河民地尚未被水以疏水洄出臨清民地爲急切辦法擬請土埝多掘口門並於口門以外多挖小溝導入新渠水有出路清臨兩境均不爲害已於九月二十八日開溝放水臨清積水洄盡

民心自安嗣後上遊臨民永不准挑溝順水下遊清民永不准築  
埝截流任水自行卽無爭執具見持論明通爲一定不易之辦法  
候行清河樂令會同臨清金牧速飭照辦至請宣洩尾閘以除兩  
境水患擬於洪河村西北及潘家莊東北開溝兩道引水匯入舊  
官溝卽可直達清涼江俾有歸宿並擬常年挑濬及保守章程以  
持久遠候行大名孫道遴委諳練河務水利人員會同清河樂令  
勘議稟辦惟事關兩省利害應挑之工均在清河境內東省或酌  
籌津貼或幫出民夫以昭公允應候該印委勘議到日會商山東  
撫院酌奪辦理並先咨明查照候行藩司廣平府知照仍候山東  
撫院批示此繳又奉山東巡撫部院孫批示據稟已悉查此案爭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九十九

端之起在於水無歸蓄該道等擬掘埝開溝先放積水以後明定  
章程臨民永不准挑溝順水清民永不准築埝絕流任水自行係  
治標辦法候卽札飭臨清金牧會同清河樂令速飭照辦仍俟案  
結以後由金牧將全案稟詞批牘章程等件擇要勒碑在於後馮  
莊常家莊兩處直東交界處所分別豎立以資遵守而杜爭端至  
稱由洪河村潘莊兩處開溝兩道引水入舊官溝直達清涼江使  
水有歸蓄尤爲善後要圖並候繳行藩司遴委熟悉水利人員會  
同直隸委員及各地方官詳細勘估東省應否幫夫或酌津地價  
以後應如何挑濬如何保守妥議稟復再候核奪仰許道正邦移  
會葉道知照並候直督部堂批示此繳等因除委員到境會同勘

擬定辦法章程另諭飭知外合行勒石立碑仰該處莊民均各永遠遵守以杜爭端而息訟事毋違特諭再該處所擬就低窪形勢開溝兩道匯入老官溝直達清涼江前經許道憲會商業道憲指定方向繪圖貼說面呈

直隸總督部堂  
山東巡撫部院

查核在案合并附誌

### 武義人敝縷記

李伯驥  
州人

乙巳春余主講柳林鎮之武訓義塾周視庭宇見有敝縷一堆灰埋塵封雀啄鼠嚙有年矣詢之始知爲義人故物余曰嘻士君子學成名立年湮代遠卽片紙隻字之遺留人皆什襲珍藏其寶貴逾於珊瑚拱璧非重其物重其人也義人手無尺布斗粟之資慨然以創義學爲己任行乞鄉里見有棄縷俯而拾之聯綴成團售

##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一百

之繩人結而爲繩堅韌異常人爭購之以此獲利積累既久巨資逾萬雖不必盡由於此而此乃其權輿也今者義人往矣而敝縷尙在人間是即義人之精神手澤歷久而不敝者也土苴而弁髦之可乎哉東省士子入鄉闈各負巨籃余應鄉試數次積巨籃數箇余歛而盛之懸諸武公祠堂之東壁故泚筆記之以示沒世不忘云爾

### 王君殉難墓表

崔長楷  
邑人

余爲童子時過景岱之門升土山之麓見夫五道溝北有巍然長封者焉訪諸父老僉曰此吾郡明末殉難軍官王公世寧墓也挹然者久之惜未熟其懿行詳其家世迨中年通譜後與公裔孫黃

官屯毅齋相友善因詢公當日殉節狀伊以渠之族譜出而相示  
譜載公當明崇禎壬午之亂爲景岱門軍官賊衆自賓陽門入公  
拒賊力戰遇害兵推敗堵覆之以葬有遺孤未週歲寄養戚家故  
當時爵字弗詳公之忠義並未旌揚嗚呼有遺憾矣然根深者葉  
茂積厚者流光嗣公子輔坤以軍功陞羅平州守備候陞都司公  
孫湘歲貢生曾孫棻庠生一門碩彥載諸邑乘厥後若公之裔嘉  
名係乙卯舉人若純熙以歲貢終若磐壬午舉人其餘列膠庠者  
指不勝屈謂非公之盛德而能流澤若是之長歟余與王氏誼係  
桑梓又屬世交故見聞較確而義不容已遂參以王氏家譜及郡  
舊志而表之以爲經是墓而有感者勸焉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一百零一

論漢印

張樹德 怡白  
邑人

後世言印者必宗漢猶之言帖者必於晉言詩者必於唐也雖然  
晉人不無惡札唐人不無劣詩漢印亦豈一一皆可法哉大抵漢  
代官印皆鑄於尙方職此者自必爲通人宜若無不精善然白下  
羊外向犬當時已爲馬伏波所糾舉况千百年後之流傳土侵蘚  
蝕斷爛剝損之餘眞僞雜出工拙並見而必欲一一奉爲科律豈  
非好古之過必也熟六書繁省之故識形聲通假之原擇其可學  
者而學之是在學者之具眼矣

呈請恢復丁祭並擬個人私祭意見書

沙明遠

月波  
邑人

蓋聞道德爲人生之大本禮教爲立國之大端孰主張是厥維古

聖孰綱維是端賴孔子善乎元人之言曰前乎孔子者非孔子無以明後乎孔子者非孔子無以法孔子之學如日月經天無私而不照孔子之道如江河行地無往而不宜二千年來人類所以生存國本所以鞏固其故蓋在乎是說者謂尊孔之說適爲愚民政策者所利用乃因此以罪之且不惜因噎廢食舉孔氏一切掃除而廓清之夫言之亦是也抑亦思愚民政策實不在於尊孔而在於科舉乎割裂聖人之文字而謂代聖人以立言附會聖人之言論而謂爲聖道所寄托愚民政策之君主乃愈得以尊孔者而尊君方今之人乃得以尊君者而罪孔吁是侮聖人之言矣試取二十篇論語而細按之何嘗非民爲重而君爲輕哉推孔氏之心君

臨清縣志

藝文 傳記

一百零一

可以不愛民不可以不愛國可一日而無君不可一日而無民孔氏沒孟氏作乃更推廣孔氏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言而直截痛快言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臣之視君如寇仇是故孟氏養氣之功未到乃爲此激烈之論然孟氏固得孔氏之嫡傳者由此觀之孔氏之心不已可大白於天下後世乎庶之富之教之之旨非卽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之旨乎且孔氏一車兩馬周遊列國以語諸侯此其用心非視諸侯皆可帝王乎諸侯皆可帝王其心目中尙有周天子乎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周天子而愛民也一姓可以萬世周天子而不愛民也諸侯皆可帝王所以必嚴君臣之分者爲守禮教之大防而非一姓家奴之謬說後世庸奴斷章取義

執此以媚一姓以毒萬世孔氏在天之靈當亦有疾首痛心而莫可如何者矣或又謂尊孔之說乃封建思想夫古之封建卽後世之郡縣藩鎮行省名異而實同得人則封建可以愛民不得其人則行省亦足以誤國限田之制非惡王莽用以亂漢青苗之法亦善荆公用以禍宋是知治法與治人并重封建又何足爲罪且封建之說孔氏一生並未嘗言之封建之制更早已不能復興是封建又何足爲孔氏罪乎竊嘗論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禮教而已皇古之世禮教未興聖人憂之迭經沿革禮教以具降至春秋蓋亦陵夷衰微矣孔氏慨然起而仔肩之興復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屹然正義並立於天地間而後人類可以生存而後國

本可以鞏固五者並立缺一不可今者君臣之制雖廢廢其名也其實仍未嘗廢也且古者臣字字義並不作臣妾之義解名稱如此耳抑亦知後世推波助瀾者之罪大惡極乎倫常攸序道德斯興綱舉目張禮教以立夫而後可以行之二千年而不敝夫而後神農華胥卓然爲東西洋文明之最先進國今奈何舉二千年來世界民族所最歆羨最推重之禮教棄之如敝屣乎分而言之曰道德曰倫常總而括之曰禮教有禮而後有秩序有和平有教而後能自立能奮鬪此我民族精神之寄托也此卽孔氏畢生學問之所在也尊孔之說夫豈尊君之說哉夫豈封建之謂哉夫豈可襲人皮毛文明而自暴其短自毀其長哉遠等愚昧所及以爲欲

光華我神農華胄發揚我文明古國莫如尚道德尚道德莫如崇禮教其本源卽在乎尊孔至今日尊孔之制已破壞殆盡求其告朔之餼羊只有丁祭果能存此禮教之餼羊卽所以長養道德之萌芽培植禮教之根基也鐘鼓旣設旨酒在堂衣冠肅雍文物斯作行之者於以興教觀之者於以觀禮後有作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况我齊魯文化最古之地尤有不可不重視之定理存其中乎今再證諸西洋教史耶路撒冷聖地所在舉國重之聖誕令節盡人知之每逢大典朝野婦孺皆將其事廢時失業所不問如痴如狂而不顧亦爲存此告朔之餼羊耳過闕里之故墟考杏壇之遺迹橫攬洙泗遠矚龜蒙披荆榛剔殘碣學宮鞠爲茂草踐履早

臨清縣志

藝文傳記

一百零四

及牛羊河山風景感慨係之矣所幸中央明令修復之全國名流提倡之誠哉千載之盛舉一時之重典孔廟旣可興修孔祭亦何可廢哉遠等不揣冒昧承先啓後不肯讓人負罪引咎未遑敢後謹援古人私謚私祭之義竭野人獻芹貢曝之誠擬於每年八月上丁之日集合同志禮行私祭以爲士林倡並臚陳私見貢於政府請求施行以爲庶民先一得之愚何可自私千夫所指亦所不惜除謹行私祭外爲此具書上陳伏乞鑒及愚蒙資以啟迪如有可采卽乞轉呈中央政府恢復祭禮以存禮教之餼羊藉培民氣而維國本或卽先就山東禮教發源地令行各縣舉辦丁祭以爲矜式是則遠等所馨香禱祝以求之者也謹上

藝文志三

詩詞

永濟道中

宋 王安石 臨川人

燈火匆匆出館陶  
回看永濟日初高  
已聞空舍鳥烏樂  
更覺荒陂人馬勞  
客路光陰真棄置  
春風邊塞祇蕭騷  
辛夷花下烏塘尾  
握手何時叙汝曹

過鰲頭磯

明 儲 巘 吏部侍郎

十年三往復  
此地忽重經  
塵土長安轄  
烟波汶水舲  
平川涵夕景  
遠樹隱春星  
魯酒偏難醉  
從人笑獨醒

鰲頭磯

明 李東陽 大學士長沙人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零五

十里人家兩岸分  
層樓高棟入青雲  
官船賈舶紛紛過  
擊鼓鳴鑼處處聞

折岸驚流此地回  
濤聲日夜響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  
江上帆檣萬斛來

過會通插

明 邱 濬

清江浦上臨清插  
簫鼓叢祠飽餒餘  
幾度會通河上過  
更無人說

宋尚書

會通臨清二插  
在汶北河創於元世明永樂九年工部尚書宋禮重建後舟行南河北河半涸插亦僅存舊址

渡口阻風

明 吳 寬 大學士長洲人

黃沙障天天半昏  
砲頭風急萬馬奔  
何人去塞土囊口  
天與河流一色渾  
曠野麥苗纔尺許  
只見風來不見雨  
雨師風伯不相能  
彼

蒼高高奈何汝

挑河行

明 謝肇淛 東昌  
司李

隄遙遙河瀾瀾分水祠前人如蟻  
鶉衣短髮行且僵盡是六郡良  
家子淺水沒足泥沒胣五更疾  
作至夜半夜半西風天雨霜十  
九人趾欲斷黃綬長官虬赤鬚  
北人騎馬南人輿五百先後恣  
訶撻日昃喘汗歸蘆蓂五百訶  
猶可里胥怒殺我無錢水中居  
有錢立道左天寒日短動欲夕  
傾筐百反不盈尺道傍濕草炊  
無烟水面浮冰割人膝都水使  
者日行隄新土堆與舊崖齊可  
憐今日岸上土雨中仍作河中  
泥君不見會同河畔千株柳年  
年折盡官夫手金錢散罷夫歸  
來催築南河黑風口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零六

泊清源渡

明 聶大年 臨川人

渡口人家半掩扉隔林烟火望  
中微急呼斗酒勞伙伴逆旅主  
人猶未歸

後樂軒八景

并序

明 陳 璧 兵備  
副使

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范文正公之言也  
觀其言則其所存所養自有大過人者所以出而有大事功  
載諸史冊真一代賢宰輔也璧生也晚弗克執禮承教茲取  
公後樂二字以扁軒將欲接目警心以寓高山仰止之意

間步檜峯巔一目羣山小忽聞擊壤歌悶懷頓放了浮雲自卷舒  
沒奈天光曉 檜峰

柳塘因小憩風味覺偏清  
酷吏知何在惟聞鳥弄晴  
汾溪回首處恐負白鷗盟  
柳塘

拉友上松巖手談寓張弛  
機發隱微間旁觀嘆而起  
爲言海不波一頃興闌矣  
松巖

摳衣上菊坡不覺吟懷縱  
幸逢年穀登四野無囂訟  
靖節今何存曠懷誰與共  
菊坡

擷蘭在洲渚片帆時趁逐  
好風徐徐來芳香端可掬  
期得同心人相與敦澆俗  
蘭洲

竹泉清且冽偏好濯塵襟  
徙倚間聽久超然太古音  
吾人直解此百巧何容心  
竹泉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零七

把釣蘆灣頭志不在其肉  
願早過龍門霖雨蒼生福  
緬懷桐江絲千載有餘馥  
蘆灣

讀易向何宜梅溪景深處  
月影上枝頭天心物理著  
兀坐思沉沉此味真難語  
梅溪

淨土寺

明王英  
州人

西風吹我到禪林邂逅盤桓  
且散心蓮社香消僧住講  
松關晝靜鳥調音綠楊駐馬  
秋還熱金界題詩曰未沉幾  
度笑談相欵厚清茶啜罷酒  
重斟

觀音閣

前人

高閣門環魯水濱中流分派  
接天津仰瞻簷外飛紅日俯  
瞰波高

躍錦鱗棟宇崢嶸先得月闌干瀟灑絕無塵幾回人立虛空上便覺清風散滿身

蓮花池

明管昌州人

甘池高塚御河濱故老相傳耿貴人千載淑魂應有意芙蓉開處現前身

衛河集別

明鄭善夫戶部主事閩人

去國心仍苦風塵病未休六飛淹歲月八極想遨遊水動魚龍夕雲盤鸛鶚秋江山回紫氣沙塞度青牛祗有簪萍戀聊爲文字留遐心渺無盡應與衛河流

啓秀津

明秦祐州人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零八

諸賢俱玉彥逸駕眺瓊臺綺席隣天近雕欄向水開風光千載麗雲樹萬家迴爲愛陽春調還歌鸚鵡盃

清涼寺

前人

花木僧房曲徑幽舉盃不覺月華留晚鐘撞破塵囂夢寒雁呼殘蘆荻秋青瑣數年虛諫草滄江萬里繫漁舟那知今值清涼界回首人間苦覓牛

大悲寺

前人

衝風曉渡阿陀境試訪三乘最上籌入院幾曾金布地逢僧半見雪盈頭古壇獅吼青蓮迥老樹龍吟碧殿稠扁額明標大悲寺居人只說是蘇州

又

明方豪 太僕卿開化人

瀟灑梁園寺秋風兩度過地貧僧住少路近客來多碑倚古墻角  
鐘懸老樹柯却憐飄泊際樂事未蹉跎

又

明錢宏 副使錢塘人

尋春來野寺忽憶少年狂覓句臨花徑敲碁對石床力窮千古史  
志在五雲鄉感舊逢佳節清歌醉一觴

又

明唐臯 學士歙縣人

野色雲俱懶林聲風自狂座蒲誰挂壁經葉亂堆床淨業慚游宦  
幽懷憶故鄉曉驚雙鬢白興欲累千觴

又

明張相 州人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零九

精舍西林外來遊便愴顏空懸聽雨榻猶閉坐禪關鶴舞松還靜  
龍歸鉢自閑夕陽催去馬雙淚幾潛潛

大寧寺

明謝榛 州人

久寄青蓮宇因之問上乘自知間有味不愧老無能響徹秋風樹  
寒生夜雨燈匡牀坐幽寂身似定中僧

暮秋登啟秀樓望西河有感

前人

步屨河橋訪舊遊野情物色自遲留風林蕭颯喧清夜雲月迷茫  
失素秋元亮老看荒徑菊仲宣今倚故鄉樓吾生浪迹何時定獨  
對滄波愧白鷗

九日與吳門鄭若庸北城聯句兼示鑑公 前人

相期賦九日倚堞興何饒天若來風雨人應感寂寥長河明遠色  
寒柳靜疎條更愛東林勝談禪坐此宵  
登高有惠遠攬勝卽廬山幽事知誰重浮生得此間乾坤惟舊侶  
霜露各衰顏莫待黃花老明朝更一攀

清明憶諸弟

前人

白髮感平生幽懷阮步兵抱痾頻藥餌爲客幾清明春滿他鄉樹  
河連故國城鵲鳩限南北空復在原情

送徐生歸臨清

前人

婚嫁了心事翻多千里情關山渺行色風雨緩歸程舊業浮雲盡  
新愁芳草生故園春又老黃鳥斷腸聲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一十

送兒元炳東還

前人

五兒同入鄴今日汝先歸留滯鄉音改飄零舊業違關河通古道  
風雨倍春衣寄我思親淚西原洒落暉

過故居有感二首

前人

舊業成睽遠親朋久失羣百年生長地一片往來雲獨立空流水  
長吟但落曛結茅何日定西隴事耕耘

二

前人

飄零三十春下馬問比隣相見弟兄老堪嗟門巷新行蹤猶泛梗  
世故一浮塵王謝豪華地殊非舊主人

哭弟松四首

前人

多病吾仍在沉酣爾遽休相依堪共老永別杳難求伏臘還新酒  
風烟豈故丘漳河暮轉急嗚咽正東流

二

吾弟忽長往孤魂應向東在家憂患過爲客去留同白日身何懶  
清樽老不空至今城北路隴樹起悲風

三

汝兄今欲老汝姪已成行春草空經眼秋風益斷腸敝裘餘蟣蝨  
孤館但蛩螢夢裏論歸計寧知隔杳茫

四

涕淚灑連枝冥冥長別離可憐生事盡無那旅魂悲古木風鳴夜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一十一

寒城月落時天教汝不死同有故鄉期

陳道羲自北都歸母喪時滯清源

前人

慈顏成夢杳歸櫬滯年深此日淒涼色何人慷慨心愁雲低大路  
落葉響疎林不見郭元振中原空獨吟

陳駕部錫卿來自錢塘舟次臨清適有汀州之命貽書見

懷用答五首

前人

逸氣有元龍經春惜未逢書來帝城裏人隔海雲重一別啼黃鳥  
相思度暝鐘鄞江秋到日誰共采芙蓉

二

海門春水發吳舫到何遲芳草行吟處孤鴻入望時滄江成遠別

白首見相知欲賦三山勝茫茫不可期

三

往年君別處梧葉正秋彫猶憶琴樽約曾同風雨宵寒空鳴雁急  
烟浦去帆遙猶有天南夢相隨度海潮

四

使君遙領郡相對復何年海樹曉行外江籬秋思邊城臨百越地  
帆盡七閩天見說春風早梅花可更傳

五

春酒不同醉春花復空開美人臨衛水客子滯燕臺近得銅章報  
翻令錦纜回天知有黃霸早遣渡江來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一

春日憶弟

前人

漳南十見柳條新白髮疎狂任此身兒女漸多空自老弟兄久別  
復誰親亂雲愁色偏經眼孤雁哀鳴欲向人昨夜當歌轉惆悵樽  
前不是故園春

還家

前人

久客還家百感生蕭條獨掩舊柴荆黃塵已倦妻孥計白髮相憐  
父老情携劍入燕非郭隗著書留趙亦虞卿悲歌且復開樽酒歲  
暮鴉啼雪滿城

夜餞周時隆表兄東歸

前人

弟兄此別重傷神况復淹留一病身白髮相看偏墮淚清樽纔罷

轉愁人江鴻北轉燕山夜河柳東連魯甸春若到鄉關逢故老爲  
言遊子倦風塵

秋墓書懷

前人

木落風高萬壑哀山川縱目一登臺夕陽滿地漁樵散秋水連天  
鴻雁來白髮無情淹歲月黃花有意照樽罍西園公子虛陳迹詞  
客於今說愛才

秋日懷弟

前人

生涯憐汝自樵蘇時序驚心尙道途別後幾年兒女大望中千里  
弟兄孤秋天落木愁多少夜雨殘燈夢有無遙想故園揮涕淚况  
聞寒雁下江湖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一十二

還家

前人

二十餘年寄鄴城歸來誰不訝狂生白頭况帶風塵色青眼深知  
父老情共話江湖多故事自憐詞賦亦空名仲宣踪跡猶無定遙  
指浮雲意未平

送白戶曹貞甫之三河

前人

御河春草纔傾蓋驛道炎風復送君候騎遲留今日醉美人消息  
幾時聞孤城向北天門近三水東流地脉分漸老江州白司馬建  
章回首隔重雲

中秋夜河泛舟同王元美顧聖少醉賦

前人

王郎乘舸下重灘相送清樽一盡歡客路艱虞知已在老年離合

定期難月光初上孤帆落秋氣平分萬木寒後夜登樓嘆圓缺回  
瞻北斗是長安

贈別宋維之尋甥不得歸臨清

前人

共惜髻年違舊業還期宅相到名流有親未合從方士似舅何須  
學浪遊隨處丹砂思九轉倚門白髮奈多愁弟歸破涕聊相慰雲  
鶴茫茫更幾秋

寄李近台侍御時督學北京

前人

鰲頭磯下征帆發

臨清觀音嘴  
亦名鰲頭磯

魚腹書傳逝水沉擒賦三秋堪寄

興定交千里見知音廟廊自合經綸遠冠冕誰當雨露深上應文  
昌燕趙地朝端抗疏幾心年

臨清縣志

藝文詩詞

一百一十四

送俞別駕堯咨之臨清

前人

吾郡本齊地使君當此遊東西抱河水表裏壯城樓臘雪馬前盡  
春雲堂外流舟車兩京道賦役萬家憂和璧才堪重虔刀志未休  
素懷誰與會孤月照人秋

送方子文下第歸臨清

前人

小小同遊久別離相逢忽訝鬢成絲風塵握手非當日物候驚心  
共此時東閣寧論招士處上林還擬看花期青山晚照行堪遠黃  
鳥春聲聽不遲老去功名應自慰古來詞賦重相知馬卿信有凌  
雲氣和氏無勞抱玉悲會待神駒開道路且將靈劍混雄雌幾人  
失意曾相送折盡都亭楊柳枝

題香山禪院示玉峯上人

臨清人

前人

清秋策馬湖西路孤寺鳴鐘山欲暮  
偶逢老衲是同鄉相對不言  
中有悟人生自抱摩尼珠乾坤誰種菩提樹  
何勞長檢貝葉經如  
來在心非在形蒲團坐久忘爾我  
不知草蟲喧戶庭夜半無燈亦  
無月簷前松栢何青青

望臨清故里感懷

前人

故里民居夾軒蓋五十年來幾度改  
當時兒曹今老大垂髫舊識  
我獨在人間醉眼莫見真倏忽春光不相待  
東西兩河歸一流岸  
擁蒹葭秋復秋憶昔揚帆坐舒嘯  
海門北轉是燕州

思歸引

前人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一十五

有家歸去來旅顏何摧頹胡爲戎馬際  
滯此燕昭臺十日九寄書  
不慰妻子懷秋風忽動思故園  
山妻搗衣兒侯門缺月半天霜  
滿地悄然孤館銷人魂不見嵩高之山  
青嵯峨上有松栢下有河松  
栢可餐河可釣老來幽事嗟無多  
離亂至今我獨苦夢中歸路迷  
烟蘿龐公舊隱須一訪白雲慘澹終如何

黎陽廬生柎坐事繫獄詩以矜之

前人

枯草又春風爾懷莫能訴綠鬢死生間  
誰憐鸚鵡賦

登輝縣城見衛水思歸

前人

城外河流白練長城中萬戶共秋光  
秋來偏作還家夢河水東流  
到故鄉

重九雨中懷弟

前人

天空朔雁不成行  
秋色年年似故鄉  
門掩菊花人獨臥  
冷風疎雨過重陽

讀閻給事乏糧詩有懷

明張紹簡  
州人

讀罷遺編仰獨清  
百年苦節重鄉評  
黃扉抗疏神羊立  
青鬢投荒鬼魅迎  
松菊祇便腰綬解  
萊蕪不嘆甑塵生  
乘軒列鼎何人事  
潦倒空留金石聲

贈余望之

明張宗衡  
州人

雙流如帶繞衡門  
滿架圖書十畝園  
五七律言堪作祖  
兩三竹竿欲生孫  
清晨漉酒呼兒酌  
終夜談碁任客喧  
聞說小姬花比艷  
渡

臨清縣志

藝文詩詞

一百二十六

頭桃葉可同根

登塔微見岱宗

明汪大年  
州人

登高分岱色即想衆山低  
松去惟留石雲疲  
間作霓半空天樂發  
絕壁異人栖  
每憶曾遊處  
莓苔滿舊題

初秋遊永壽寺塔院

明余儼  
山陰人

塵繼人間世  
閒投帝梵城  
塔鈴雲上語  
香閣雨邊晴  
棚豆老垂脫  
井梧秋欲生  
夕陽歸喚渡  
新漲釣磯平

過廣濟橋

清孔胤樾  
曲阜人

此身生百累  
感君樽際忘  
陶然憑竹輿  
何用哭滄桑  
徑黑無矩步  
隸卒失其常  
漁燈近渡口  
喧語震山岡  
中流肅然靜  
羣動聽衣裳

巨櫓衝蛟窟驚湍引星光日氣既入晦物理自宜藏尺波亦貯險  
哲士戒垂堂

登永壽寺塔

前人

浮屠創何代疑非人力營驅車近勝地百丈午陰平興到不計險  
欲窮跡罕京心氣自肅穆雅循繩墨行所歷未及半回首魂魄驚  
紆曲力易竭喘汗遂交并豁然開一境暗牖貯虛明萬象眺無際  
人物盡孺嬰日靜風聲舉鳥雀繞衣鳴忽感天地大胡爲安小成  
歸來臥斗室幽夢入蓬瀛

遊淨寧寺

清柳 燾  
州人

明月繁霜下寥寥夜未央鐘聲停古寺雁影出清漳短髮清樽酒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一十七

高歌白玉床乾坤吾道在何用恨晨光

題清源

有序

清賀王昌  
知州

清源素號繁華予視篆此地戲咏詩四首稍存規諷亦曲終  
奏雅之意也

名區東郡首清源水陸交衝市井喧翠羽明珠多大賈奇花怪石  
有名園啣盃北海方盈坐挾刺曹丘又到門吐握敢言能下士謾  
誇十日醉平原

舟車輻輳說新城古號繁華壓兩京名士清尊白玉塵佳人紅袖  
紫鸞笙雨晴畫舫烟中淺花發香車陌上行懸磬荒郊多向隅尙  
煩長吏省春耕

千帆寒影落平沙烟火沿堤幾萬家市肆朝光輝錦繡河橋晚渡  
列魚蝦富商喜向紅樓醉豪客驚看白日斜却笑蓬蒿張仲蔚披  
書案朽點霜華  
晨光萬井已喧囂無限舟車似湧潮屠狗賣漿亦意氣新粧袷服  
自逍遙誰家市上黃金勒何處樓頭碧玉簫惟有衙齋清似水佛  
香梵筴憶參寥

署中卽事四律

前人

偶因撥悶此閒行苔綠還欣一杖輕每借簿書成日課忽驚砧杵  
動秋聲家園水木縈歸夢客邸烟霜豁宦情便可投簪吾計得練  
湖晴月一舟橫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八

二

忘機衙署卽林泉小鳥當階去復還樹起秋聲吹醉夢簾搖菊影  
落苔甑長齋恨未能忘酒薄宦應知不礙禪每愧俸錢思自效焚  
香午夜告青天

三

誰遣迂疎守印章酒杯詩卷坐相妨飛書答客慙劉穆置驛迎賓  
笑鄭莊筋骨便加新檢束心情暫戢舊飛揚何時襍被歸休去一  
壑栖遲興味長

四

好友閒亭一命觴任他文字且堆床牕穿竹影琴書靜几拂爐烟

笑語香鞭扑稍停親酒盞簿書纔罷說文章勞薪役役殊堪笑何  
日林泉共徜徉

游大寧寺二首

前人

乘閒偶過贊公房蔬笋開筵七筋香雲水幾多依法座是非終不  
到禪床幾年瓢笠同行脚此日身心已坐忘解組投林應不遠願  
拋詩酒事空王

簿書坐困倍無聊曳杖尋詩興亦饒陶令虎溪同慧遠坡公龍井  
訪參寥塵中汨沒埋真性世外宗盟久定交安得袈裟十笏地間  
從支遁注逍遙

登彌陀寺大士閣遇雨

清 黃洪憲 翰林院編修秀水人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九

飛閣鬱崔巍山靈屬鼻開中天懸畫剎下界隱輕雷法雨三花潤  
松風萬壑哀招尋殊不厭其奈簡書催

寄懷胡都諫

清 張應徵 州人

燕許聲華重東山暫臥雲文章開秀脉桑梓襲清芬愧我飄零久  
思君道義殷何時親誨塵把酒話離羣

守牖清源驛凡五日不得渡

清 朱彝尊

清源驛路接幽燕日日沙頭但繫船五兩南風空自好無由吹送  
衛河邊

臨清州大寧寺

前人

西北浮雲過雨晴香臺落日散高城遠烟歸鳥忽雙下法鼓空林

時一鳴江海幾人懸夢寐詩書無地問柴荆勞生擾擾成何事目  
極關山萬里情

題無爲觀

乾隆三十六年  
南巡回鑾作

清高宗

峭岸湧仙宮香花奉祀崇茅家紀兄弟上帝署三公神沛安瀾福  
人叨利濟功無爲翹舜治有述勉微躬

觀舊址在東河底  
今爲公共體育場

臨清歎

乾隆三十九年

前人

臨清傍運河富庶甲齊郡一旦遭賊燹遂致不可問白蓮教始徐  
鴻儒百餘年未盡根株王倫倡亂壽張縣逆黨蟻聚起一呼蔓延  
三縣受其害戕吏劫庫毆無辜遂據臨清作巢穴三犯新城未遂

謀

叶 賊據臨清舊城爲巢穴幾半月餘二次犯臨清新城城中文武守禦  
極嚴殲賊甚衆賊不得逞

爰發京兵速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

勦滅重臣經事資嘉謨

山東緣營兵懦怯無用知其未能勦賊特簡健銳火器營兵一  
千令額駙拉旺多爾濟等帶往又掄東三省善射五十人馳赴

之並遣大學士舒赫德先期往董軍務京兵甫至臨清賊已有聞風奔竄者經  
春寧音濟圖邀擊盡殲之八旗勁旅固勇銳無前亦深藉舒赫德調度之力

四面會合同

日進遊魂釜底奚逃誅而何逆賊竟抗拒無已火攻下策圖

舒赫德  
由德州

進兵攻其東北徐績自東昌一路進兵攻其東南慮徐績不習兵別遣阿思哈率京兵二百往會  
之周元理遣直隸總兵副將領兵攻其西北何燭遣河南總兵攻其西南逆賊四面受圍伏匿舊  
城不敢出而其地街巷狹隘屋宇稠密官兵  
難以施展舒赫德不得已因用火攻之策

既翦羽翼彼力盡翻自舉火燔其

軀蔽事迅惟經六日

自圍攻舊城以後每日俱有斬獲賊黨以次殲殪要犯悉就擒惟  
首犯王倫自揣罪重在樓縱火自焚按驗得實蓋進兵凡六日而

事蔽使非京兵之  
力安能神速若此

趙彥廿載何延紆

明季徐鴻儒倡白蓮教擾山東前後  
凡二十年始經巡撫趙彥討平之

賊蹂躪官

軍攻富庶之地焦土空賑蠲招集勅大吏午夜猶痛愚民窮玉石

俱焚固爾自取

舊城居民亦有被脅從賊者先期諭令投歸即免罪乃招之不出兵  
至豈能復分殺戮過多固所不忍然由若輩自取亦無可如何耳

雖

然吾惟引咎責吾躬

臨清歌

乾隆四十年

前人

御舟經臨清因作臨清歌邇曾金川擬准蔡勦剷奚數上聲斯么麼

兩金川以服屬土司敢於負恩抗拒削除本非奇績是以近作告成太學碑文比之唐時討平淮蔡而已若王倫係內地奸民以邪教惑民作亂發兵勦滅不過如尋常擒捕盜賊更不足比數也

獨惜閭閻遭燹亂誠有劫數難容過

逆匪倡立邪教以避劫數為詞煽惑愚眾良民為賊戕害及逆黨就殲伏誅者幾以

萬計是則此一方之劫而非若逆匪所云也

賑災無待主爵尉饑困原異潢池戈

王倫滋擾時或有言災民因饑餓所迫而

亂者給事中李漱芳至形之章奏恐地方官果有其事因命大學士舒赫德於督兵之便細加訪察乃據實奏聞以壽張堂邑陽穀等縣是年收成俱稔賊所至並未搶劫倉穀其非饑民可知王倫等

實因邪教糾眾不法無識喜事之徒妄言惑聽固不足信耳

縣令失察更未密一死稍得贖愆差

壽張令沈齊義於王

倫等倡立邪教未能早為察知擒治及聞其事乃於大堂僉差往捕而胥役入教者多遂至漏洩生變事機不密自貽之戚使其尚在當律以不職失城之罪因已罵賊遇害特宥其過而仍予之卹

然猶賜卹寧從厚謂烈則可忠則那

沈齊義債贖失城為賊所害止可謂之烈而不得謂之忠其女二姑於其父喪歸籍時投

縊以殉亦止可謂之死義而不得謂之孝蓋聖人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未聞教子女以殉父母為孝也昨浙撫三寶請旌章中乃謂忠孝聚於一家措詞失實矣因降旨宣諭勅部以全家殉難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一

例旌

突如其來據要地新城終未失嵯峨

賊匪佔據臨清舊城復遣其黨於初七至十三連日攻犯新城之西南二

門副將葉信彖將烏大經署知州秦震鈞嬰城固守百計抵禦發鎗砲殲賊甚多賊不得逞十九日賊復以火藥實車擁至欲焚燬闔扉城上偵知之擲石礙其車輪以火箭射其車藥燃賊反自焚斃

多人自是不敢復窺新城矣

禮不下庶避則可頗有明禮者弗磨文武諸吏及士庶

盡節弗屈原堪嘉莠民翦滅示國法良民旌卹恩加宜叶綠旗怯

懦豈足恃八旗選銳無須多

因綠旗兵怯懦無能特選派健銳火器兩營滿洲兵一千名馳赴山東勦捕眾即就翦滅至逆匪初起侵擾

諸縣時官民為賊所害者文職除沈齊義外則有署堂邑知縣陳枚及其弟武舉陳元樑陽穀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及其姪方義堂邑訓導吳璫及其姪吳文秀僕王忠武職則有署壽張遊擊趕

福莘縣把總楊兆立堂邑把總楊兆相襄城外委把總崔吉士又普洱總兵薩靈阿之妻時儼居臨清亦罵賊被殺壽張訓導李昂妻戚氏聞賊至自經其士民則壽張生員王鳴岡武生王廷柱臨清

生員王政臨清州民黑耿光馬體恭馬體乾皆為賊害臨清生員李日孜監生胡適抃及妻劉氏州民趙金堦皆自縊死並勅部如例旌卹

重臣習事命經理

夾河佈置為周遮

巡撫徐績等皆非練習軍務之人措置不能得要以大學士舒赫德曾經西師之役嫻於用兵即命至山東督率調度進勦並命額駙拉旺多

爾濟都御史阿思哈同行舒赫德至德州調集各處兵馬京兵一到即令阿思哈分領眾兵往會徐績等至臨清由南路進攻舒赫德拉旺多爾濟等統領京兵由東面進攻復派侍衛春寧率東三省

善射手五十人亦至並命直隸總督周元理統兵由故城一路協剿并於威縣平鄉分兵堵禦河南巡撫何焜在邱縣館陶一路統兵防守楊景素時為直隸布政使駐兵河西因以拆橋事委之并二日夜半楊景素瑪爾清阿率兵攻賊浮橋射殲燃礮之賊兵丁穆維踴上賊舟奪礮斷橋索勁兵數十人繼之擲炬焚橋艦頃刻而燼殲賊數百賊遂不得西逸并三日京兵全至臨清於舊城四面環困賊窘迫率一二十人至塔灣復經春寧音濟圖等射賊五六百逆匪等復遁回舊城其餘竄逸之賊追殺迨盡賊有潛泅欲渡河者悉為楊景素一路之兵射擊無遺越數日 卽勦平錄其功績因擢楊景素為山東巡撫瑪爾清阿為兗州總兵穆維賞巴圖魯

滋事一月平六日 王倫自八月并

八日起事至九月并九日渠魁自焚黨羽悉就擒獲檻解誅磔統計僅一月而八旗兵合勦自九月并四至并九計凡六日而平以視明白蓮教徐鴻儒等擾亂山東二十年始經巡撫趙彥討平其遲速不啻

百十倍 趙彥廿載猶延俄策馬歷歷情形閱萬姓安堵迎肩摩徒觀

鋪戶復如昔是因三倍商賈羅 臨清舊城為商賈聚集之所市廛密比賊殘破後近已修理漸復舊觀 汪家大

宅付灰燼首逆以此為巢窠此或居官欠良報其後有識恩早加

王倫至臨清佔居原任河南巡撫汪灝舊宅其曾孫汪繼烈等預挈家徙避官兵至賊放火自焚意汪灝為巡撫時必有歛賄自肥之事故其居不能遺之曾元世守然使汪繼烈若明於大義當避賊外出時先焚其室令賊無所棲事後上聞必嘉憫厚賜而錄用之茲雖無從賊之罪而室成灰燼賞亦無可施惜乎其智不及此也 率亦置之弗深咎大

###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一

義詎必常人訶舟經因作臨清歌奚以致此慙如何

以上二詩誇張侈汰情見乎詞而對於汪氏論尤深刻惟以其頗可證史姑存之

### 雙檜歌

清田雯 州人

清涼破寺古佛國中有雙檜幽可探癸酉九月廿六日厭次老子來城南初出城門霜信冷沙土數尺堆峯嵐忽聞午鐘蒲牢吼山門赤腳頭陀參維摩庭院十笏地獅子倒坐羅什憨亭亭二本東西立西者兌女東震男秦灰漢壘幾千載鐵皮虬幹何耿耿一如支祁鎖波底太陰黑入蛟龍潭一如晉鄙遭朱亥右肩偏袒毛穆一則根生醜婦癭一則枝縮甕繭蠶雷雨垂空巖磧走脂澤伏

窟豨苓甘夕春在瓦西風起鈴鐸乍響天蔚藍須臾淮陰拔趙幟  
井陘戰士旌旗酣又如蚩尤排奇陣鬼兵十萬橫長鎗下有艾納  
大如掌石床花掃飛鉢曇四溟山人何爲者詩篇曾不一咀含我  
今留連不肯去韋偃莫繪心饒貪安得移番山薑屋兩手一日摩  
拏三乾竺先生視之笑捫蝨且與殘僧談暮歸烏尾訛樓角寒廳  
彌勒眠同龕

臨清夜雨

清 姚 鼐 桐城人

昔挂輕帆濟江澤載酒同舟盡佳客兩岸秋聲楓葉青半夜月明  
江水白飄零朋舊感平生搖落關河復今夕漳水東流汶水清寒  
雨孤篷百憂積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三

泊臨清漳口

前人

泊舟寒渚對徘徊岸木蒼蒼水鏡開滄海霧搖孤月上青天影合  
二流來平生苦憶清江棹深夜休嫌濁酒盃明發風帆好停處拂  
衣先上魯連臺

漳河懷古

清 馬世驥 州人

三臺鼎迹聳臨漳王氣千年尙崛強疑塚難淹塵骨臭沈巫久膾  
令名香北燕霸業空流水後趙雄圖只夕陽惟有雙河猶帶繞秋  
風禾黍憶蒼涼

賊至臨清

清 馬振文 清平進士

蕭條寒食節玄鳥未歸來

辛亥燕至十月不歸多凍死林木間  
今歲三月未來知禽鳥得氣之先也

羽檄馳如箭

鼓鼙鳴似雷揮戈名將勇飛礮敵樓摧

三月五日賊用地雷攻陷甕城武副將殿魁拒缺口力戰城守復完獨

有先幾哲全身駕早回

崇藩司由北門斬關走夏津

援兵至

前人

兵賊渾難辨紛紛徧四鄉登門呼酒食入室劫囊箱開府威先振

驕軍氣不揚

初五日善將軍至兵沿路劫掠營城北鄰村皆被其害初六日張撫軍至擒獲即行正法善兵稍戢

閭閻安堵慶名已

挂彈章

初八日勝大臣至為殺兵事撫軍遂被奏參

張撫軍破賊營

前人

死力憑兵勇

毛寄雲御史奏張亮基能得兵勇死力

喧呼破賊營凱聽連日奏路啟一條

生

賊圍城南東西三面勝善營城北張撫破東北三賊營城陷時民始有可逃之路

爭鬪開渾濬危機動信平微勞屢

聖念科罪尚從輕

上諭據勝保奏參張亮基前奏連破賊營毫無影響罔上冒功姑念前在湖南著有微勞著即革職來京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四

張撫軍革職

前人

星夜詔書馳兵符遽奪時役戈諸將泣

旨下兵勇皆哭

望歲萬民悲槩戟

何能挽金湯竟不支

是夜城即陷

安危爭反手誰達

九重知

賊陷臨清

前人

夜半響胡笳城南逆匪遮四川來有勇萬姓走無家

勝大臣撥川勇四百入城防守每與

賊作鄉談是夜倒戈人疑賊已登城倉皇四竄城遂陷

司牧身投井

張牧積功

將軍血染沙

武副將殿魁臨清協二慶鄉勇守備職魏明皆

難 殉 前宵凶讖現妖暈似蒸霞

賊營每夜火光燭天前數夜火光中有紅團如日識者曰此名血暈見者城必陷至此果驗

姜孝廉廉石闔室自焚

前人

保障資名士團營畫策曾鬚眉明霽月志節凜寒冰一脈書香衍

孝廉姪十餘歲被掠去賊南竄時逃歸

全家義烈稱

母太孺人妻子姪宗岱宗嶽全家自焚

祠堂樽酒奠涕泗欲沾

膺

殉難紳民

前人

欲避何從避城高密似函虎狼三面入管鑰北門嚴

大營駐城北故北門可啓城陷民欲

出守門官不許開人擁擠甕城中賊用火筒噴燒皆攢立而死

火烈頭皆爛聲吞口盡緘長眠人尙痛骨立

悵巖巖

寇退

廿六日

前人

高壘何須戰飢鷹飽自颺奏稱收復速守笑鬼神忙

賊將各廟神像置城堞間望之如人

守城者然

萬戶焚皆盡三軍喜欲狂撥尸搜屋底徧發窖中藏

檢瘞難民

前人

塹城忠骨滿慶壽大營開共上岡陵祝誰聞哭泣哀革憐屍莫裹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五

瘞待牧新來

署牧崇至始在城外分男女兩處瘞埋共二十七萬人

勤恤傳修醮恩恩罷宴纔

按注中二十七萬人之說似太過或係傳聞失實

卽事

前人

鬱鬱心中事悠悠局外身剝膚桑梓近覲面見聞眞天地兵戈滿

江山戰血新削平欣北土報捷望江濱

時逆匪洪秀泉據南京分擾三江兩湖等處

公憤詩

并引

王霈 州人

蓋聞伏處橫議國體未免有傷而不平則鳴輿論不無至是臨清

於甲寅三月粵匪竄入屠城之慘幾不忍言居士憫焉倣古人離

合字體作詩十首以驛梅驚別意堤柳暗離愁十字作離合以誌

慨云

馬革裹屍氣凜森

巡撫張亮基矢死報國

四鄉土寇立剗心

撫台到處獲土寇劫人者剗心示眾四境

為之肅然

幸聞快事桓侯到驛使胡傳蕙謗深

為勝帥劾奏革職去兵民皆哭賊聞

之遙

賀焉

木偶尸居兩不前

勝帥與善將軍雖擁大兵與張撫台有隙故皆觀望

人皆眦裂心如煎母難顧子

夫拋婦梅正紅時叫杜鵑

苟免魚殃出北門

藩台崇恩入城護理及初五日賊烘陷南門崇懼禍自北門逃出

文人羞見此君存馬前

苦諫何能止

崇出城時城中紳士叩馬諫曰大人一出城中人慌矣崇揮之不顧而去

驚煞城中萬口喧

時幸有都司武殿魁率士

人魏銘且戰且杜城少完賊不敢近城中稍安魏銘卒中砲死

口稱川勇智欺愚

城未失時有川勇四百人實賊之偵也勝帥收之獲勝仗遂不疑使入城守護

力拒無如勢太孤

武都

司誓守危城欲拒川勇畏勝不果

刀柄授人渾不覺別無護守一城屠

川勇與賊通射書答話顯然可疑至十五夜聞

###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六

銅炮聲川勇先自內殺人城中亂賊乃立雲梯上城城陷

立起高竿燈掛紅

初勝帥與城中約急甚即掛紅燈為號可以赴援

日沉夜黑地雷烘

十五夜賊於城西南用地雷炮

烘陷城一角因內應蟻附而入

心甘水火屍相藉

此時城中自焚溺者不知幾萬人

意不猶人壯士窮

城中官弁多盡

節者矣武都司猶跨馬舞刀殺賊為炮擊墜馬於東門街賊瓜分之

土豪冒死勝官兵

二十五夜賊遁兵不敢入土匪紛紛闖入搶掠

日出猶呼作賊聲

至天明土豪猶作賊號崇大人

駭甚使人探之

雅量大人戒囂甚

及崇知賊去已久城中皆土匪詐稱歸家人崇不理但戒勿囂

堤邊捆載看他行

土匪

搶掠者不下十萬累載緣堤而去崇不禁

木炭土灰到處攢夕陽返照轉心寒耳邊似聽千魂泣柳外風涼

碧血乾

是時城中骸骨狼藉不堪入目

日間掩骼已堪哀

時署理本州崇亮覓人掩骸成塚十餘所

立盡夕陽哀又來

時城內殘傷人及鰥寡孤獨舊無所者哭

聲彌天  
藉道  
旁

音斷聲淒何處去暗中白骨無人埋

凡壓於覆屋下掩於敗草間及無人認取者時或露出狼

凶氣傷殘萬命亡內關中冓何堪詳

城中婦女有義不受污者賊殺之尤慘其狀百怪多不忍言者

佳人屍

碎不須惜離却污塵骨定香

禾黍油油滿目悲火焚水溺兩無知心傷聊作芻蕘語愁絕西風

採者誰

柏台獄問友

時中丞徐曉山待罪刑部

萬事雲烟了不驚只憑神聖鑒孤誠南天明月搔頭問北地涼風  
透骨生歲經秋老松猶茂候到春來木向榮聞說勤求謝詩客高  
山仰止劇多情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七

歲月如梭感此生流離猶憶寄清平

宋逆之亂寄龐莊

全憑蒼草占休咎半

謝荆花老弟兄

前年五世兄不祿

自古死生天有命於今禍福孰能評白頭

故友殷殷問蛛喜可曾報脊鴿

潤翁有片問今消息如何

和王痴雲

徐延旭

盥吟佳什喜還驚患難垂憐見至誠迴憶當年同請業

同出張廉泉夫子門下

翻疑陳迹似前生此身只可談心性世事何從問萎榮落落舊交

星欲曉屋梁月色不勝情

生平契友老兄之外如晨星矣

一戰陳濤孰有生撫衷焉敢不心平每因名句懷前哲

夙欲重刻四溟山人詩苦無善

本此志恐難遂矣

惟有真情屬老兄刑賞須知皆國惠是非且自聽人評屢

勞賜教歧黃手原上何堪賦脊鴿

留別州人詩四首

繆潤黻 知州

謬領雄州倏半年經春揮手悵啼鶻化民遠愧韓延壽蹈海終思  
魯仲連爭笑宦場收冷局孰匡王室著先鞭蘭蓀獨有靈均感斜  
倚危樓更問天

龍蛇起陸裂山河大局更新倡共和論世已形皇極墜談兵翻怪  
將才多全歸天命遷周鼎竟解人心唱楚歌總抱愚衷葵向日權  
輕其奈一州何

驀傳朝局換滄桑到眼旗先五色揚棋亂中原誰定國鐘敲殘漏  
劇思鄉習勤罷運陶公甓遺愛慚無召伯棠臨別贈言憑肺腑不  
辭陳腐說綱常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八

情殷祖帳送歸輪辭別沙邱倍愴神慷慨壯懷虛報國是非公論  
且憑人行看地盡淪三輔不信天真墮五倫楊柳依依今去也忍  
拋名教對斯民

庚申舊稿 并序

陳恩普 悅霖  
邑人

臨清爲山左災區第一去冬之寒侵飢迫鴻嗷慘已難聞今  
春更力竭聲嘶蟻命亟於求救愧無彩筆繪作流民一圖爰  
就真情謔成俚歌數闕卽希 諸大慈善家垂鑒民國十年

二月

臨民苦

臨民苦四野荒荒惟赤土記從去秋七月數到今中秋始得雨中

間枯旱逾一年無麥無禾咸石田漫言麥禾迹如掃滌滌川原無  
青草草芽菜根無處尋流亡頓仆何爲心嗚呼臨民苦苦難訴四  
顧蹙蹙絕生路

### 虎疫猛

虎疫猛病者旋死時難永初作嘔瀉手脚冷繼縮筋節昏弗省都  
緣亢旱氣不和降此大戾人死多男婦岌岌不自保飢死病死爭  
遲早君不聞處處有哭聲又不見村村多新塋嗚呼虎疫猛難  
當斯人何辜恨蒼蒼

### 糧價昂

糧價昂粗糲計升論銀洋鵠面男子手提囊入市問價空彷徨連

##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九

朝比舍斷炊烟傭力無門那得錢典衣質鋤換錢少酸辛不獲謀  
一飽聞說官家辦平糶出令減價相號召價昂從減減幾何無錢  
枉如屠門過嗚呼糧價昂昂稀有苦生不如死速朽

### 牛市慘

牛市慘人畜雜沓難入覽脊骨交摩繩慵擊共道無芻供健嗽去  
年一牛價百千祇今難換斗粟錢賤售其奈無人買忍恨專待屠  
人解街上牛肉賤如泥隴頭罕見蹊田蹄嗚呼牛市慘慘如噎明  
春却慮牛種絕

### 戒寒惱

戒寒惱瑟瑟西風作冷早豈無敝袴與絮襖易錢療饑過年了今

年大旱棉不收織紉安出動秋愁秋已生愁况禦冬更兼無食空  
捫胸無食餓死凍亦死天心不仁胡至此嗚呼戒寒惱惱煞人風  
雨到處聞嘖呻

棄兒悲

棄兒悲黃面婆子淚雙垂欲行不行將何爲抱兒却立河之湄喃  
喃有語聽不真似聞兒胡出母身母爲饑驅慮兒累逝將兒付北  
流水擲兒入水人愕呼兒哭一聲心如屠傷心回走不反顧我見  
驚怛不能步嗚呼棄兒悲悲莫名有兒休向荒年生

辛酉續述

前人

新春嘆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三十

新春嘆餓腸煎煎日漫漫青黃不接昔足患况值凶荒糧久斷年  
前已嗟羅掘窮年來更愁憑藉空雖有潤苗雨如酥麥熟須待五  
月初七日不食人將死春長何餽能忍此嗚呼新春嘆嘆奈何餓  
殍算比去年多

毀屋愁

毀屋愁糧盡柴絕將何求上年草梗不獲收伐木掃葉供灶頭今  
炊無穀伐無木家家束手空仰屋屋材換錢草作薪到處徧是拆  
屋人撤椽拆瓦恨無聲一聲一淚難爲情嗚呼毀屋愁愁欲絕灶  
下烟是心頭血

覓死哀

覓死哀窮人生命賤草萊枯飢終入死路來何如引決早自裁逼  
人更有妻小累不樂爲人甘爲鬼飲鳩投縲袂蒙面人世苦境不  
忍見嗚呼覓死哀哀何深餓魂煩冤晝沈沈

乞助吟

乞助吟不計工拙寫哀音慘情苦况難具論粗述冀動善人心人  
同此心同好善衆善合力拯災患天災之弭賴人事飢黎齊拜仁  
人賜嗚呼乞助吟吟聲苦爲山切盼集簣土

和龍道中有感

民國六年秋

吳繼高

筱亭邑人

一誤圖們約韓氓越壑來臨流千頃稻

該縣荒地韓人多開成稻田

問是爲誰

開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一

鷹鷗毆鳥雀食果我林中休欲揮之去禽人勢正雄

衣冠非我類反奪主人翁

縣境韓民居百分之九十五華民居者多避之去

漫詡能柔遠何年定

武功

謝友人賀生子

民國七年冬

老朽忽生子視同掌上珠知交聞之喜兼贈錦衣襦又兼贈儲券  
云資兒買書雅意方山重感愧滋藐軀半生理刑簿冤獄敢言無  
善因未廣種安望顯門閭撫此呱呱者幹蠱猶自謀顧兒在襁褓  
返影已桑榆深恐誨日短來者今不如

重九日登千佛山

吳桂華

秋輝邑人

石徑苔濃霜氣深連峯樓閣晝陰陰去帆影重天沉水落葉聲多

風滿林萬疊雲山迷望眼十年湖海失初心當筵擬泛茱萸酒近  
爲傷秋恐不禁  
五年踪跡託湖山節序催人暫閒一任飄零到琴劍惟餘蕭瑟  
對江關風塵滿地幾回首菊酒盈樽一破顏剩有依劉老王粲夕  
陽閒話鬢毛斑

答王鏡如

身名已似退堂僧事業還如鑽紙蠅末俗頻驚窮有鬼長貧始覺  
客無能田園徒羨陶彭澤豚犬全虛劉景升慚愧故人相問訊江  
關蕭瑟不堪勝

寄張茂叔

一字  
怡白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一

滄海橫流少定居故人消息更何如南州徐孺猶懸榻東上任安  
未報書世事薈騰蕉覆鹿客途冷落釜生魚鵲華山色晴如黛苦  
憶從君跨蹇驢

霜下高城木葉飛蒼葭白露晚依依風塵滿地新愁集猿鶴空山  
舊夢非佛慧雨餘晴翠遠明湖花落酒船稀黃公壚下經行處日  
暮無人獨自歸

無復狂歌對酒卮閉門高臥動經時馮驩老去猶彈鋏陶令飢來  
每賦詩醉飽因人東郭祭友朋勸我北山移何當薄具買山價共  
向城西把釣絲

與單警齋夜飲

殘雪堆堦庭戶幽猩紅不上珊瑚鈎烏巢倒地月入樹蠟炬迴光  
風滿樓故山邱壑怨猿鶴詩人閭舍森松楸有酒如此不爲樂坐  
看河漢西北流

卽事

雨過虛堂夜氣清高燒椽燭坐深更十年湖海餘霜鬢半世胸懷  
付酒鐺名士生涯原畫餅美人顏色正傾城天涯一樣同淪落淒  
絕琵琶江上聲

無題

琴劍飄零事事非齊門旅食意多違英雄失路憐紅袖塵土頻年  
點素衣夜雨虛堂人老大春風禪榻夢依稀傷心莫問東陽沈消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三十二

瘦年來減帶圍

過信陵君廟

斯人不可作吾意更何之千載夷門道徒令過客悲陰風吹總帳  
落日滿靈旗有客方屠狗年來鬢欲絲

感舊

曲水亭水春始波粧樓臨水高峨峨美人微醉朱顏酡將留若分  
行復歌先爲房露後陽阿八琅琤琤雜雲和頭上三雀金盤陀腰  
間珊瑚間木難回眸一笑雙紅渦酒酣更勸金叵羅三年雨雪阻  
關河欲往從之愁鼃鼃荆棘薊北埋銅駝麥飯蕪羹寒滹沱羣龍  
擾擾生瑯戈側身東望烟塵多一身飄轉蓬離科風霜中人雙鬢

皤無復走馬臙脂坡那更重看阿舞婆時來銅狄感摩挲舊夢過  
眼如南柯坐看秋綠換雙蛾男兒刺促將如何

送陳德覽之章邱

高堂日暮風蕭騷蠟炬搖光上錦袍魯酒停斟趙瑟罷驪唱一聲  
山月高陳侯別我有所適欲行不行色鬱陶自言少小棄鄉井提  
挈奔走窮招邀秃筆難耕字難賁飢寒未免空啼號家貧未敢置  
中饋晨夕井臼常親操去歲雙親相繼逝終天未報徒號咷逝將  
舍此適樂土飢驅敢憚風塵勞傳聞道路正梗塞出沒羣盜如牛  
毛白晝劫截不可說徒見白骨纏蓬蒿我聞此言長歎息我今與  
君寧殊曹人生大地若春夢苑枯榮悴隨所遭清貧濁富各有得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四

天厄我輩詎能逃方今朝廷正多故四門大闢徵賢豪男兒要有  
四海志安能戢影埋林臯吉人自古有天相忠信具足涉波濤狂  
歌一曲贈吾子臨行權當呂虔刀

濟南春咏

菩薩蠻  
六闕

濟南二月春光動  
皤皤羯鼓東西弄  
不用苦相催  
故園花正開  
昨宵風雨急  
夢見殘紅泣  
曉起捲簾看  
苔痕過石闌  
年年作客齊門下  
催人歲月無寬假  
明日又清明  
春寒花滿城  
枝頭聞杜宇  
語語催歸去  
豈是不思歸  
懷歸願屢違  
南山一抹青  
無賴當窗日日橫  
眉黛遠樣學文君  
相如不救貧  
春衣行典盡  
故態何須哂  
濁酒尙堪賒  
提壺過別家

明湖灩灩春波綠蘆芽荻荀森寒玉三兩釣魚娃臨流戲落花  
白鷗時出浴宛轉偎隄曲歸路晚烟昏漁歌出遠村  
東郊一雨紅酣透香車寶馬爭馳驟組轡紫絲鞭珠簾白玉錢  
衣鶉兼馬狗落落誰吾偶且上最高峯題詩寄蟄龍  
頭顱佗倅遽如許長歌白日空淒楚書劍兩無成飄零負此生  
酒酣時斫地鬱鬱寧居此翹首望乾坤神京烟霧昏

題彈鋏客吟稿 念奴嬌

漁洋老去問而今誰是騷壇詩伯長鋏歸來白日暮彈遍歷風華  
月三疊陽關一聲河滿嘔盡心頭血稷門秋老星星暗數華髮  
那更湖海飄零依人碌碌老作朱門客壘塊填胸澆不盡化作墨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五

痕狼藉蕭瑟蘭成清狂杜牧身世同淒絕酒闌長嘯唾壺擊處成  
缺

秋日同張怡白遊大明湖放歌 附作者  
自跋

（新水令）秋來風雨太飄蕭倚蘇門一聲長嘯風塵餘我輩湖  
海笑吾曹梗泛萍飄莽流光不管斯人老

（駐馬聽）一領青袍萬里他鄉途路遙半生皂帽十年人海信  
音勞窮途吹斷子胥簫當筵搥遍漁陽操（去聲卽摻字）空自  
悼出門漫向長安笑

（沉醉東風）臥荆棘銅駝霧倒鎖莓苔金甲煙拋弔遼東城郭  
非哀直北朝廷小弄潢池羣盜如毛待哺哀鴻遍四郊更何處可

安耕釣

（折桂令）再休說仕路清高羊質蒙皮麟植當朝焦也麼焦黃  
金夜進紫綬當朝刀筆吏七葉蟬貂入貲郎終身廊廟戶集苴苞  
室集陽鱗行新法校尉摸金假天威節使徵牢

（沽美酒）一任你鳳麟姿虎豹韜總寥落等懸匏臣朔長饑侏  
儒飽看茫茫天道且分付酒千瓢

（太平令）况對着這蓮子湖綠水滔滔更南山晴翠苔蕘又何  
湏玉管檀槽好安排舫船酒棹搜羅些野蔬山肴隨意兒充庖只  
安得醉中山千年一覺

（離亭宴帶歇拍煞）俺曾向詩書堆裏恣尋討燈雞壇畔蜚聲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六

藻又誰知歲月空消眼看着髀肉生眼看着鬚眉變眼看着容顏  
槁齊門鼓瑟羞郢市知音少誰省識傷心懷抱這秋娘墓鎖寒烟  
檻泉亭堆瓦礫白雪樓埋荒草功名嶺上雲富貴波間泡更說甚  
迷邦懷寶有多少莽男兒向西風哭不了

此余二十年前作也時方在日俄戰後故有弔遼東云云拙作  
向不留稿此事久忽忽忘之故後來諸友多不及見年前理舊  
書忽於無意中檢得則怡白下世已數年矣余與怡白同里年  
相若少日皆好南北詞每相逢輒以背誦曲詞爲樂舉凡西廂  
琵琶臨川四夢粲花五種以及清代之桃花扇長生殿等凡其

辭藻馨逸篇章整飭者類能上口

圓海笠翁尖新寡味西堂於此道雅非所長特偶游戲及之鉛山清穩恰稱其人然

亦乏天然韻致  
故可取者甚鮮

此唱彼和致足樂也後怡白既淪爲政客余亦以老境頽唐無復少年意緒相見之時常甚少見不復及此洎余遊京師還怡白墓已宿草矣欲復昔日之樂烏可得哉烏可得哉每披此稿猶神往於當日湖中唱和時也

丙寅七巧後三日佗僚生漫誌

稷下

張樹德 怡白邑人

稷下城西路孤游每夜還寒星深在水宿霧靜沈山燈火見高閣  
嚴更報近關應知車馬客未解此心閑

感懷

甲寅  
七月

前 人

少有干時策凌雲意氣殊乾坤經戰伐霜雪上頭顱冉冉青春擲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七

堂堂白日徂淹留竟何事腸斷夜啼烏

其二

莽盪風塵色蕭條天地秋笙歌仍上國烽火動西歐身世終何極  
玄黃戰未休朝來薄酒熟持散杞人憂

客談京國近事追念昔游悵然有作 前 人

不作幽燕客於今幾度春未拋新白紵猶染舊緇塵暫話滄桑劫  
仍聞步玉新長安行樂處觸緒一愴神

秋夜游公園卽目

前 人

名園過雨秋氣生銀河倒瀉雙星明故鄉千里夢斷絕戍樓三弄  
風淒清菰蒲葉戰驟疑雨荷蓋露翻時有聲如此良宵不一醉從

教隄駛先秋鳴

鄉信

前人

鄉信近來少相思幾處同歸心在何許碁枰月明中

清平樂

前人

嫩寒輕暖莫問春深淺芳草無情人意懶惆悵謝家池館 淡

黃楊柳藏鴉踏青有約鄰家苦憶故園風物小樓春雨杏花

春草 二首

孫百福 介卿 邑人

明湖側畔短橋西曾閱胡兒萬馬蹄踐踏經年留舊迹勾萌遇雨  
長新萸平原似綉青初徧匝地成茵綠漸齊如此風光須愛惜暮  
春三月正鶯啼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八

采蘩流苻盡迂疏鬪草新翻仕女圖觀水相邀貽芍藥上山爭唱  
采蘼蕪都因風向隨時變終信天涯何處無蓬在麻中當自直園  
丁着意好將扶

老漁爲杜麗雲徵詩感賦

法曲記從天上聞明湖春老又逢君河山破碎無人管空巷爭看

杜麗雲

無計消愁且聽歌歌闌人散奈愁何向卿乞借芙蓉劍 麗雲善舞劍見其演芙蓉劍一

劇英氣 偏人 斬盡鯨鯢海不波

寄懷關外友人

銅駝荆棘事堪悲太息山河舉目非雞微肋官何足戀爲君遠道

寄當歸

杖頭羞澁阮囊錢壓綫年年亦可憐  
留得後凋松柏在苦撐風雪  
度寒天

暮春遊河北公園和裴蓮西

張樹梅 仲修  
邑人

桃源洞口問前津喜我重來景物新  
紅雨漫天春似夢綠雲鋪地  
草如茵相逢鶯燕携情侶無恙溪山識故人  
我亦倦遊君已老未  
堪鞅掌尙風塵

從某軍北征次古城

古城西繞衛流斜細柳營深是漢家  
鶴陣春開千帳曉繡旗朝捲  
萬重霞風雲軼宕軍初動刁斗森嚴令不譁  
痛飲黃龍知有日刀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二十九

環高唱靖胡沙

送友人從軍

四野蕭條戰壘多列營點點似星羅  
龍沙日落秋傳角虎帳雲封  
夜枕戈欲使國光昭日月好將鐵血鑄山河  
故人飽醮如椽筆揮  
斥豐碑紀凱謠

觀電影演十九路軍申江大戰

鄉國二月春將半友人邀我游影院  
月照街心夜如水衣香人影  
相歷亂到門如入陰山洞滿庭燈熄四圍暗  
劃然一線開曙光萬  
象空明當前現霍如后羿射九日十色錯  
落心目炫又如霓裳聚  
羣仙嫦娥夜開廣寒殿壯士美人各有態  
卓犖紆徐逞諸幻蜃樓

海市恣奇詭妙肖曾無毫髮憾空色縹緲嘆觀止忽然別幕開生  
面驚心駭目慘劇出重演當日申江戰繁華街市到眼新海上烟  
塵倉猝變虜騎憑陵挾雷霆商場紛擾人奔竄一軍蒼頭驚特起  
十九路軍臨陣線鐵甲橫衝肉雨飛炸彈擲空腥血濺硝烟迷漫  
日色昏陣雲不動天慘澹幾次肉搏決死生壁上諸侯皆駭汗十  
盪十決鋒鏑間民族精神光炎漢可憐江灣與吳淞須臾焦土成  
一片河山殘破劇堪悲况復東北先淪陷看罷歸來莫躊躇大塊  
從知鐵血換

重遊尙志堂

再到金泉舍重棲水上亭窗涵千里月池印一天星台榭非前度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

溪山依舊青樓空白雪盡何處弔滄溟

落葉

朗朗窗前月蕭蕭一夜雨詰朝捲簾看庭葉落如許

山海關

朔天雲物望中收萬里長城此盡頭飛閣平臨滄海日雄關高枕  
亂山秋南連烟月三千路西控燕雲十六州向晚悲笳驚四起平  
沙莽莽足邊愁

塞上 六言

絕塞霜風剖面祈連白日冰人沙場零星戰骨當年鐵血精神

宿北店

不盡飄流感蕭然岸柳疏星霜雙鬢改風雨一舟孤帆影依天盡  
河聲入夜粗故園秋色裏三徑就荒無

雨夜登青蓮閣

縹緲青蓮閣來登最上層秋宵孤館客疏雨萬家燈市近人聲沸  
身間酒興增漂零無限意幾度危闌憑

剪髮行

我髮多且長櫛沐生漆光裙屐何翩翩顧影少年郎惟我性疏懶  
任爾長蒼蒼不梳又不剔天麼恣猖狂荆棘盤頂際背上亦生芒  
滋蔓猶不已囚首色青黃自奉剪髮令不敢抗顏行匆匆呼待詔  
并刀出巾箱根本盡剷除免貽頭顱殃與君告離異持賣向市場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一

工人結作網運往大西洋長舶乘風破萬里海天雲水任翱翔歷  
盡倫頓巴黎各大埠氈包錦裏聲價昂歐西女兒競相買上綴寶  
珠下明璫紋理摩抄纖纖手從此又上美人粧跳舞場上遍踪跡  
時親芳澤口脂香較之伴我青氈日紅顏蓬首判行藏我今霜雪  
侵雨鬢幾回搔首痛肝腸嗚呼一髮盛衰猶如此何怪世人去就  
趨炎涼

自述

廿載萍蹤付逝波客中歲月半消磨身爲知己休輕許詩有微名  
不敢多寧有壯心激海宇未妨袖手看山河年來莫問終南徑片  
影江湖老笠蓑

哀流民

保陽城外草萋萋古壘蕭條烏夜啼  
河水尙冰猶度馬嚴關未曉  
已鳴鷄田園荒盡催科日鐵騎踏殘種  
麥畦鄭俠圖中渾未盡畿  
南到處有流棲

秋日偕友人登雲蘿山絕頂

日落偕登最上亭無邊風景接蒼冥  
雲開斜照千山紫天落平蕪  
萬里青滾滾黃流終古劫勞勞塵夢  
幾人醒與君一樣滄桑感聽  
罷悲詞淚也零

過娘子關

地分三晉此山川形勝屹然在眼前  
鐵軌遙連芳草路嶺雲橫亘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一  
夕陽天窮墟民困荒年賦廢壘兵耕  
戰後田况復北庭驚國難劫  
來戎馬更連年

衛濱晚眺

溪頭日日釣斜暉蘋蓼花開蟹子肥  
秋水長橋人倒影疎林黃葉  
雁孤飛無邊烟月前朝夢如此湖山  
舊景非一臥烟波歸去也宋  
家又恐稅蓑衣

水村卽景

幾行雲樹繞堤斜流水夕陽噪暮鴉  
落葉聲中看晚渡垂楊影裏  
繫漁槎蘆塘雨過花鋪絮水徑風來  
荻畫沙一幅烟江秋色好予  
懷渺渺在天涯

喜峰口聞捷

塞草經春塞馬肥  
平明鐵甲出重圍  
驚風掠地腥塵起  
烈彈擲空血雨飛  
四壁陣雲迷鐵嶺  
連朝殺氣逼金微  
羽書前路傳星火  
知是將軍破虜歸

哭柳純齋師

函丈春風憶稷門  
重來喬木已無存  
千秋遺愛留東魯  
萬卷藏書

痛九原

先生藏書甚多

自喜手栽三徑竹  
未堪宅對一家村

居宅與一家村相對生平引爲憾事於

今多少新桃李  
獨感當年雨露恩

題背面美人彈琵琶圖

千古琵琶曲潯陽  
夜月寒自憐傾國色  
不肯向人彈絕調  
知音少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二

低眉喚轉難偷將  
紅淚影脈脈寄毫端

秋日書懷

疏雨黃花節西風  
烏柏村故人千里隔  
零落共銷魂

聞變

秋盡長城路河山  
景日非中原方苦戰  
驕虜又雄飛  
殺氣三邊動殘兵  
萬馬歸南朝多猛將  
誰解熱河圍

元夕同馮鏡如登濟南城樓

故人邀我元夜游  
聯袂偕登西北樓  
憑高北望餘殺氣  
初春慘澹如深秋  
火樹枯死銀花絕  
明月空作金波流  
憶昔華燈亂星斗  
天教陸海通瀛洲  
美人艷妝驅香車  
少年徵逐簇錦裘  
明湖畫舫珠

箔捲萬家簫鼓夜未收於今繁華盡消歇勝游不堪數從頭鼙鼓  
震地笙詞休况復國難逼人愁滄桑歷劫河山碎王謝樓空燕子  
留城中詞舞醉承平城外風烟黯荒邱人生百年如夢寐何事名  
場走馬牛明年今夕復何處客蹤萍梗等浮鷗

漁翁

倦倚竹竿弄釣絲斜風細雨欲歸遲擁蓑一臥空江上滿目蘆花  
露下時

漫題

俯仰人間世酸醜我自知是非關勝敗好惡卽妍媸愛國翻多誤  
補天敢怨遲昂藏空七尺何處許驅馳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四

餞友北伐

射鵰原上塞雲秋幾度懽呼醉酒樓走馬金台尋舊侶相從喋血  
下燕州

送友人出塞從軍

自從招募戍樓蘭鐵嶺金州幾往還一戰成功封定遠春風突過  
雁門關

旅次憶兄

風吹朔雁不成羣骨肉東西幾度分滿目蕭條無限恨一天秋色  
淡於雲

出塞曲

黑水河邊雁幾行  
白登城上暮雲涼  
三秋草木凋零盡  
莽蕩平沙好戰場

嚴陵釣台

披裘人去釣台空  
渺渺烟波日向東  
遠寺鐘傳風定後  
空江人釣月明中  
許由潁水心何遠  
莊叟濠梁調未同  
浪跡乾坤應弔古  
不妨醉臥荻花叢

遊彌陀寺

張樹梅

無意尋幽勝  
叢林出目前  
寒花偏礙路  
疏柳不成煙  
香火前朝寺  
傳燈小劫年  
支公如可作  
呵壁問諸天

津樓夜雨

前人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五

舟泊汶河岸  
人登啓秀樓  
津關連夜雨  
燈火萬家秋  
落葉隨風下  
歸雲繞檻流  
故園桑土計  
况是未綢繆

塔岸鐘聲

前人

孤塔臨河岸  
崢嶸插碧天  
鴉歸紅樹外  
人語白雲邊  
帆影望中沒  
鐘聲暮後圓  
應知名利客  
到此欲棲禪

東郊孤松

前人

荒郊九月霜  
飛華蕭瑟木  
葉隕黃沙中  
有長松高百尺  
枝柯蜿蜒如龍蛇  
盤根錯節一千年  
落落得地長風烟  
菀枯不與凡卉並  
鬱然直上色參天  
巨材困輪稱傑構  
老幹叢條皆不朽  
後凋自具歲寒心  
非關雨露得天厚  
昔聞南林雙檜樹  
空有其名無尋處  
天寧

大刹有唐槐生意婆娑已非故惟此棄置古墓旁樵斧無傷鬼呵  
護我來撫樹發悲哦若有應者風生波故國喬木漂零多大廈將  
傾奈若何

遊柳樹園

前人

衛許秋深萬木凋柳園景物倍蕭條歸鴉影亂斜陽寺倦馬長嘶  
舊板橋濁浪拍天雲似幕迴風撼樹葉如潮我今不盡漂流感滿  
地秋魂未可招

弔城外萬人墳

前人

離離秋塚傍城斜白骨青燐亂似麻較獵場荒蛩弔月昭忠祠廢  
樹啼鴉妖灰未燼昆明劫折戟猶沈赤壁沙又是四郊多壘日不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六

堪重聽暮天笳

清真寺弔古

前人

五百年來建築功清真古寺舊知名雲移帆影依牆過日照樓台  
背水明蕃將擁旄傳魏博花門留騎說開平  
寺爲明常遇春所建  
爲回族來臨之始 蕭蕭  
蘆葦秋風裏猶似當年草木兵

天寧寺雙槐雙柏歌

王貴笙 清平人

城南有寺曰天寧殿後雙柏何青青一株直上千青冥勁節力抗  
風與霆一株微偃翠作屏似讓左者立亭亭怪哉二位蒼髯伯斌  
媚乃欲鬪尹邢將母雙樹容聽法虬枝西指驗馱經千年琥珀老  
出土其上菟絲下茯苓南林檎後此繼起虎賁尙有中郎型信知

神物必有偶尊，白斑駁間鼎，鋤兩槐體態尤奇絕。前後夾輔禪關，肩其一橫臥寺門外，護法不許俗人聽。慈航何須再，剗木得此枯槎足。揚舲孫枝三五尚鬱茂，將軍大樹已飄零。寺外之槐生意盡，寺內之槐覆廣庭。黑龍夭矯作怒勢，木魅山鬼皆潛形。蜿蜒直赴東北去，口渴急欲吸滄溟。幸有降龍羅漢在，不然破壁走不停。餘枝奮臂擎雲漢，開山氣勢蔑五丁。斷節流膏罷行雨，房寮處處聞涎腥。觀罷向僧致叮嚀，柏耶槐耶幾周星。僧陳梗概敞雲軒，近者元代遠，唐廷嗚呼散。木遭天刑獨此呵，護有神靈何止大椿八千齡。

舊志藝文但列邑人撰著品目以歸簡易，今既變通前例，搜羅頗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七

多其著述名稱已見，人物本傳者概不重載。惟本傳未錄或其人無傳而著作尚可考見者，則附於後。雖大半名存實亡，亦徵此邦文獻者所不廢也。

明

臨清舊志十卷，兩江詩草八卷，方元煥撰。

四溟山人詩集二十卷，詩家直說四卷，謝榛撰。

黃山谷語集，邢其任撰。

放翁詩選，張宗衡輯。

淳化閣帖評跋，邢泰吉撰。

世說新語刪，汪大年撰。

集說配覽趙秉樞撰

梁園風雅汪元范撰

東村方宋東村撰

水玉吟樊中撰

奕微方日新撰

清

淮揚災荒疏條奏八事疏胡悉寧撰

至樂園文集五卷柏肯堂撰

省省堂集冀霖撰

耳言考四卷林之培撰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八

修敬堂文集徐恕撰

張秘南詩稿四卷張東觀撰

居家雜儀一卷崇儉約一卷周亦達撰

葵花齋著述單瑞撰

久安堂詩集杜金聲撰

琴譜瑟譜賀當世撰

雜俎

蔡維寧吳人少能詩爲州人尙書柳佐所知明熹宗時魏闖亂政佐欲劾之而病不能屬草維寧乃代爲之疏成佐病已革家人竊稿焚之維寧痛哭出都闖旣誅維寧復來臨清拜佐之墓而以文告之卒年三十一佐前爲御史劾庸相趙志臯被謫後創永壽寺浮圖九級新城王士禎居易錄言之甚詳清平劉湄猶及見劾趙疏稿剝蝕過半矣

明嘉靖間州人宋良王廷珏楊綸時尙儒吉鸞劉源澄李崇德七人皆年登耄耄志樂林泉相結爲眞率會以時過從會時或吟哦談笑或對弈鼓琴或投壺雅歌兵備副使張鑑嘉其高檄知州李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四十九

希歐製扁風之一時人士集贈詩文并肖七賢像名曰雅會錄

明萬歷時詔旌臨清張氏爲義門時同旌者十一家

清順治十八年州人孔衍樾以養生院湫隘捐金買土山旁地移養生院於此四周置牧養之房召僧仰宗主之

華飛無錫人清乾隆三十九年在圍城中忠義勃發上書副鎮葉信言剿捕之策蓋績學負志節老而未遇者

明正德十一年州民林江鋤地得鐵鼎五皆六鉉內一鼎有林字欵識兵備副使原軒取貯州庫

蓋時敏字志學號西村金末兵亂人多逃竄時敏生甫踰月父母抱之逃急啼不止棄之郊外草間兵退將尋而瘞之見其神色明

潤木葉覆身有兔乳之遂抱歸及長常以積善爲務居家好施予  
年老如童一日召諸親朋攝衣冠危坐取筆書偈云七十五年人  
間住強認臨清是鄉故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  
之時一事無但留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踪萬里春風獨自  
步揮筆端坐而逝葬之日羣鶴盤唳其上葬畢始散或曰仙去云  
明崇禎十一年有僧附糧艘來忽登岸向人言曰世間好事焚修  
第一人問其姓名不答走至白家園內夜端坐口鼻出火自焚遍  
身金色擊之有聲人咸拜禮焉

僧如學號心菴居邑之柳林寺不事募化衣糧匱絕常着敝絮煮  
草根而食後居白衣菴年八十餘齒落復生一日向衆人曰吾當

###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五十

來歲八月二十四日午時去屆時沐浴更衣拜佛禮衆訖端坐而

化因合龕得堅固子十餘枚

以上三人據于  
睿明舊志採入

僧智印字息牧江蘇常熟人工詩善畫初服官明季入清籍沒遂

遁空門挂錫於邑之茶庵募貲重修頓宏壯嘗自繪松下抱膝望

月圖題云今日有君復有我他年無我君還存云云

清同治間皖撫英  
瀚兵攫畫像去

僧與鄰村黃某善爲繪小幅未蕝事黃附運艘南下翌春忽遇僧

淮城外訝然僧曰予朝落伽偶過此耳君畫已畢度廟梁間回取

可也語訖竟去黃歸乃知僧已示寂及索梁間畫果宛然在此清

### 雍正間事

常家老官寨圓覺寺清初僧天機性甚椎魯後似有神靈啓示心

頓豁然乃奔走南北購三藏全經貯之寺內迄今屢經散失尚有千餘卷

石佛墓在德興寺東相傳宋嘉定十一年大水冲來柏樹一株上附石佛三此其一也迄清嘉慶二十四年閏四月十七日佛自焚卽瘞於此土人銘之曰因水而來被火而去六百餘年常住不住於石見刼於佛何預作爲是銘常蒙擁護其餘二佛一在廟內一因天旱祈雨墜於井三佛初來時背鐫有字惟模糊莫可辨認予友吳子秋輝家藏有宋紹興元年起復吳玠敕書一紙紙色黯淡後署一敕字鈐御寶方五寸許字已不能辨識惟其文字尙完好書法似倣東坡甚有意致茲錄其文於左

臨清縣志

藝文 詩詞

一百五十一

敕起復明州觀察使吳玠兼陝西諸路都統制

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而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闔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旦而可以親喪廢乎起復明州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寢堦顯榮却敵有沈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中率懋賞旣行遽深風木之悲方從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容於奪情其安厥常母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其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懋哉 勅 如右符到奉行 紹興元年六月七日

此紙余向年曾假歸案頭展玩數月欲鈎摹入石以紙色太

黯卽嚮拓之法尙不能辨晰卒不果

右一條見張彝伯曼廬筆牘

跋

按臨清有志創始於明嘉靖方晦叔先生洎清康熙壬午知州于公睿明修之乾隆己巳知州王公俊續修之壬寅知州張公度又續修之迄今已百五十餘年矣矧其間又經咸豐甲寅之變文獻淪亡有心人實抱殷憂光緒中葉知州陶公錫祺聘名翰林尹臯卿主講臨院慨然興修志念於是徵張君賢庭靳君西樵爲採訪並擬以趙孝廉素堂爲監修未舉行而尹歸道山陶亦去任知州莊公洪烈任內又擬興修乃聘名孝廉趙子開爲總纂趙與吾鍾師少甫爲癸巳同年予癸巳薦卷又與趙同出向篤生師房故趙之纂輯吾與鍾師兄吉人得左右贊襄之三載稿成訂爲五冊方

臨清縣志

跋

一百五十一

擬鐫板而吉人考膺司選又擢拔貢事遂寢其稿本保存於予家者有年至民國十年紳民正擬以賑餘重行修志推陳君月林主其事適陳之高足沙君月坡爲陝西教育廳長迎師赴陝及旋臨未年餘而陳又歿矣近緣張君秋潭等發起邀集閭邑士紳組一重修臨清縣志局予又得濫竽其間癸酉春初稿成予携赴濟南就正於孫君介卿沙君月坡均主張尙須修改維時予在濟抱病兩月幾以身殉稿幸蒙天佑得完璧而歸嗚呼抱遺訂墜之功予雖不敢自居然回想經過波折抑何其多也今志成予不禁額手稱慶並略陳顛末附於冊尾至其中之微言大義諸公弁首之序早已揭明奚待予言

邑人崔長楷謹跋時年七十有四

重修臨清縣志後序

民國二十年秋 寶賢 以聯立鄉師事由省回籍適邑人張秋潭等有重修縣志之舉二十一年冬稿成付修志委員會審查僉主修改並推 予 與於修改之役 予 辭不獲已乃勉強任職 予 於志乘之學素無研究然竊以爲時代既非昔比修志者若但循舊例不知變更勢必貽譏通方之士故此次修志文字力求淺近事類必務簡賅其間因革捐益總以不背時代有關社會爲主旨自二十二年夏着手修改迄二十三年秋始行竣事志目較前稍更內容亦視昔加備並增圖像一項凡名勝古蹟碑匾佛像有關於一縣文化者罔不搜集拍照製銅版以刊諸志端地圖除全縣區里圖外並

臨清縣志

跋

一百五十二

請專家繪製城區河流土質詳圖各一無不精工明確瞭如指掌總計此次修志自開始採訪至印刷成功爲期將近四載用款尤復不貲可謂作始簡而將畢鉅矣志既成爰述其巔末如右至各志目之範圍及編纂之體例前序並凡例中論之已詳茲不復及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孫寶賢序於聯立鄉師

勘誤表

冊數	志別類	別頁	數行	數字	數誤	正補遺
第二冊	舊序	八	一八	一二	張成	
	大事記	二七	一一	一七	束東	
	大事記	三三	一四	七	第第	
	大事記	三四	三	五	第第	
第三冊	疆域志	區里	一〇	二	第第	
	河渠	二三	一九	四	郡	
	河渠	二四	二	四	收取	
	河渠	二七	二	六	榮	

臨清縣志

勘誤表

一

第四冊	建置志	政治	七	五	廊廊	
	政治	八	一六	一〇	更年年更	
	文化	一二	一〇	二	後復	
	宗教	一九	八	四	朔明	
	宗教	二二	一四	一五	瘡瘡	
	交通	三三	一六	二	因殷	
	慈善	四四	二	一	賑賑	
第五冊	經濟志	捐租	八	三	已乙	
	鹽硝	二一	二〇	一八	荏荏	
	土質	三四	一七	七	棉植	





第十三册藝文志

跋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傳	傳	傳
詞	詞	詞	詞	詞	詞	詞	記	記	記
一五三	一四一	一三八	一二四	一一六	一一四	一一三	九七	八八	八七
一〇	一五	二〇	一二	九	一〇	一九	一七	八	六
二岡	二兩	一六	一一	一九	一〇	四	六	一三	六
岡	兩	微助	役	竹竿	心年年		梁	肆	民
	兩	助微	投	竿竹	心		渠	肆	氏
						衛			

